

古文辭類纂

十一
十五



韓退之鄆州谿堂詩並序。

名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扶風馬公為鄆曹濮節度觀察等使鎮其地既一年寢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上之二年公為政於曹鄆濮也適四年矣治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轉心一力以供國家之職于時沂密始分而殘其帥其後幽鎮魏不悅於政相扇繼變復歸於舊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於三方惟鄆也截然中居四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然而皆曰鄆為虜巢且六十年將彊卒武曹濮於鄆洲大而近軍所根柢皆驕以易怨而公承死亡之後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私掃地赤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公於此時能安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扇而變此功反小何也公之始至衆未熟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應心罷精磨以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教之行衆皆戴公為親父母夫畔父母從仇讐非人之情故曰易於是天子以公為尚書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公亦樂衆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為堂於其居之西北隅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衆言公之番此邦其勤不亦至乎此邦之人纍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而暗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乃使來請其詩曰帝奠九壤有葉有年有苑不條河俗之間及我憲考一收正之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公不飲食以訓以詢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冤不問不得分願孰為邦蠹節根之螟羊狼狼貪以口覆城吹之煦之摩手拊之箴之石之腫而磔之凡公四封既富以彊謂公吾父孰違公令可以師征不甯守邦公作谿堂播播流水淺有蒲蓮深有蒹葦公以賓燕其鼓駭駭公燕谿堂賓校醉飽流有跳魚岸有集鳥既歌以舞其鼓考公在谿堂公御琴瑟公暨賓贊稽經

三而莫有同者焉。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行者，牽者，涉者，陸者，翹者，願者，鳴者，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斲者，飲者，渡者，陟者，降者，痒，磨，樹者，嘯者，喜，相，戲者，怒，相，踉，齧者，秣者，騎者，驟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牛，大，小，十，一，頭，橐，駝，三，頭，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犬，羊，狐，兔，麋，鹿，共，三，十，旂，車，三，兩，雞，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弓，服，矢，房，甲，冑，之，屬，餅，孟，盤，笠，筐，篋，鑄，釜，飲，食，服，用，之，器，壺，矢，博，奕，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始，得，此，畫，而，與，余，彈，棊，余，幸，勝，而，獲，焉，意，甚，惜，之，以，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叢，集，衆，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不，願，易，也。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坐，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感，然，若，有，感，然，少，而，進，曰，噫，余，之，手，模，也，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絕，人，事，而，舉，得，之，遊，園，中，而，喪，焉，彫，闕，虛，獨，時，往，來，余，懷，也，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觀，之，以，自，釋，焉。

韓退之新修滕王閣記

王勃字子成太原王公為以口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絕特之稱及得三王所為序賦記等壯其文辭益欲往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於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斥守摛陽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袁於南昌為屬邑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所願焉至州之七月詔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虔吉信撫袁悉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太者驛聞小者立變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令修於庭戶數日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千里之外吾雖欲出意見論利害聽命於幕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

其歲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於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酒半合辭言曰此屋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公所爲文實書在壁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適及期月公又來燕於此公烏得無情哉公應曰諾於是楹梁椽板檻之腐黑槩折者蓋五級輒之破缺者赤白之漫漶不鮮者治之則已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子其爲我記之愈旣以未得造觀爲歎縉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尙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

韓退之燕喜亭記。

太原王宏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邱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聲蕤壤燔燔翳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邱陷者呀然成谷窪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宏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旣成愈請名之其邱曰埃德之邱蔽于古而顯于今有埃之道也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宏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次其道途所經自藍田入商洛涉淅湍臨漢水升峴首以望方城出荆門下岷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榔嶼嶺猿狖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瑰詭之觀宜其於山水飮聞而厭見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石以記

今其意乃若不足德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宏中子德與公其前好可謂去矣知以謀之仁一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

韓遇之河南府同官記靈場先生云記中盧公者盧邁趙公者趙宋儒顧公者顧少連鄭公蓋即鄭餘慶新書

韓慶子更名瀚者也此餘慶為留守之職

方侍郎云四番敘述不覺其元

永貞元年愈自陽山移江陵法曹參軍獲事河東公嘗與其從事言建中初天子紀年更元命官司舉貞觀開元之烈羣臣惕慄奉職命材登良不敢私違當時自齒朝之士而上以及下百執事官闕一人將補必取其良然而河南同時於天下稱多獨得將相五人故於府之參軍則得我公於河南主簿則得故相國范陽盧公於汜水主簿則得故相國今太子賓客滎陽鄭公於陸渾主簿則得相國今吏部侍郎天水趙公於登封主簿則得故吏部尚書東都留守吳郡顧公盧公去河南為右補闕其後由尚書左丞至宰相鄭公去汜水為監察御史佐山南軍其後由工部侍郎至宰相罷而又為趙公去陸渾為右拾遺其後由給事中為宰相顧公去登封為監察御史其後由京兆尹至吏部尚書東都留守我公去府為長水尉其後由膳部郎中為荆南節度行軍司馬遂為節度使自二部尚書至吏部尚書三相國之勞在史冊顧吏部慎職小心於時有聲我公履潔而沈密開亮而卓偉行茂于宗事修於宮嗣紹家烈不違其先作節南荆厥間休顯武志既揚文教亦熙登槐贊元其慶且至故好語故事者以為五公之始述也同其後進而偕大也亦同其稱名臣也又同官職雖分而功德有巨細其有忠勞于國家也同有若將同其後而先同其初也有聞而問者於是焉書既五年始立石刻其語河南府參軍舍庭中於時河東公為左僕射宰相出藩大邦開府漢南鄭公以工部尚書留守東都趙公以吏部尚書鎮江陵漢南地連七州戎士十萬其官宰相也留守之官居禁省中歲時出旌旗序留守司文武百官于宮城門外而衙之江陵故楚都也戎士五萬三公同時千里相望可謂盛矣河東公名均姓裴氏

韓退之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
 寶佐僚屬將校熊羆之士肅四方之賓客以落之士女和會闡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
 白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爲城其不合者誕置連鎖于河宵浮晝湛舟不濳通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
 居弗甯訛言屢騰歷載以來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器童噉噉劫衆阻兵凜凜粟
 粟若墜若覆時維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弗肅弗厲薰爲太和神應祥福五
 穀穰熟既庶而豐人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黃流渾渾飛閣渠渠
 因而飾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是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是宣河之芸芸源于崑崙天子萬祀公多受
 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是傳來者知作之所始

韓退之題李生壁

余始得李生於河中今相過於下邳自始及今十四年矣始相見吾與之皆未冠未通人事追思多有可笑者與
 生皆然也今者相遇皆有妻子昔時無度量之心甯復可有是生之爲交何其近古人也是來也余黜於徐州將
 西居於洛陽汎舟於清冷池泊於文雅臺下西望商邱東望修竹園入微子廟求鄒陽枚叔司馬相如之故文久
 立於廟陞閒悲那頌之不作於是者已久隴西李翱太原王涯上谷侯喜實同與焉貞元十六年五月十四日昌
 黎韓愈書

雜記類二

柳子厚游黃溪記

湘之源南至于瀟泉東至于黃溪泉中此間名山而林者以百數黃溪最奇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
 六十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峭立如丹碧之華葉樹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水之中皆小石平如黃

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距州治七十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牆立如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爲崖峭巖窟水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奇麗殆不可狀其略若剖大壑側立千尺溪水卽焉壑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百尾方來會石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頰頰斷斷其下大石離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如鷓方東嚮立蘇按朱子謂山海經所紀異物有云東西嚮者蓋以其有圖畫在前故也此言最當子厚不情作山水記效之蓋無謂也後人又有以子厚此等篇爲工而效法者蓋失之矣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樹益壯石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有土田始黃神爲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之世也莽既死祿更號黃氏逃來擇其深峭者潛焉始莽嘗曰余唐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與王聲相邇而又有本其所以傳焉者益驗神既居是民咸安焉以爲有道死乃俎豆之爲立祠後稍徙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既歸爲記以啓後之好游者

柳子厚永州萬石亭記。

御史中丞清河男崔公來莅永州間日登城北墟臨於荒野蕪翳之隙見怪石特異度其下必有殊勝步自西門以求其墟伐竹披輿歛仄以入縣谷跨谿皆大石林立渙若奔雲錯若置碁怒者虎鬪企者鳥厲抉其穴則鼻口相呀搜其根則蹄股交峙環行卒愕疑若擲噬於是剝爛朽壤翦焚榛叢決滄溝導伏流散爲疎林洞爲清池窈廓泓渟若造物者始判清濁效奇於茲地非人力也乃立游亭以宅厥中直亭之西石若拊分可以眺望其上青巖斗絕沈於淵源莫究其極自下而望則合乎攢巒與山無窮明日州邑耄老雜然而至曰吾儕生是州孰是野眉龐齒齟未嘗知此豈天墜地出設茲神物以彰我公之德歟既賀而請名公曰是石之數不可知也以其多而命之曰萬石亭耄老又言曰懿夫公之名亭也豈專狀物而已哉公嘗六爲二千石既盈其數然而有道之士咸恨推公之嘉績未洽於人敢頌休聲祝公於明神漢之三公秩號萬石我公之德宜受茲錫漢有禮臣惟萬石君

我公之化始於閩門道合於古祐之自天野夫獻詞公壽萬年宗元嘗以棧奏隸尚書敢專筆削以附零陵故事
時元和十年正月五日記

柳子厚始得西山宴遊記。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

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有異態者

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過湘江緣染溪

斫榛莽焚茅筏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岧然洼然若

坳若穴尺寸千里攢壁累積莫得遜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不與培塿為類悠悠

乎與灑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

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疑形釋與萬化冥合然後知吾嚮之未始游游於是乎始故為之文以志是歲元

和四年也

柳子厚鈞鉅潭記。鈞鉅潭之記潭以水名

鈞鉅潭在西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其涯故劬廣而中深畢至

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十畝有樹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游也一日款門來

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更居願以潭上田質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其臺延其廡行其泉

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潏然尤與中秋觀月為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迴孰使予樂居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柳子厚鈞鉅潭西小邱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鈞鉅潭西二十五步當湍而峻者為魚梁梁之上有邱焉生竹樹其

石之突怒優鬱負土而也爭為奇狀者不可數其狀然樛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會然舟舟而上者若

石之突怒偃塞負土而出爭爲奇狀者殆不可數其欽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於溪其衝然角力而上者若熊罷之登於山邱之小不能一畝可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價曰止四百余隣而售之季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器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膏石顯南其中以望則山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魚之遨遊舉熙熙然迴巧獻技以效茲邱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澹澹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噫以茲邱之勝致之豐鎬鄴杜則貴游之士爭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棄是州也農夫漁父過而陋之價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喜得之是其果有遭乎書於石所以賀茲邱之遭也

柳子厚至小邱西小石潭記

從小邱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樂之伐竹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爲底近岸卷石底以出爲坻爲嶼爲巖青樹翠蔓絡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俛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愴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從者崔氏二小生曰知已曰奉壹

柳子厚袁家渴記

由冉溪西南水行十里山水之可取者五莫若鈞鐔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巖東南水行至蕪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水中幽麗奇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爲渴音若衣褐之褐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灑合其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間廁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湧白舟行若鏡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生青叢冬夏常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樹多楓槭石楠樅樟樟袖草則蘭

正又有異卉類合歡而蔓生輻輳水石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衆草紛紅駭綠發勃香氣衝濤旋瀨退貯谿谷搖颺蕨蕤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於世其地世主袁氏故以名焉

柳子厚石渠記。

茅順甫云清冽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樁其上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潭幅員減百尺清深多條魚又北曲行漸餘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席焉風搖其巔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遠予從州牧得之攬去斲朽決疏土石既崇而焚既醜而盈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鑿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於是始窮也

柳子厚石澗記。

石渠之事既窮上由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巨石爲底達於兩涯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閭奧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撫琴揭跣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耶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耶得意之日與石渠同由渴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由百家灑上而來者先石澗後石渠澗之可鳴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樂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

柳子厚小石城山記。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一道其一四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潭石澗當其境其上爲脾脫幾履之形其旁出壑塢有若門焉爲窟之正黑投以小石澗然有水聲其澗之激澗長久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土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爲睥睨梁欂之形其勢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激越良久乃已環之可上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樹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爲誠有又怪其不爲之於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於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爲偉人而獨爲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者余未信之

柳子厚柳州東亭記。

出州南譙門左行二十六步有棄地在道南南值江西際垂楊傳置東日東館其內草木猥與有崖谷傾亞缺圯豕得以爲園蛇得以爲藪人莫能居至是始命披剗鐫疏樹以竹箭松檉桂檜柏杉易爲堂亭峭爲杠梁下上徊翔前出兩翼馮空拒江江化爲湖衆山橫環嶮闊溇灣當邑居之劇而忘乎人間斯亦奇矣乃取館之北宇右闕之以爲夕室取傳置之東宇左闕之以爲朝室又北闕之以爲陰室作屋于北牖下以爲陽室作斯亭于中以爲中室朝室以夕居之夕室以朝居之中室日中而居之陰室以違溫風焉陽室以違淒風焉若無寒暑也則朝夕復其號旣成作石于中室書以告後之人庶勿壞元和十二年九月某日柳宗元記

柳子厚柳州山水近治可遊者記。

古之州治在潯水南山石間今徙在水北直平四十里南北東西皆水隨北有雙山夾道斬然曰背石山有支川東流入于潯水潯水因是北而東盡大壁下其壁曰龍壁其下多秀石可視南絕水有山無麓廣百尋高五丈上下若一曰甌山山之南皆大山多奇又南且西曰駕鶴山壯聳環立古州治負焉有泉在坎下常盈而不流南有山正方而崇類屏者曰屏山其西曰四姥山皆獨立不倚北流潯水瀨下

李穩堂云北流潯水瀨下流字當作枕

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然以效其有斯其爲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柳子厚零陵三亭記。

邑之有觀游，或者以爲非政，是大不然。夫氣煩則慮亂，視壅則志滯。君子必有游息之物，高明之具，使之清甯，平夷恒若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零陵縣東有山麓，泉出石中，沮洳汚塗，羣畜食焉，牆藩以蔽之，爲縣者積數十年，莫知發視。河東薛存義，以吏能聞荆楚間，潭部舉之，假湘源令。會零陵政彪擾，民訟于牧，推能濟弊，來莅茲邑。遁逃復還，愁痛笑歌，迺租匿役，芥月辨理，竄蠹藏姦，披露首服。民既卒稅，相與歡歸道塗，迎賀里閭門，不施胥吏之席耳。不聞鼙鼓之召，雞豚醕符及宗族州牧，尙焉。芻邑傲焉，然而未嘗以劇自撓。山水鳥魚之樂，澹然自若也。乃發牆藩，驅羣畜，決疏沮洳，搜剔山麓，萬石如林，積坳爲池，爰有嘉木美卉，垂水蓂峯，瓏璫蕭條，清風自生。翠烟自留，不植而遂，魚樂廣閒，鳥慕靜深，別孕巢穴，沈浮嘯萃，不蓄而富，伐木墜江，流于邑門，陶土以埴，亦在畧側。人無勞力，上得以利，乃作三亭。陟降晦明，高者冠山顛，下者俯清池，更衣膳饗，列置備具，賓以燕好，旅以館舍，高明游息之道，具於是邑。由薛爲首，在昔裨謀，謀野而獲，愆子彈琴而理，亂慮滯志，無所容入，則夫觀游者，果爲政之具歟。薛之志，其果出於是歟，及其弊也，則以玩替政，以荒去理，使繼是者，咸有薛之志，則邑民之福，其可既乎。余愛其始而欲久其道，乃撰其事，以書于石。薛拜手曰：吾志也。遂刻之。

柳子厚館驛使壁記。

韋按子厚在御史禮部時，文往往摹效國語，而蹊徑不化，辭頗塞塞，若饜軍堂江運一記，皆然。此文較爲明淨，雅飭然，尙不及永柳以後所爲也。

凡萬國之會，四夷之來，天下之道塗，畢出於邦畿之內。奉貢輸賦，修職於王都者，入於近關，則皆重足錯轂，以聽有司之命。徵令賜予，布政於下國者，出於甸服，而後按行成列，以就諸侯之館。故館驛之制，於千里之內，尤重自

萬年至於渭南其驛六其蔽曰華州其關曰潼關自華而北界於櫟陽其驛六其蔽曰同州其關曰蒲津自瀋而南至於藍田其驛六其蔽曰商州其關曰武關自長安至於藍屋其驛十有一其蔽曰洋州其關曰華陽自武功西至於好畤其驛三其蔽曰鳳翔府其關曰隴關自渭而北至於華原其驛九其蔽曰方州方州蓋坊州之誤自咸陽而西至於奉天其驛六其蔽曰邠州由四海之內總而合之以至於關由關之內東而會之以至於王都華人夷人性復而授館者劬午而至傳吏奉符而閱其數縣吏執牘而書其物告至告去之役不絕於道寓望迎勞之禮無曠於日而春秋朝陵之邑皆有傳館其飲餼饋咸出於豐給繕完築復必歸於整頓列其田租布其貨利權其入而用其積於是出納奇贏之數勾會考校之政大歷十四年始命御史爲之使俾考其成以質於尙書季月之晦必合其簿書以視其等列而較其信宿必稱其制有不當者反之於官尸其事者有勞焉則復於天子而優升之勞大者增其官其次者降其調之數又其次猶異其考績官有不職則以告而罪之故月受俸二萬於太府史五人承符者二人皆有食焉先是假廢官之印而用之貞元十九年南陽韓泰告於上始鑄使印而正其符然其嗣當斯職未嘗有記之者追而錄之蓋數歲而往則失之矣今余爲之記遂以韓氏爲首且曰修其職故首之也

柳子厚陪永州崔使君遊謙南池序。

零陵城南環以羣山延以林麓其崖谷之委會則泓然爲池潏然爲溪其上多楓楠竹箭哀鳴之禽其下多芡芰蒲渠鱸波之魚韜涵太虛澹澀里閭誠游觀之佳麗者已崔公既來其政寬以肆其風和以廉既樂其人又樂其身于暮之春徵賢合姻登舟于茲水之津連山倒垂萬象在下浮空泛景蕩若無外橫碧落以中貫陵太虛而徑度羽觴飛翔匏竹激越熙然而歌婆然而舞持頤而笑盥目而倨不知日之將暮則於向之物者可謂無負矣昔之人知樂之不可常會之不可必也當歡而悲者有之況公之理行宜去受厚錫而席之賢者率皆在官蒙澤方

將脫離介在羽淵夫豈禁絕淵中爲顯類客耶余既委廢于世恒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情致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將脫鱗介生羽翮夫豈趨起湘中爲顯賴客耶余旣委廢于世恆得與是山水爲伍而悼茲會不可再也故爲文志之

柳子厚序飲。

買小邨一日鋤理二日洗滌遂置酒溪石上嚮之爲記所謂牛馬之飲者離坐其背實觴而流之接取以飲乃置監史而令曰當飲者舉籌之十寸者三逆而投之能不洞于泫不止于坻不沈于底者過不飲而洄而止而沈者飲如籌之數旣或投之則旋肢滑汨若舞者躍速者邁者去者住者衆皆據石注視歡抃以助其勢突然而逝乃得無事于是或一飲或再飲客有婁生圖南者其投之也一澗一止一沈獨三飲衆乃大笑驢甚余病瘥不能食酒至是醉焉遂損益其令以窮日夜而不知歸吾聞昔之飲酒者有掛讓酬酢百拜以爲禮者有叫號壓舞如沸如羹以爲極者有裸袒袒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促數純述而爲密者今則舉異是焉故捨百拜而禮無叫號而極不袒袒而達非金石而和去紕述而密簡而同肆而恭衍衍而從容於以合山水之樂成君子之心宜也作序飲以貽後之人

柳子厚序茶。

房生直溫與予二弟遵皆好學予病其確也思所以休息之者得木局隆其中而規焉其下方以直置棊二十有四貴者半賤者半貴曰上賤曰下咸自第一至十二下者二乃敵一用朱墨以別焉房子是取二豪如其第書之旣而抵戲者二人則視其賤者而賤之貴者而貴之其使之擊觸也必先賤者不得已而使貴者則皆慄焉慄焉亦鮮克以中其獲也得朱焉則若有餘得墨焉則若不足余諦睨之以思其始則皆類也房子一書之而輕重若是適近其手而先焉非能擇其善而朱否而墨之也然而上焉而上下焉而下貴焉而賤焉而賤其易彼而敬此遂以遠焉然則若世之所以貴賤人者有異房之貴賤茲棊者歟無亦近而先之耳有果能擇其善否者歟其

敬而易者亦從而動心矣有敢議其善否者歟其得于貴者有不氣揚而志蕩者歟其得於賤者有不貌慢而心肆者歟其所謂貴者有敢輕而使之者歟所謂賤者有敢避其使之擊觸者歟彼朱而墨者相去千萬不啻有敢以二敵其一者歟余愚者徒也觀其始與末有似碁者故叙

李習之來南錄

元和三年十月韜既受嶺南尚書公之命四年正月己丑自旌善第以妻子屬於漕乙未去東都韓退之石潞川假舟送予明日及故洛東甲孟東野遂以東野行潞川以妻疾自漕口先歸甚昏到景雲山居諸朝登上方南望嵩山題姓名記別既食韓孟別予西歸戊戌予病寒飲蕙酒以解表暮宿於鞏庚子出洛下河止汴梁口遂泛汴流通河於淮辛丑及河陰乙巳次汴州疾又加召醫察脈使人入盧又二月丁未朔宿陳畱戊申莊人自盧又來宿雍邱乙酉次宋州疾漸瘳壬子至永城甲寅至埇口丙辰次泗州見刺史假舟轉淮上河如揚州庚申下汴渠入淮風帆及盱眙風逆天黑色波水激順潮入新浦壬戌至盩州丁卯至揚州戊辰上栖靈浮圖辛未濟大江至潤州戊辰至常州壬午至蘇州癸未如虎邱之山息足千人石窺劍池宿望海樓觀走砌石將游報恩水洞舟不通無馬道不果游乙酉濟松江丁亥官艘隙水溺舟敗戊子至杭州己丑如武林之山臨曲波觀輪轉登石橋宿高亭晨望平湖孤山江濤窮竹道上新堂周眺羣峰聽松風召靈山永吟叫猿山童學反舌聲癸巳駕濤江逆波至富春丙申七里灘至睦州庚子上楊盈川亭辛丑至衢州以妻疾止行居開元佛寺臨江亭後三月丁未朔韜在衢州甲子女某生四月丙子朔韜在衢州與侯高宿石橋丙戌去衢州戊子自常山上嶺至玉山庚寅至信州甲午望君陽山怪峯直聳似華山丙申上於越亭己亥直波擔石湖辛丑至洪州遇嶺南使游徐孺亭看荷華五月壬子至吉州壬戌至虔州己丑與韓泰安平渡江遊靈應山居辛未上大庾嶺明日至慎昌癸酉上靈屯西嶺見韶石甲戌宿靈鷲山居六月乙亥朔至韶州丙子至始興公室戊寅入東蔭山看大竹笋如嬰兒過瀘陽峽

已卯宿清遠嶼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此循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二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二十里隨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

已卯宿清遠峽山。癸未至廣州。自東京至廣州水道。世衛信七千六百里。出上元西江七千一百有三十里。自洛川下黃河汴梁。過淮至淮陰。一千八百有三十里。順流自淮陰至邵伯。三百有五十里。逆流自邵伯至江。九十里。自潤州至杭州。八百里。渠有高低。水皆不流。自杭州至常山。六百九十有五里。逆流多驚灘。以竹索引船。乃可上。自常山至玉山。八十里。陸道謂之玉山嶺。自玉山至湖。七百有一十里。順流謂之高溪。自湖至洪州。一百有一十里。逆流自洪州至大庾嶺。一千有八百里。逆流謂之章江。自大庾嶺至慎昌。一百有一十里。陸道謂之大庾嶺。自慎昌至廣州。九百有四十里。順流謂之慎江。出韶關謂之韶江。

雜記類四

歐陽永叔仁宗御飛白記。

茅順甫云文不用意處却有一片渾雄冲淡精神。

治平四年夏五月。余將赴亳。假道于汝陰。因得閱書于子履之室。龜鳴先生云陸龜蒙字子履。揚州人。官集賢學士。撰海內雲章爛然。輝映日月。

爲之正冠。肅容再拜而後敢仰視。蓋仁宗皇帝之御飛白也。曰此寶文閣之所藏也。宋史職官志寶文閣在天禧之東西序。蓋玉璫珠股之也。

英宗即位詔以仁宗御書御集藏於館閣。胡爲於子之室乎。子履曰。曩者天子宴從臣于羣玉而賜以飛白。余幸得與賜。焉子窮于世。久矣。少不悅于時。人流離。竄斥十有餘年。而得不老死江湖之上者。蓋以遭時清明。天子嚮學樂育天下之材。而不遺一介之賤。使得與羣賢並遊於儒學之館。而天下無事。歲時豐登。民物安樂。天子優游清閒。不邇聲色。方與羣臣從容於翰墨之娛。而余於斯時。竊獲此賜。非惟一介之臣之榮遇。亦朝廷一時之盛事也。余曰。仁宗之德澤。涵濡於萬物者四十餘年。雖田夫野老之無知。猶能悲歌思慕於墉畝之間。而況儒臣學士。得望清光。蒙恩寵。登金門而上玉堂者乎。於是相與泣然流涕而書之。夫玉韞石而珠藏淵。其光氣常見於外也。故山輝而白虹。水變而五色者。至寶之所在也。今賜書之藏于子室也。吾知將有望氣者。言榮光起而燭天者。必賜書之所在也。

歐陽永叔襄州穀城縣夫子廟記。

釋奠釋菜祭之略者也。古者士之見師以菜爲摯。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則其又略也。故其禮亡焉而今釋奠幸存然亦無樂又不徧舉於四時獨春秋行事而已。記曰釋奠必有合有國故則否謂凡有國各自祭其先聖先師若唐虞之夔伯夷周之周公魯之孔子其國之無焉者則必合於鄰國而祭之然自孔子沒後之學者莫不宗焉故天下皆尊以爲先聖而後世無以易學校廢久矣學者莫知所師又取孔子門人之高弟曰顏回者而配焉以爲先師隋唐之際天下州縣皆立學置學官生員而釋奠之禮遂以著令其後州縣學廢而釋奠之禮更以其著令故得不廢學廢矣無所從祭則皆廟而祭之荀卿子曰仲尼聖人之不得勢者也然使其得勢則爲堯舜矣不幸無時而沒特以學者之故享弟子春秋之禮而後之人不推所謂釋奠者徒見官爲立祠而州縣莫不祭之則以爲夫子之尊由此而盛甚者乃謂生雖不得位而沒有所享以爲夫子榮謂有德之報雖堯舜莫若何其謬論者歟祭之禮以迎尸酌鬯爲盛釋奠薦饌直奠而已故曰祭之略者其事有樂舞授器之禮今又廢則于其畧者又不備焉然古之所謂吉凶鄉射賓燕之禮民得而見焉者今皆廢失而州縣幸有社稷釋奠風雨雷師之祭民猶得以識先王之禮器焉其牲酒器幣之數升降俯仰之節吏又多不能習至其臨事舉多不中而色不莊使民無所瞻仰見者怠焉因以爲古禮不足復用可勝歎哉大宋之興於今八十年天下無事方修禮樂崇儒術以文太平之功以謂王爵未足以尊夫子又加至聖之號以褒崇之講正其禮下於州縣而吏或不能諱上意凡有刑簿書之所不責者謂之不怠非師古好學者莫有盡心焉穀城令狄君栗爲其邑未逾時修文宣王廟易于縣之左大其正位爲學舍于其旁藏九經書率其邑之子弟興於學然後考制度爲俎豆簋簠爵簠簋凡若干以與其邑人行事穀城縣政久廢狄君居之期月經治又能載國典修禮與學急其有司所不責者諷然惟恐不及可謂有志之士矣

歐陽永叔有美堂記。 畫鳩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布讀之儼然

歐陽水叔有美堂記

杜山公之頌

臺塢先生云文雖宋世格調然勢隨意變風韻溢于行布誦之鏗然

嘉祐二年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梅公出守於杭於其行也天子寵之以詩於是始作有美之堂蓋取賜
辭之首章而名之公云賜詩首章者左傳以鬻定爾功爲武之卒章則首句得稱首章以爲杭人之榮然公之
甚愛斯堂也雖去而不忘今年自金陵遣人走京師命予誌之其請至六七而不倦余乃爲之言曰夫舉天下之
至美與其樂有不得而兼焉者多矣故窮山水登臨之美者必之乎寬閒之野寂寞之鄉而後得焉覽人物之盛
麗夸鄰邑之雄富者必據乎四達之衝舟車之會而後足焉蓋彼放心於物外而此娛意於繁華二者各有適焉
然而爲樂不得而兼也今夫所謂羅浮天台衡嶽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絕者乃皆在乎下
州小邑僻陋之邦此幽潛之士窮愁放逐之臣之所樂也若乃四方之所聚百貨之所交物盛人衆爲一都會而
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資富貴之娛者惟金陵錢塘然二邦皆僭竊於亂世及聖宋受命海內爲一金陵以後服
見詠今其江山雖在而頽垣廢址荒烟野草過而覽者莫不爲之躊躇而悽愴獨錢塘自五代時知尊中國效臣
順及其亡也頓首請命不煩干戈今其民幸富完安樂又其習俗工巧邑屋華麗蓋十餘萬家環以湖山左右映
帶而閩南海賈風帆浪舶出入于江濤浩渺烟雲香羃之間可謂盛矣而臨是邦者必皆朝廷公卿大臣若天子
之侍從又有四方游士爲之賓客故喜占形勝治亭榭相與極游覽之娛然其於所取有得于此者必有遺于彼
獨所謂有美堂者山水登臨之美人物邑居之繁一寓目而盡得之蓋錢塘兼有天下之美而斯堂者又盡得錢
塘之美焉宜乎公之甚愛而難忘也梅公清慎好學君子也視其所好可以知其人焉

歐陽永叔豐樂亭記

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飲滁水而甘問之滁人得於州南百步之近其上豐山聳然而特立下則幽谷窈然而深

藏中有清泉潏然而仰出俯仰左右顧而樂之於是疏泉鑿石闢地以爲亭而與滁人往遊其間滁于五代干戈之際用武之地也昔太祖皇帝嘗以周師破李景兵十五萬於清流山下生擒其將皇甫暉姚鳳於滁東門之外遂以平滁修嘗考其山川按其圖記升高以望清流之關欲求暉鳳就擒之所而故老皆無在者蓋天下之平久矣自唐失其政海內分裂豪傑並起而爭所在爲敵國者何可勝數及宋受天命聖人出而四海一嚮之憑恃險阻剗削消磨百年之間漠然徒見山高而水清欲問其事而遺老盡矣今滁介於江淮之間舟車商賈四方賓客之所不至民生不見外事而安于畎畝衣食以樂生送死而孰知上之功德休養生息涵煦百年之深也修之來此樂其地僻而事簡又愛其俗之安閒既得斯泉于山谷之間乃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撝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因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與余遊也因爲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夫宣上恩德以與民共樂刺史之事也遂書以名其亭爲

歐陽永叔菱谿石記歐陽先生云劉金吳時爲滁二州刺史長子仁規次即劉仁瞻也公於五代史記中劉仁瞻傳內亦具之而此記云子孫湮沒無聞豈忽忘之邪

菱谿之石有六其四爲人取去其一差小而尤奇亦藏民家其最大者儼然偃臥於谿側以其難徙故得獨存每歲寒霜落水澗而石出谿傍人見其可怪往往祀以爲神菱谿按圖與經皆不載唐會昌中刺史李漬爲若谿記云水出永陽嶺西經皇道山下以地求之今無所謂若谿者詢於滁人曰此谿是也楊行密據淮南淮人爲諱其嫌名以若爲菱理或然也谿傍若有遺址云故將劉金之宅石即劉氏之物也金僞吳時貴將與行密俱起合淝號三十六英雄金其一也金本武夫悍卒而乃能知愛賞奇異爲兒女子之好豈非遭逢亂世功成志得驕於富貴之佚欲而然邪想其陂池臺榭奇木異草與此石稱亦一時之盛哉今劉氏之後散爲編氓尙有居谿旁者予感夫人物之廢興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牛曳置幽谷又索其小者得於白塔民朱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金者雖不足道然亦可謂雄勇之十一其平生志意豈不偉哉及其後世竟遭零落至于子孫湮沒而無聞祝飲長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貴者之供飲而飲與惜其可愛而反棄也乃以三年申置園谷又索其小者傳飲曰將民安氏遂立于亭之南北亭

兼按歐公此文神韻縹緲如所謂吸風飲露蟬蛻塵壘者絕世之文也而其人為誰二句則實近俗調爲文之
疵類劉海峰欲刪此二句而易下二子相繼於此爲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

岷山臨漢上望之隱然蓋諸山之小者而其名特著於荊州者豈非以其人哉其人謂誰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是
已方晉與吳以兵爭常倚荊州以爲重而二子相繼於此遂以平吳而成晉業其功烈已蓋於當世矣至於流風
餘韻藹然被於江漢之間者至今人猶思之而於思叔子也尤深蓋元凱以其功而叔子以其仁二子所爲雖不
同然皆足以垂于不朽余頗疑其反自汲汲於後世之名者何哉傳言叔子嘗登岷山慨然語其屬以謂此山常
在而前世之士皆已湮滅於無聞因自顧而悲傷然獨不知茲山待已而名著也元凱銘功於二石一置茲山之
上一投漢水之淵是如陵谷有變而不知石有時而磨滅也豈皆自喜其名之甚而過爲無窮之慮歟將自待者
厚而所思者遠歟山故有亭世傳以爲叔子之所遊止也故其屢廢而復興者由後世慕其名而思其人者多也
熙甯元年余故人史君中輝以光祿卿來守襄陽明年因亭之舊廣而新之既周以回廊之壯又大其後軒使與
亭相稱君知名當世所至有聲襄人安其政而樂從其遊也因以君之官名其後軒爲光祿堂又欲紀其事於石
以與叔子元凱之名並傳於久遠君皆不能止也乃來以記屬于予余謂君知慕叔子之風而襲其遺跡則其爲
人與其志之所存者可知矣襄人愛君而安樂之如此則君之爲政于襄者又可知矣此襄人之所欲書也若其
左右山川之勝勢與夫草木雲烟之杳靄出沒於空曠有無之間而可以備詩人登高寫離騷之極目者宜其覽

者自得之。至於亭屢廢興，或自有記，或不必究其詳者，皆不復道也。

歐陽永叔游條亭記 豫按景祐止四年，次年即寶元元年，是年仁宗以十月祀天地於園丘，故改元也。作文在四月，故尚稱景祐五年爾。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西以輸之海。其為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為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為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裕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邱，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為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為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為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為大，不以方丈為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為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于濠梁之樂，何以異？鳥用蛟魚變怪之為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儻亭。景祐五年四月二十舟中記。

歐陽永叔置州東園記 ○施君為施昌言，許君為許元馬君為馬適。今揚州儀真。

其為州當東南之水會，故為江淮兩浙荆湖發運使之治所。龍圖閣直學士施君正臣、侍御史許君子春之為使，馳得監察御史襄行馬君仲塗為其判官。三人者，樂其相得之權，而因其暇日，得州之監軍廢營，以作東園，而日往游焉。歲秋八月，子春以其職事走京師，圖其所謂東園者，來以示予曰：園之廣百畝，而流水橫其前，清池浸其右，高臺起其北。臺晉望以拂雲之亭，池晉俯以澄虛之閣，水晉泛以畫舫之舟，斂其中，以為清讌之堂。關其後，以為射賓之圃，美瓊菱荷之的，歷幽蘭白芷之芬芳，與夫佳花美木，列植而交陰。此前日之蒼煙白露，而荆棘也。高臺巨榭，水光日景，動搖而下，其寬閑深靚，可以答遠響而生清風。此前日之頽垣斷塹，而荒墟也。嘉時令節，州人士女，嘯歌而管絃。此前日之晦冥風雨，鼙鼓之嗥音也。吾於是信有力焉。凡圖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若乃升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趣，登臨之樂，覽者各自得焉。凡工之所不能

畫者，吾亦不能言也。且為我書其大槪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州之寶，密出於此，與公共樂。子此豈獨私語。三二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二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皆後於

八士之論而管此謂日之晦冥風雨雖甚鳥獸之鳴音也吾於是信有力也凡屬之所載蓋其一二之略也
若乃於高以望江山之遠近轉於水而逐魚鳥之浮沈其物象意態益隨之樂覽者各自得凡上之所不能

書者吾亦不能言也其為我書其大柳焉又曰真天下之衝也四方之賓客往來者吾與之共樂于此豈獨利吾
三人者哉然而池臺日益以新草樹日益以茂四方之士無日而不來而吾三人者有時而皆去也豈不眷於
是哉不為之記則後孰知其自吾三人者始也予以謂三君子之材賢足以相濟而又協于其職知所後先使上
下給足而東南六路之人無辛苦愁怨之聲然後休其餘閒又與四方之賢士大夫共樂于此是皆可嘉也乃為
之書

歐陽永叔浮槎山水記。伯父云曹能始名勝引此記云李不疑為郡守不疑未詳何人來按李端履仁宗時
歐陽長公主太宗女也故記有生長富貴之語端履字公謹二州移廬州不疑蓋端履也端履之子遠助尚萬
集。中浮槎寺入記詩跋及與李富貴言李遺水及作記事簡中數稱其字

茅順甫云風韻儵然

浮槎山在愼縣南三十五里。或曰浮閣山。或曰浮巢二山。其事出于浮圖老子之符。齊性靈幻之說。其上有泉自
前世論水者皆弗道。余嘗讀茶經。愛陸羽善言水。後得張又新水記。載劉伯芻李季卿所列水次第。以為得之於
羽。然以茶經考之。皆不合。又新妄狂險譎之士。其言難信。頗疑非羽之說。及得浮槎山水。然後益以羽為知水者。
浮槎與龍池山皆在廬州界中。較其水味不及浮槎遠甚。而又新記以龍池為第十。浮槎之水棄而不錄。以此知
其所失多矣。羽則不然。其論曰。山水上。江次之。井為下。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其言雖簡。而於論水盡矣。浮槎
之水。發自李侯嘉祐二年。李侯以鎮東軍留後。出守廬州。因遊金陵。登蔣山。飲其水。既又登浮槎。至其山上。有石
池。涓涓可愛。蓋羽所謂乳泉漫流者也。飲之而甘。乃考圖記。問于故老。得其事。迹。因以其水遺余于京師。予報之
曰。李侯可謂賢矣。夫窮天下之物。無不得其欲者。富貴者之樂也。至於蔭長松。藉豐草。聽山溜之潺湲。飲石泉之
滴瀝。此山林者之樂也。而山林之士。視天下之樂。不一動其心。或有欲于心。顧力不可得而止者。乃能退而獲樂
於斯。彼富貴者之能致物矣。而其不可兼者。惟山林之樂爾。惟富貴者之不得兼。然後貧賤之士。有以自足。而高

世其不能兩得亦其理與勢之然歟今李侯生長富貴厭于耳目又知山林之爲樂至于攀緣上下幽隱窮絕人所不及者皆能得之其兼取于物者可謂多矣李侯折節好學喜交賢士敏于爲政所至有能名凡物不能自見而待人以彰者有矣其物未必可貴而因人以重者亦有矣故爲志其事俾世知斯泉發自李侯始也

歐陽永叔李秀才東園亭記

修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修志之李氏世家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于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于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白闥陬嶺微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百年間未出一土豈其瘠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徃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修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橫草之茁者叢茲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五斲之溜石物其泚乎隨雖陋非吾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于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歐陽永叔樊侯廟災記

樊侯之盜有人樊侯廟則樊侯之廟者統而大風雨寇近颯之謂天而皆死人咸曰侯怒而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原初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封爵與漢長久禮所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

長也。豈能忘情于隱哉。公在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子及。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創神象之腹者。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禾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予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爲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揆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人。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于禦盜。而反神于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燕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暗鳴叱咤。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寡矣哉。

歐陽永叔叢翠亭記。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關塞萬安。輾轅。緜氏以連嵩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逶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嶄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峒者。絡繹相互。輿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峯然止。來而向。去而背。傾崖怪壑。若奔若躡。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

雜記類五

曾子固宜黃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社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而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終始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修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于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唯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歟。宋興。幾百年矣。慶歷元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爲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黃。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寓於州。以羣聚講習。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春秋釋奠之事。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廢不復理。皇祐元年。會令李君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徒皆曰。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爲之。故其材不賦而美。匠不發而多。其成也。積屋之區若干。而門序正位講藝之堂。栖士之舍。皆足。積器之

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
也。志會作之本。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惰之所不樂。及觀

觀者于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
基會作之本末總爲日若干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學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謂學者人情之所不樂及觀
此學之作其在廢學數年之後唯其令之一唱而四境之內響應而圖之如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學者
其果然也歟宜黃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爲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
學發憤之俗作爲宮室教肄之所以致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良材之士雖古之法今遠矣然聖人之
典籍皆在其言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樂節文之詳固有所不得爲者若夫正心修身爲國家天
下之大務則在其進之而已使一人之行修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修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
出矣教化之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歟縣之士來請曰願有記故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曾子國筠州學記。

龜按宜黃筠州一記論學之旨皆精然宜黃記隨筆曲注而渾雄博厚之氣鬱然紙上故最爲曾文之盛者筠
州記體勢方幅而氣脉亦稍弱矣

周衰先王之迹熄。至漢六藝出于秦火之餘。士學於百家之後。言道德者矜高遠而遺世。用語正理者務卑近。而
非師古刑名家之術。則狙子暴詐。惟知經者爲善矣。又爭爲章句訓詁之學。以其私見妄臆穿鑿爲說。故先王
之道不明。其學者靡然溺于所習。當是時能明先王之道者。揚雄而已。而雄之書世未知好也。然士之出于其時
者。皆勇于自立。無苟簡之心。其取與進退去就。必度于禮義。及其已衰。而縉紳之徒。抗志于強暴之間。至于廢錮
殺戮。而其操愈厲者。相望於先後。故雖有不軌之臣。猶低徊沒世。不敢遂其篡奪。自此至于魏晉以來。其風俗之
弊。人材之乏久矣。以迄于今。士乃有特起于千載之外。明先王之道。以寤後之學者。世雖不能皆知其意。而往徃
好之。故習其說者。論道德之旨。而知應務之非近。議政理之體。而知法古之非迂。不亂于百家。不蔽于傳疏。其所

知者若此。此漢之士所不能及。然能尊而守之者。則未必衆也。故樂易敦朴之俗。微而詭欺薄惡之習。勝其于貧富貴賤之地。則養廉遠恥之意。少而偷合苟得之行。多。此俗化之美。所以未及于漢也。夫所聞或淺。而其義甚高。與所知有餘。而其守不足者。其故何哉。由漢之士。察舉于鄉閭。故不得不篤于自修。至于漸摩之久。則果于義者。非強而能也。今之士。選用于文章。故不得不篤于所學。至于循習之深。則得于心者。亦不自知其至也。由是觀之。則上所好。下必有甚者焉。豈非信歟。令漢與今。有教化開導之方。有庠序養成之法。則士于學。行。豈有彼此之偏。先後之過乎。夫大學之道。將欲誠意正心修身以治其國家天下。而必先致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士。人所難至者。既幾矣。則上之施化。莫易于斯時。顧所以導之如何。爾。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歷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爲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儀。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蒨。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于庖湔庫廩。各以序爲經始。于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于余。余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材勉焉以待上之教化。則是當之作。非獨使夫來者玩思于空言。以千世取祿而已。故爲之著。余之所聞者。以爲記。而使歸刻焉。

曾子固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爲惡。中材願望。不知所爲。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直道正言。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織羅鉤黨之獄起。其執彌堅。而此行彌厲。志雖不就。而忠有餘。故及其既歿。而漢亦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族。胔肉相勉赴死。而不避。百餘年間。羣羣大觀。昨堂考。用焉。古。受。一。

存遊學力也。曾子固。其志於人。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儒之爲人。與。曾子固。其志於人。仁。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儒之爲人。與。

...其行... 志... 不... 於... 及... 其... 亦... 以... 當... 是... 之... 下... 關... 其... 者... 人... 成... 散... 於... 解... 印... 被... 棄... 家... 甚... 常... 肉... 相... 也... 死... 而... 不... 避... 百... 餘... 年... 間... 遭... 禍... 大... 誠... 非... 徒... 者... 相... 繼... 皆... 於... 也... 而... 不... 敢... 復... 能... 以... 此... 為... 證...

存蓋其力也孺子于時豫章太守陳蕃太尉黃瓊辟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禮召皆不至蓋忘己以
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殊其志於人當作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動其心異於懷祿之

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為棲棲不皇甯處此其
意亦非自足於邱壑遺世而不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孟子亦稱孔子可以

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擇所宜處未嘗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
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稱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

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號孺子臺吳嘉禾中太守徐熙於孺子墓墜
種松太守謝景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修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

尚存而湖南小州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臺也余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竝為臺圖孺子像祀以中
牢率州之賓屬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堙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欲以智力取勝

者非感歎孺子墓失其地而臺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曾子固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荆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鄢水左邱明傳魯桓公十有三年楚屈瑕伐羅及
鄢亂次以濟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過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酈道元所謂夷

水避桓溫父名改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鄢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鄢鄢楚都也
遂拔之秦既得鄢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堤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

鄢曰故城鄢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鄢水以灌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廢不
治而田數苦旱川飲者無所取令孫永曼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渠使還渠中自二

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渠水者皆復其舊。曼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其侵爭。民皆以為宜也。蓋鄢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顧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曼叔又舉衆力而復之。使並渠之民足食而甘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興於既廢。使水之源流與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曼叔雖力亦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河。濟而河。蓋數徙禹之故道。至於濟水。又疑及于秦時。而絕況於衆流之細。其通塞豈得而常。而後世欲行水灌田者。往往務躡古人之遺跡。不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成功少。是亦其不思也。歟。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瓌。唐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塌者。蠶出。然其心蓋或有求。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也。熙甯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諉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余至而問焉。民皆以為賢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如其初也。余為之定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秋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余不得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曾子固越州趙公救畜記。名并

熙甯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資政殿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屬縣。畜所被者。幾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餓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錄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年及事。歲。實。當合粟三千石。以公。收。富八千石。及。曾。置。七。食。之。吳。皆。得。粟。四。萬。八。千。餘。

石。在。其。粟。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物。小。半。之。憂。其。家。相。賑。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一。日。之。食。憂。其。且。流。七。也。於。城。市。知。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史。之。

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人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躁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爲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爲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是具也能自食者爲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爲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爲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糴者自便如受粟又憫民完城四千一百次爲工三萬八千計其備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縱予之而待熟官爲貴其價粟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爲病坊處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凡死者使在處隨收瘞之法廩窮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而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煩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輒行公於此時蚤夜憊心力不少懈事鉅細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斂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於吳越民饑饉疾厲死者殆半菑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拊循民尤以爲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綏輯先後始終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菑沴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爲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爲計者則有間矣不習而有爲與夫素得之者則有聞矣余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爲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菑推公之所已試其科條可不待頌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加太子少保致仕家於衢其直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爲越州趙公救苗記云

曾子固擬峴臺記。

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擬峴臺謂其山谿之形擬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寄客者遊而間獨求記於余初州之東其城因大邱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

墟遠近高下壯大閎廓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雨潦潦毀蓋藏棄委於藜藿蕞草之間未有卽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甃與土易其破缺去榛與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臺因而爲臺以脫埃氛絕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谿之平沙慢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拔木之奔放至於高桅勁樯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沈者皆出乎履舄之下山之蒼顏秀壁巖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踞而龍蛇走與夫荒谿藁落樹陰晡暝遊人行旅隱見而繼續者皆出乎衽席之內若夫雲煙開斂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步徬徨徙倚則得於耳目與得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責人富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蟘之災少其民樂于耕桑以自足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于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枹鼓之警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以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余爲之記

曾子固廣德軍重修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鞮曰爲我記之鞮辭不能書反覆至五六辭不獲乃爲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鄣之墟境大壞沃食貨富穰人力有餘而獄訟赴訴財貢輸入以縣附官道路回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太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體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閭隘庑樓觀弗飾于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尙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因豐年聚材積土將改而新之會尙書駕部郎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能吏揆時庀徒以畚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管不督不期役者自勸自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囁與複

宰相敢此不及管圖不及奢營度政理于是出納士吏實客于是馳走尊施一邪不失宜禮至于佞說鳴角以聲

昏所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棲之邪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頌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于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一邪之人百世之下于二公之德尙有考也

曾子固學舍記

余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闕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知好之則于是銳意欲與之並而是時家事亦滋出由斯以來西北則行陳蔡誰若睢汴淮泗出于京師東方則絕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于東海上南方則載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庾嶺由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余之所涉世而奔走也蛟魚洶涌湍石之川嶺崖莽林獮虺之聚與夫雨暘寒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余之所單遊遠厲而冒犯以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筭管碎細之間此余之所纏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積時之勞乃畢大事此余之所遭禍而憂艱也太夫人所志與夫弟婚妹嫁四時之祠屬人外親之問王事之輸此余之所皇皇而不足也余於是力疲意耗而又多疾言之所序蓋其一二之指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凡爲身治人世用之損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者故不得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作者爲並以足余之所好慕此余之自視而嗟也今天子至和之初余之侵擾多事故益甚余之力無以爲乃休於家而卽其芻之草舍以學或疾其卑議其隘者余顧而笑曰是余之宜也余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爲之矣余之卑巷窮廬冗衣藜飯芣菟之羹隱約而安者固余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余之疾則有之可以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于文章生所好慕爲之有不暇也若夫土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雋挾長而有恃者所得爲若余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歷道其少長出處與夫好慕之心

以爲學舍記

曾子固齊州二堂記

齊濱灤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至則常發民調材木爲舍以廣去則徹之既曷且陋乃爲徙官之廢屋爲二堂於灤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衛地皇甫謐釋壽邱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邱亭是也以余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一家所釋雷澤河濱壽邱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稱雷首山在河東媯水出焉而此山有九號歷山其一號也余觀虞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迺居媯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迺因媯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爲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矣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齊之南山爲歷山舜所耕處故其城名歷山城爲信然也今灤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柏厓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厓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厓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厓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至數尺其湧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棗糠于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厓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湧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灤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齊多甘泉冠于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灤水之湧出者也灤水嘗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灤杜預釋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被河南而灤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藥上之百堂其西南則灤水之所出也故名之曰藥源之堂夫理使客之館而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爲

之謂使此郡之人尙有考熙寧六年二月巳丑記

公及齊侯會于梁社預穰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涉河南而濟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
公及齊侯會于梁社預穰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涉河南而濟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
公及齊侯會于梁社預穰在歷城西北入濟水濟自王莽時不能涉河南而濟水之所入者清河也預蓋失之今

之謂使此邦之人尙有考熙甯六年二月巳丑記

曾子固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於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大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
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爲其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
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徜徉肆恣而又嘗自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
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豈可以少哉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爲州學舍
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楹間以揭之又告於羣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
善雖一能不以廢而因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尙之如此況仁
人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何如哉

曾子固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南並山北屬州城漕渠東西距江漢順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有
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凡水之出於東南者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礎二陰溝十有九
通民田田之南屬漕渠北東西屬江者皆溉之州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民田田之
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屬江者皆溉之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田之東並城南並隄北濱漕渠
西屬江者皆溉之總之溉山陰會稽兩縣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慨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至江者盡于九
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橐口斗門水之循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門曰新逕斗門水
之循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疏爲二門而以時視
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夫溢則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丈餘田又高海丈餘水少則泄湖溉

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荒廢之田水旱之歲者也由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廢也宋興民始有盜湖為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歷之間二戶為田四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責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姦民浸起至於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凡八千餘戶為田七百餘頃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為漕渠自州至于東城六十里南通若耶溪自樵風徑至于桐鳴十里皆水廣不能十餘丈每歲少雨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來人爭為計說瘠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者杜杞則謂盜湖為田者利在縱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深八尺有五寸會稽主之一在跨湖橋水深四尺有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皆納于州水溢則遣官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堤防斗門其敢田者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賞吳奎則謂每歲農隙然憊人濬湖積其泥塗以為邱阜使縣主役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攝賞罰之張次山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難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使可漕及注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刁約則謂宜斥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益隄使高一丈則湖可不開而其利自復范師道施元長則謂重侵耕之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禦又以湖水較之高于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而益堤壅水使高則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必也張伯玉則謂日役五千人濬河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九歲畢然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猶不能必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堤使高八尺當一歲畢其竹木費凡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足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不煩弊陳宗言趙誠復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從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增賞罰之令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著之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又至於五萬刑有杖百至于徒三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

也昔謂竊湖從宋文帝求會稽回鑿湖為田太守五頭不聽又求本陸湖為田額又不聽最魁至以語証之則利於謂湖為田越之風俗著矣然前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按于昔又據于錢穆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

世音譚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爲田太守孟顛不聽又求休隆湖爲田顛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之則利於諸湖爲田越之風俗舊矣然南湖由漢歷吳晉以來接于唐又接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廢者彼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爲鎮或以一國自王內有供養祿廩之類外有貢輸問饋之奉非得晏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以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尙多傳于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爲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爲田者其言語氣力往往足以動人至于修水土之利則又費財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疲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爲煩苦其故如此則晉之吏孰肯任難當之怨來易至之責以待未然之功乎故說雖博而未嘗行法雖密而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由是而已故以爲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與利害較然易見然自慶歷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寤其所以然况于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由苟簡之故而弛壞于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必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水盡廢則湖上之田旱此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親也使湖盡廢則湖下之爲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所未親者故曰此遊談之士爲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必濬者曰益堤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也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必敗城郭此議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濬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爲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幾倍之壅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堤來爲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爲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蓄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痛絕敢田者則拔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于州縣與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濬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濬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爲日幾何欲知增堤竹木之

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澹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必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令言必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鞏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于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圖於兩縣問書于州與河渠司至于參覈之而圖成熟究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考焉熙寧二年冬臥龍齋

雜記類六

蘇明允木假山記

木之生或蘖而殤或拱而天幸而至于任為棟梁則伐不幸而為風之所拔水之所漂或破折或腐幸而得不破折不腐則為人之所材而有斧斤之患其最幸者漂沈汨沒於湍沙之間不知其幾百年而其激射射食之餘或髣髴於山者則為好事者取去強之以為山然後可以脫泥沙而遠斧斤而荒江之濱如此者幾何不為好事者所見而為樵夫野人所薪者何可勝數則其最幸者之中又有不幸者焉余家有三峯余每思之則疑其有數存乎其間且其巔而不殤拱而不天任為棟梁而不伐風拔水漂而不破折不腐而不為人所材以及於斧斤出于湍沙之間而不為樵夫野人之所薪而後得至乎此則其理似不偶然也然余之愛之則非徒愛其似山而又有所感焉能徒愛之而又有所敬焉余見中峯魁岸踞肆意氣端重若有以服其旁之二峯二峯者莊栗刻峭凜乎不可犯雖其勢服於中峯而岌然決無阿附意吁其可敬也夫其可以有所感也夫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蘇明允張益州畫像記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邊邊軍夜呼野無居人妖言流聞京師震驚方命擇帥天子曰毋養亂毋助變衆

言明興朕志自定外亂不作變且中理既不可以及下可代竟惟矣一二之

命性推張師乃惟日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必以規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那賊寇來在吾無爾勞吾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也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

至和元年秋蜀人傳言有寇至遂過軍夜時野無居人旅言流聞京師震驚力命使師天子曰此寇何能至此收武也謂其

命往撫朕師乃惟推曰張公方平其人天子曰然公以親辭不可遂行冬十一月至蜀至之日歸屯軍撤守備使謂郡縣寇來在吾無爾勞苦明年正月朔日蜀人相慶如他日遂以無事又明年正月相告留公像於淨衆寺公不能禁眉陽蘇洵言於衆曰未亂易治也既亂易治也有亂之萌無亂之形是謂將亂將亂難治不可以有亂急亦不可以無亂弛惟是元年之秋如器之欲未墜於地惟爾張公安坐於其旁顏色不變徐起而正之既正油然而退無矜容爲天子牧小民不倦惟爾張公爾驛以生惟爾父母且公嘗爲我言民無常性惟上所待人皆曰蜀人多變於是待之以待盜賊之意而繩之以繩盜賊之法重足屏息之民而以礎斧令於是民始忍以其父母妻子之所仰賴之身而棄之於盜賊故每每大亂夫約之以禮驅之以法惟蜀人爲易至於急之而生變雖齊魯亦然吾以齊魯待蜀人而蜀人亦自以齊魯之人待其身若夫肆憲於法律之外以威劫齊民吾不忍爲也嗚呼愛蜀人之深待蜀人之厚自公而前吾未始見也皆再拜稽首曰然蘇洵又曰公之恩在爾心爾死在爾子孫其功業在史官無以像爲也且公意不欲如何皆曰公則何事于斯雖然于吾心有不釋焉今夫平居聞一善必問其人之姓名與其鄰里之所在以至於其長短大小善惡之狀甚者或詰其平生所嗜好以想見其爲人而史官亦書之於其傳意使天下之人思之於心則存之於目存之於目故其思之於心也固由此觀之像亦不爲無助蘇洵無以詰遂爲之記公南京人爲人慷慨有大節以度量雄天下天下有大事公可屬系之以詩曰

天子在祚歲在甲午西人傳言有寇在垣庭有武臣謀夫如雲天子曰噫命我張公公來自東旗纛舒舒西人聚觀於巷於塗謂公暨暨公來于子公謂西人安爾室家無敢或訛訛言不祥往卽爾常春爾條桑秋爾滌場西人稽首公我父兄公在西園草木駢駢公寔其儻伐鼓淵淵西人來觀祝公萬年有女媁媁闔闔閑閑有童哇哇亦旣能言昔公未來期汝棄捐禾麻芘芘倉庾崇崇嗟我婦子樂此歲豐公在朝廷天子股肱天子曰歸公敢不承作堂嚴嚴有廡有庭公像在中朝服冠纓西人相告無敢逸荒公歸京師公像在堂

蘇子瞻石鐘山記。

水經云彭蠡之口有石鐘山譙元以爲下臨深潭微風鼓浪水石相搏聲如洪鐘是說也人常疑之今以鐘聲置水中雖大風浪不能鳴也而況石乎至唐李渤始訪其遺蹤得雙石於潭上扣而聆之南聲函胡北音清越袍止響騰餘韻徐歎自以爲得之矣然是說也余尤疑之石之鏗然有聲者所在皆是也而此獨以鐘名何哉元豐七年六月丁丑余自齊安舟行適臨汝而長子邁將赴饒之德輿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觀所謂石鐘者寺僧使小童持斧於亂石間擇其一二扣之磔磔焉余固笑而不信也至其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尺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栖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中者或曰此鸛鶴也余心方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爲此也舟迴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竅坎鏜鏘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因笑謂邁曰汝識之乎噌吰者周景王之無射也鏜鏘鏘者魏獻子之歌鐘也古之人不余欺也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酈元之所見聞殆與余同而言之不詳士大夫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傳也而陋者乃以斧斤考擊而求之自以爲得其實余是以記之蓋嘆酈元之簡而笑李渤之陋也

蘇子瞻超然亭記。

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樂皆非必怪奇偉麗者也鋪糟吸澆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飽推此類也吾安性而不樂夫所爲求福而辭禍者以福可喜而禍可悲也人之所欲無窮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盡美惡之辨戰乎中而去取之擇交乎前則可樂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謂求禍而辭福夫求禍而辭福豈人之情也哉

物有以盡其性而後安於物而下存於物也其有以盡其性而後安於物而下存於物也其有以盡其性而後安於物而下存於物也

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險中之戰門及鳥知勝負之所見是見以美惡相生而變樂此理可不可不致乎此言

大以臨我則我常眩亂反覆如隙中之觀門又鳥知勝負之所在是以美惡相生而憂樂出焉可不哀乎予自錢塘移守膠西釋舟楫之安而服車馬之勞去雕牆之美而庇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觀而行桑麻之野始至之日歲比不登盜賊滿野獄訟充斥而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予之不樂也處之期年而貌加豐髮之白者日以反黧予既樂其風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於是治其園囿潔其庭宇伐安邱高密之木以修補破敗爲苟完之計而園之北因城以爲臺者舊矣稍葺而新之時相與登覽放意肆志焉南望馬耳常山出沒隱見若近若遠庶幾有隱君子乎而其東則盧山秦人盧敖之所從遁也西望穆陵隱然如城郭師尙父齊桓公之遺烈猶有存者北俯濰水慨然太息思淮陰之功而弔其不終臺高而安深而明夏涼而冬溫雨雪之朝風月之夕予未嘗不在客未嘗不從擷園蔬取池魚釀秫酒淪脫粟而食之曰樂哉遊乎方是時予弟子由適在濟南聞而賦之且名其臺曰超然以見予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游於物之外也

蘇子瞻游桓山記。

元豐二年正月己亥晦春服既成從二三子游於酒之上登桓山入石室使道士戴日神鼓雷氏之琴操履霜之遺音曰噫嘻悲夫此宋司馬桓魋之墓也或曰鼓琴於墓禮歟曰禮也季武子之喪曾點倚其門而歌仲尼日月也而魋以爲可得而毀也且死爲石椁三年不成古之愚人也余將弔其藏而其骨毛爪齒既以化爲飛塵蕩爲冷風矣而況於椁乎况於從死之臣妾飯舍之貝玉乎使魋而無知也余雖鼓琴而歌可也使魋而有知也聞余鼓琴而歌知哀樂之不可常物化之無日也其愚豈不少瘳乎二三子喟然而歎乃歌曰桓山之上維石嗟峨兮司馬之惡與石不磨兮桓山之下維水瀰瀰兮司馬之藏與水皆逝兮歌闋而去從遊者八人畢仲孫舒煥寇昌朝王適王適王肄軾之子邁煥之子彥舉

蘇子瞻韓魏公醉白堂記。

故魏國忠獻韓公作堂于私第之池上名之曰醉白取樂天池上之詩以爲醉白堂之歌意若有羨於樂天而不及者天下之士聞而疑之以爲公既已無以愧于伊周矣而猶有羨於樂天何哉軾聞而笑之曰公豈獨有羨於樂天而已乎且願爲尋常無聞之人而不可得者天之生是人也將使任天下之重則寒者求衣飢者求食凡不獲者求得苟有以與之將不勝其求是以終身處乎憂患之域而行乎利害之塗豈其所欲哉夫忠獻公既以相三帝安天下矣浩然將歸老於家而天下共挽而留之莫釋也當是時其有羨於樂天無足怪者然以樂天之平生而求之公較其所得之厚薄淺深孰有孰無則後世之論有不可欺者矣文致太平武定亂略謀安宗廟而不自以爲功急賢才輕爵祿而士不知其恩殺伐果敢而六軍安之四夷八蠻想聞其風采而天下以其身爲安危此公之所有而樂天之所無也乞身於彊健之時退居十有五年日與其朋友賦詩飲酒盡山水園池之樂府有餘帛稟有餘粟而家有聲伎之奉此樂天之所無也忠言嘉謨效於當時而文采表于後世死生窮達不易其操而道德高于古人此公與樂天之所同也公既不以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無自少將推其同者而自托焉方其厲形于一醉也齊得喪忘禍福混貴賤經賢愚同乎萬物而與造物者遊非獨自比于樂天而已古之君子其處已也厚其取名也廉是以實浮于名而世誦其美不厭以孔子之聖而自比於老彭自同于邱明自以爲不如顏淵後之君子實則不至而皆有侈心焉臧武仲自以爲聖白圭自以爲禹司馬長卿自以爲相如楊雄自以爲孟軻崖浩自以爲子房然世終莫之許也由此觀之忠獻公之賢於人也遠矣

蘇子瞻靈壁張氏園亭記

道京師而東水浮濁流陸走黃壘陂田蒼莽行者倦厭凡八百里始得靈璧張氏之園於汴之陽其外修竹森然以高喬木蒼然以深其中因汴之餘浸以爲陂池取山之怪石以爲巖阜蒲葦蓮芰有江湖之思椅桐檜柏有山水之趣

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世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

張氏世有顯人。自其伯父殿中君與其先人通判府君始家靈璧而爲此園。作蘭皋之亭以養其親。其後出仕於朝。名聞一時。推其餘力日增治之。於今五十餘年矣。其木皆十圍。岸谷隱然。凡園之百物無一不可人意者。信其用力之多且久也。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辟之飲食適於饑飽而已。然士罕能蹈其義。赴其節。處者安於故而難出。出者狃於利而忘返。於是。有違親絕俗之譏。懷祿苟安之弊。今張氏之先君所以爲其子孫之計慮者遠且周。是故築室藝園於汴泗之間。舟車冠蓋之衝。凡朝夕之奉。燕遊之樂。不求而足。使其子孫開門而出。仕則跬步市朝之上。閉門而歸。隱則俯仰山林之下。於以養生治性。行義求志。無適而不可。故其子孫仕者皆有循吏良能之稱。處者皆有節士廉退之行。蓋其先君子之澤也。余爲彭城二年。樂其土風。將去不忍。而彭城之父老亦莫余厭也。將買田於泗水之上。而老焉。南望靈璧。雞犬之聲相聞。幅巾杖屨。歲時往來於張氏之園。以與其子孫遊。將必有日矣。

蘇子由武昌九曲亭記。

子瞻遷於齊安。廬於江上。齊安無名山。而江之南武昌諸山。陂陀蔓延。澗谷深密。中有浮圖精舍。西曰西山。東曰寒谿。依山臨壑。隱蔽松檜。蕭然絕俗。車馬之迹不至。每風止日出。江水伏息。子瞻杖策載酒。乘漁舟亂流而南山。中有二三人好客而喜游。聞子瞻至。幅巾迎笑。相攜徜徉而上。窮山之深。力極而息。掃葉席草。酌酒相勞。意適忘反。往往留宿於山上。以此居齊安三年。不知其久也。然將適西山。行於松柏之間。羊腸九曲。而獲少平。遊者至此必息。倚怪石。蔭茂木。俯視大江。仰瞻陵阜。旁矚溪谷。風雲變化。林麓向背。皆效於左右。有廢亭焉。其遺址甚狹。不足以席衆客。其旁古木數十。其大皆百圍千尺。不可加以斤斧。子瞻每至其下。輒踈脫終日。一旦大風雷雨。拔去其一。斥其所據。亭得以廣。子瞻與客入山視之。笑曰。茲欲以成吾亭耶。遂相與營之。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子瞻

於是最樂。昔余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爲之悵然。移日至其巖然，獨往，迨遙泉石之上，擷花卉，拾澗澗，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爲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適意爲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及其既厭，未有不洒然自笑者也。譬之飲食，雜陳於前，要之一飽，而同委於臭腐。夫孰知得失之所，在惟其無愧於中，無貴於外，而姑寓焉。此子瞻之所以有樂於是也。

蘇子由東軒記。

余既以罪謫監筠州鹽酒稅，未至大雨，筠水泛溢，覆南市，登北岸，敗刺史府門，鹽酒稅治舍，俯江之濬，水患猶甚。既至，敝不可處，乃告於郡，假部使者府以居。郡憐其無歸也，許之。歲十二月，乃克支其欹斜，補其圯缺，關聽事堂之東爲軒，種杉二本，竹百箇，以爲宴休之所。然鹽酒稅舊以三更共事，余至其二人者，適皆罷去，事委於一晝則坐市區，鬻鹽沽酒，稅豚魚，與市人爭尋尺，以自效。暮歸，筋力疲廢，輒昏然就睡。不知夜之既旦，旦則復出營職，終不能安於所謂東軒者。每日暮出入其旁，顧之未嘗不啞然自笑也。余昔少年讀書，竊嘗怪以顏子簞食瓢飲，居於陋巷，人不堪其憂，顏子不改其樂，私以爲雖不欲仕，然抱關擊柝，尚可自養，而不害於學，何至困辱貧窶，自苦如此。及來筠州，勤勞鹽米之間，無一日之休，雖欲棄塵垢，解羈紲，自放於道德之場，而事每劫而留之。然後知顏子之所以甘心貧賤，不肯求斗升之祿，以自給者，良以其害於學故也。嗟夫！士方其未聞大道，沈酣勢利，以玉帛子女自厚，自以爲樂矣。及其循理以求道，落其華而收其實，從容自得，不知夫天地之爲大，與死生之爲變，而況其下者乎？故其樂也，足以易窮餓而不怨，雖兩面之王，不能加之。蓋非有德不能任也。余方區區欲磨洗濁汚，晦聖賢之萬一，自視缺然，而欲庶幾顏氏之福，宜其不可得哉？若夫孔子周行天下，高爲魯司寇，下爲乘田委吏，惟其所遇，無所不可。彼蓋達者之事，而非學者之所望也。余既以譴來此，雖知桎梏之害，而勢不得去，獨幸歲月之久，世或哀而憐之，更得帶夏日，且台七八之收，豈爲設者之室，而尋之，來爰自取顏氏之樂，冀思東軒，憂辱以忘。

其老然而非所敢望也

雜記類七

王介甫慈谿縣學記。

天下不可一日而無政教。故學不可一日而亡於天下。古者非天下之田。而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鄉射飲酒。春秋合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考藝選言之政。至于受成獻賦。訊囚之事。無不出於學。於此養天下智仁聖義忠和之士。以至一偏一技一曲之學。無所不養。而又取士大夫之材行完潔。而其施設已嘗試於位而去者。以爲之師。釋奠釋菜以教。不忘其學之所自。遷徙偃逐。以勸其怠而除其惡。則士朝夕所見所聞。無非所以治天下國家之道。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皆盡其材。一日取以備公卿大夫百執事之選。則其材行皆已素定。而士之備選者。其施設亦皆素所見聞而已。不待閱習而後能者也。古之在上者。事不慮而盡。功不爲而足。其要如此而已。此二帝三王所以治天下國家而立學之本意也。後世無井田之法。而學亦或存或廢。大抵所以治天下國家者。不復皆出於學。而學之士。羣居族處。爲師弟子之位者。講章句課文字而已。至其陵夷之久。則四方之學者。廢而爲廟。以祀孔子於天下。斲木搏土。如浮屠道士法。爲王者象州縣吏春秋帥其屬釋奠於其堂。而學士者或不與焉。蓋廟之作。出于學廢。而近世之法然也。今天子卽位若干年。頗修法度。而革近世之不然者。當此之時。學稍稍立於天下矣。猶曰州之士滿二百人。乃得立學。於是慈谿之士不得有學。而爲孔子廟如故。廟又壞不治。今劉君在中言於州使民出錢將修而作之。未及爲而去。時慶歷某年也。後林君肇至。則曰古之所以爲學者。吾不得而見。而法者吾不可以毋循也。雖然。吾之人民於此。不可以無教。卽因民錢作孔子廟。如今之所云。而治其四。翁爲學舍。講堂其中。帥縣之子弟。起先生杜君醇爲之師。而興於學。噫。林君其有道者耶。夫吏者無變今之法。而不失古之實。此有道者之所能也。林君之爲其幾於此矣。林君固賢令。而慈谿小邑。無珍產淫貨。以來四方遊販。

之民田桑之美有以自足無水旱之憂也無遊販之民故其俗一而不雜有以自足故人慎刑而易治而吾所見其邑之士亦多美茂之材易成也杜君者越之隱君子其學行宜為人師者也夫以小邑得賢令又得宜為人師者爲之師而以修醇一易治之俗而進美茂易成之材雖拘于法限于勢不得盡如古之所爲吾固信其教化之將行而風俗之成也夫教化可以美風俗雖然必久而後至于善而今之吏其勢不能以久也吾雖喜且幸其將行而又憂夫來者之不吾繼也於是本其意以告來者

王介甫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

三司副使不書前人名姓嘉祐五年尚書戶部員外郎呂君冲之始稽之衆史而自李紘已上至查道得其名自楊偕已上得其官自郭勸已下又得其在事之歲時於是書石而鏡之東壁夫合天下之衆者財理天下之財者法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長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有財而莫理則阡陌閭巷之賤人皆能私取予之勢擅萬物之利以與人主爭黔首而放其無窮之欲非必貴強築大而後能如是而天子猶爲不失其民者蓋特號而已耳雖欲食蔬衣被惟慙其身愁思其心以幸天下之給足而安吾政吾知其猶不得也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爲先急而況於後世之紛紛乎三司副使方今之大吏朝廷所以尊寵之甚備蓋今理財之法有不善者其勢皆得以議于上而改爲之非特當守成法否出入以從有司之事而已其職事如此則其人之賢不肖利害施於天下如何也觀其人以其在位之歲時以求其政事之見於今者而考其所以佐上理財之方則其人之賢不肖與世之治否吾可以坐而得矣此蓋呂君之志也

王介甫遊褒禪山記。

茅順甫云逸興滿眼餘音不絕

愛單山下胃之唾山昔予聞華山之名已久矣其地之遠也距汭百餘里有碑小遠其文漫滅知其爲文猶可識也

日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十里有

茅廬前云池與泉流眼餘音不絕

也距其院東五里所謂華山洞者以其乃華山之陽名之也距洞百餘步有碑仆道其文漫滅獨其為文猶可識曰花山今言華如華實之華者蓋音謬也其下平曠有泉側出而記遊者甚衆所謂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問其深則其好遊者不能窮也謂之後洞余與四人擁火以入之愈深其進愈難而其見愈奇有意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蓋予所至此好遊者尚不能十一然視其左右來而記之者已少蓋其又深則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時余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則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隨之而不符極夫遊之樂也於是余有歎焉古人之觀於天地山川草木蟲魚鳥獸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無不在也夫夷以近則遊者衆險以遠則至者少而世之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於險遠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隨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與力而又不隨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於人爲可識而在己爲有悔盡吾志而不能至者可以無悔矣其孰能譏之乎此余之所得也余於仆碑又有悲夫古書之不存後世之謬其傳而莫能名者何可勝道也哉此所以學者不可以不深志而慎取之也四人者廬陵蕭君圭君玉長樂王回深父余弟安國平安上純父至和元年七月某日臨川王某記。

王介甫芝閣記。

祥符時封泰山以文天下之平。四歲以芝來省者萬數。其大吏則天子賜書以寵嘉之。小吏若民輒錫金帛。方是時希世有力之大臣窮搜而遺采。山農野老攀緣狙杙。以上至不測之高。下至澗溪壑谷。分崩裂絕。幽窮隱伏。人迹之所不通。往往求焉。而芝出於九州四海之間。蓋幾於盡矣。至今上即位。謙讓不德。自大臣不敢言封禪。詔有司以祥瑞告者。皆勿納。於是神奇之產。銷藏委翳於蒿藜榛莽之間。而山農野老不復知其爲瑞也。則知因一時之好惡。而成天下之風俗。況於行先王之治哉。太邱陳君學文而好奇。芝生於庭。能識其爲芝。惜其可獻而莫

售也故閑於其居之東偏撥取而藏之蓋其好奇如此噫一也或貴于天子或貴于士或辱于凡民夫豈不以時乎哉士之有道固不役志於貴賤而卒所以貴賤者何以異哉此余之所以嘆也

王介甫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郭錄隸字本醫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

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邑人奇之稍稍賓

客其父或以錢幣丐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于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于舅家見

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

之天也其受之天也賢于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于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

則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晁無咎新城遊北山記。

去新城之北三十里山漸深草木泉石漸幽初猶騎行石齒間旁皆大松曲蓋如蓋直者如幢立者如人臥者如

虬松下草間有泉沮洳伏見墮石井鏘然而鳴松間藤數十尺蜿蜒如大蛇其上有鳥黑如鴝鵒赤冠長喙俛而

啄磔然有聲稍西一峯高絕有蹊介然僅可步繫馬石背相扶攜而上窈窕仰不見日如四五里乃聞雞聲有僧

布袍躡履來迎與之語愕而顧如麋鹿不可接頂有屋數十間曲折依崖壁爲欄楯如蝸鼠繚繞乃得出門牖相

值既坐山風颯然而至堂殿鈴鐸皆鳴二三子相顧而驚不知身之在何境也且莫皆宿于時九月天高露清山

空月明仰視星斗皆光大如適在人上窺閭竹數十竿相摩戛聲切切不已竹間梅棕森然如鬼魅離立突鬚之

狀二三子又相顧魄動而不得寐遲明皆去既還家數日猶恍惚若有遇因追記之後不復到然徃徃想見其事

... 記。...

歸熙甫瓊香軒記

瓊香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每移案顧視，無可置者。又北向不能得日，日過午已昏。余稍爲修葺，使不上漏。前闢四窗，垣牆周庭，以當南日。日影反照，室始洞然。又雜植蘭桂竹木於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增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然余居於此，多可喜，亦多可悲。先是，庭中通南北爲一。迨諸父異爨，內外多置小門牆，往徃而是。東犬西吠，客踰庖而寔，雞棲於廳，庭中始爲籬，已爲牆。凡再變矣。家有老嫗，嘗居於此。嫗先大母婢也，乳二世。先妣撫之甚厚，室西連于中閨，先妣嘗一至，嫗每謂余曰：「某所而母立於茲。」嫗又曰：「汝姊在吾懷，呱呱而泣，娘以指扣門扉曰：『兒寒乎？欲食乎？』吾從板外相爲應，答語未畢，余泣。嫗亦泣。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瞻顧遺跡，如在昨日，令人長號不自禁。軒東故嘗爲廚，人徃從軒前過，余肩牖而居，久之能以足音辨人。軒凡四遭火，得不焚，殆有神護者。頃春生曰：『蜀清守丹穴，利甲天下。其後秦皇帝築女懷清臺，劉元德與曹操爭天下，諸葛孔明起隴中，方二人之昧昧于一隅也。世何足以知之？余區區處敗屋中，方揚脣瞬目，謂有奇景，人知之者，其謂與陷井之蛙何異？余旣爲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余問古事，或憑几學書。吾妻歸甯，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聊，乃使人復葺南閣子，其制稍異于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歸熙甫思子亭記

古文辭類纂

卷十一

二十五

震澤之水蜿蜒東流爲吳淞江二百六十里入海嘉靖壬寅余始攜吾兒來居江上二百六十里水道之中也江至此欲涸蕭然曠野無輞川之景物陽羨之山水獨自有屋數十楹中頗宏邃山池亦勝足以避世余既嬾出雙扉書閉綠草滿庭最愛吾兒與諸弟遊戲穿走於長廊之間兒來時九歲今十六矣諸弟少者三歲六歲九歲此余生平之樂事也十二月己酉攜家西去余歲不過三四月居城中兒從行絕少至是去而不返每念初八之日相隨出門不意足跡隨履而沒悲痛之極以爲大怪無此事也蓋吾兒居此七閱寒暑山池草木門墻戶席之間無處不見吾兒也葬在縣之東南門守家人僮老薄暮見兒衣綠衣在享堂中吾兒其不死耶堅作思子之事徘徊四望長天寥廓極目于暮煙香鷺之間當必有一日見吾兒翩然來歸者於是刻石亭中

歸熙甫見村樓記。

。

。

。

崑山治城之隍或云卽古婁江然婁江已隍以隍爲江未必然也吳淞江自太湖西來北向若將趨入縣城者二十里若拘若折遂東南入于海江之將南折也背折而爲新洋江新洋江東數里有地名羅巷村亡友李中丞先世居於此因自號爲羅村云中丞遊宦二十餘年幼子廷實產于江右南昌之官廡其後每遷官輒隨歷東兗汴楚之境自岱岳嵩山匡廬衡山瀟湘洞庭之渚廷實無不識也獨于羅巷村者生平猶味之中丞旣謝世廷實卜居縣城之東南門內金澗港有樓翼然出于城闔之上前俯隍水遙望三面皆吳淞江之野塘浦縱橫田塍如畫而村墟遠近映帶延實日焚香洒掃讀書其中而名其樓曰見村余間過之廷實爲具飯念昔與中丞遊時時至其故宅所謂南樓者相與飲酒論文忽忽二紀不意遂已隔世今獨對其幼子飯悲悵者久之城外有橋余常與中丞出郭造故人方思曾時其不在相與憑檻常至暮悵然而返今兩人者皆亡而廷實之樓卽方氏之故廬余能無感乎中丞自幼攜策入城往來省墓及歲時出郊嬉遊經行術徑皆可指也孔子少不知父葬處有輓父之母知而告之余可以爲輓父之母乎廷實旣不能忘其先人依然水木之恩肅然桑梓之懷愴然霜露之感矣自

古大田子瑞華而自撰者史傳中多載入廷實始創之而已

歸熙甫野鶴軒壁記。

嘉靖戊戌之春。余與諸友會文於野鶴軒。吾崑之馬鞍山。小而實奇。軒在山之麓。菊有泉。芳冽可飲。稍折而東。多盤石。山之勝處。俗謂之東崖。亦謂劉龍洲墓。以宋劉過葬於此。墓在亂石中。從墓間仰視。蒼碧嶙峋。不見有土。唯石壁。旁有小徑。蜿蜒出其上。莫測所往。意其間有仙人居也。始慈谿楊子器名父。創此軒。令能愛文好士。不為俗吏者稱名父。今奉以為名父祠。嗟夫。名父。豈知四十餘年之後。吾黨之聚于此耶。時會者六人。後至者二人。潘士英。自嘉定來。汲泉煮茗。翻為道人。余等時時散去。士英獨與其徒。處烈風暴雨。崖崩石落。山鬼夜號。可念也。

歸熙甫畏壘亭記。

自崑山城水行七十里。曰安亭。在吳淞江之旁。蓋圖志有安亭江。今不可見矣。土薄而俗澆。縣人爭棄之。吾妻之家在焉。余獨愛其宅。中間觀壬寅之歲。讀書於此。宅西有清池。古木壘石為山。山有亭。登之隱隱見吳淞江。環繞而東。風帆時過于荒墟樹杪之間。華亭九峯。青龍鎮。古刹浮屠。皆直其前。亭舊無名。余始名之曰畏壘。莊子稱庚桑楚得老聃之道。居畏壘之山。其臣之晝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仁者遠之。擁腫之與居。缺掌之為使。三年畏壘大熟。畏壘之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而余居于此。竟日閉戶。二三子或有自遠而至者。相與謳吟于荆棘之中。余妻治田四十畝。值歲大旱。用牛挽車。晝夜灌水。頗以得穀。釀酒數石。寒風慘慄。木葉黃落。呼兒酌酒登亭。而嘯忻忻然。誰為遠我而去我者乎。誰與吾居而吾使者乎。誰欲尸祝而社稷我者乎。作畏壘亭記。

歸熙甫吳山圖記。

吳長洲二縣。在郡治所分境而治。而郡西諸山皆在吳縣。其最高者穹窿陽山。鄧尉西脊銅井。而靈巖吳之故宮。在焉。尚有西子之遺跡。若虎邱劍池及天平尚方支硎。皆勝地也。而太湖汪洋三萬六千頃。七十二峰。沈浸其間。

於涇山亦有書估之志故爲此賦其後澄歷世滄道其房如爲極溫所謂文館公歷什三朝受知人主至老而不得去而以遂初爲况若有不相當者昔伊尹傳說呂望之徒起於胥靡耕釣以輔相商周之主終其身無復隱處之思古之志得道行者固如此也惟召公告老而周公留之曰汝明勛偶王在竄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當時君臣之際可知矣後之君子非復昔人之遭會而義不容于不仕及其已至貴顯或未必盡其用而勢不能以遽去然其中之所謂介然者終不肯隨世俗而移易雖三公之位萬鍾之祿固其心不能一日安也則高世選舉之志宜其時見於言語文字之間而有不能自己者當宋皇祐治平之時歐陽公位登兩府際遇不爲不隆矣今讀其思穎之詩歸田之錄而知公之不安其位也況南渡之後雖孝宗之英毅光宗之總攬遠不能望盛宋之治而崇陵末年疾病恍惚宮闈戚晚干預朝政時事有不可勝道者矣雖然二公之言已行于朝廷當世之人主不可謂不知之而終不能默默以自安蓋君子之志如此公歿至今四百年而叔野能修復其舊遺構宛然無錫南方士大夫入都孔道過之者登其堂猶或能想見公之儀刑而讀余之言其亦不能無槩于中也已

劉才甫浮山記

浮山自東南路入曰華嚴寺寺在平曠中竹樹殆以萬計而石壁環寺之背削立千尺入天其色紺碧相錯雜如簾春夏以徃風光照遊者衣袂踰寺東行循九曲澗登山之半曰金谷巖大石中空上下五十尺東西百有二十尺裝巖爲殿架石爲樓擊壁爲石佛而樓丈六金像於其中其石宇覆蔭佛閣而宇之峻削直上者猶二丈餘望之如丹障四時簷溜滴瀝其左爲僧廚廚亦在巖石之中巖之北壁有洞窺之甚黑以火燭之深邃殆不可窮丹障之西障垂欲盡石坼而水出小橋跨之過橋而巨石塞其口沿澗曲折循石罅以入至其中則廓然甚廣而圓如覆大甕如蝸螺旋折而上上有複閣其頂開圓竅見天飛流從中直下數十尺如噴珠然巖底四圍皆石岸可容百人可步可環坐而觀焉以石擊其壁響處處殊燃火礮於其中則如崖崩石裂聲聞十里外其中承溜爲石

池溢而至于巖口

則伏而不見此所謂滿砂之巖也立巖石之下尤為瑰麗奇絕然不常有蓋數十年乃一得之

云自滴珠西轉是為聞虛之峯綠羅巖在焉峭壁倚天古藤盤結石楠女貞相與欹側被之無寸土而堅而壁石

中坳一罅水從罅中出注而為垂虹之井出金谷而在左其肩有大石穹起當道兩根中虛如植玉環而埋其半

於地自遠望之天光見其下如弦月焉其旁怪石森列如獅如象如鸚鵡甚眾不可名狀而首楞巖在獅石口吻

內其中鑿石為几榻可奕可飲可以望江南九華諸峯如在字下自首楞緣仄徑西行有泉滴瀝不斷者上方巖

也往時泉漫流懸注金谷之額自巖僧鑿石連根引其水入廚而金谷之簷溜微矣自上方復西行有圩坡廣可

數畝其形如漏卮其日則滴珠之飛流所自來也自華嚴之寺西行徑山麓田野中至松坪入之甚深而隱背金

谷而當出之豁者會勝巖也巖縱三十尺橫五十尺即巖內為殿而架閣于其右一日坐閣上植大雷雨雲霧窈

冥閣前老松數十株隱見雲際森然如羣龍欲上騰之狀自巖左拾級而上為堂三間曰九帶之堂石三面抱之

門外植四松松下則會勝之簷溜也會勝之右有巖曰松濤有洞曰三曲洞申乳石成柱委宛覆折而古木蒼藤

蔽虧掩映冬夏常蔚然有泉冷然出其下南流入峽中而朝陽洞在峽西石壁之半梯之以登至亭午日景始去

自會勝左出石壁西向巖洞鱗次曰棲真曰棲隱曰翠華曰枕流而五雲巖在翠華之上望之如層樓至壁之將

盡則嵌石覆出如廊廊西乳石下垂如象蹄對峙為柱者二如闕三門焉金谷巖洞類宮廷會勝廊成列肆自三

門南出有石龍蜿蜒南行數百丈人亭其上左右皆俯臨大壑羣木覆之溪水自陰巖中流去鏘然有聲自三門

左轉一徑甚狹垂泉為簾者雷公洞也中有石池以閩人雷鯉讀書於此故名自會勝迤西而北入石門則山之

頂也其上平曠天池出焉有大小三天池菰蒲被之鰕魚羣戲於其中又有大石坦夷上可立千人石理成芙蓉

經雨則紅艷如繒石盡則菜畦麥隴彌望如在原野畦隴盡則又出石骨坡陀其側可以俯瞰連雲之峽而危險

不可下連雲峽在會勝石龍之西峽三方皆石壁如城而闕其西南一面有巖在峽口之右石罅如蜂房架石為

橋石罅如蜂房架石為橋

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壁有巖曰野岡野岡又左崖壁有泉巖在側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

黑相間斑駁不可狀崖腹有巖曰野同自野同又左崖簷有泉懸注側足循危徑以行人在懸泉之內至峽之將盡有巖石理凹凸纖密如浮漚如浪波之云法而崖簷之泉鏗訇擊越如聞風濤之聲名之曰海島出連雲之峽又西北行有巖曰壁立之巖即巖內爲殿而於其前架樓以居其上有甍巖曰石樓其下有井不涸其前有石臺臺之下有洞曰鼎爐其右有泉自峽而出曰桃花之淵跨澗爲橋澗以全石爲底雨後泉穿橋而墮遊其下者自鼎爐以趨桃花之洞則必越澗之委仰見飛流如噴雪其聲轟然人語不能相聞也踰橋而西有岩石壁陡立不可入乃穴石爲門架石爲樓而居之名之曰嘯月循其西壁而轉有小洞洞內石穴如蜂房其數蓋百有八名之曰縹岩壁立之右有岩曰半月折而北有岩高廠曰西封舊有大石可羅百席石工採其石以去既久而窪積水深二丈焉旁岩三不知其名皆可游又其西則雲錦廊也自壁立之左南出石壁峭削不可攀好事者鑿石爲礎礎纒受足凡百餘級五折而上名之曰繞雲之梯自壁立來者上梯以矚天池自會勝來者下梯以趨壁立繞雲之南有岩曰披雲登其梯之半其旁有洞曰曼玉浮山在桐城縣治之東九十里登山而望之蓋東西南北皆水匯而山石巋嶮空虛幾欲乘風而去故名之曰浮山是山也自橫山迤邐而來北起而爲黃鶴峯峯之西石壁削立千尺上豐而下斂其勢欲傾有洞在其上曰金雞大如車輪四分石壁而金雞高得其三靳絕不可登當其巔然下斂有二巖曰畢陶臨水而幽曰晚翠曰西夕則巖受之蓋與朝暘之洞平分一日云黃鶴之南有巖曰摘星地峻而險其徑不容足巖之前有絕澗橫焉游者皆苦其難至自摘星而下其右有甍岩其口隘而其腹甚廣其左有兩石屹立高數丈中距二尺許若人斧以斯之者名之曰夾梳之石石之右斷虹峽也峽中有洞曰涵蒼曰橫雲自黃鶴東南復起而爲妙高峰妙高者浮山之最高處也峰之半有岩曰凌霄登之則飛鳥皆在其下自妙高之凌霄折而下至西北直上又得醉翁之巖下臨平原其岩石覆壓欲墜有僧構而居之臆楹皆如支拄然中

有泉甘冽異於他水其旁有關岩他岩三面石而此獨四面一戶一牖皆石以爲之自妙高東南再起而爲餘萊峰餘萊峰之南則華嚴之背所謂石壁削立千尺者也壁有洞二曰定心曰寶藏自定心寶藏而東有洞二曰長虹曰劍谷登妙高餘萊之巔其間多大石皆奇有一石直立餘萊峰上當額一孔如秦碑而其下方石整立如連屏摺疊煥然可數自黃鵠北迤是爲翠微峰翠微峰之西南壑中其水流爲胡麻溪由石龍之左循溪以入其石壁之洞有三曰深遙曰石駐曰蛾眉折而南有小峽峽有岩曰談元出峽而北有石梁二相並而跨於溪上溪以全石爲底而仰承二梁爲一石名之曰仙人之橋雨則登橋而下見溪水之奔流霽則橋下可通往來可羅几榻而居之自翠微之東別起而爲抱龍峯抱龍與餘萊並峙金谷之前金谷則黃鵠之東面也登抱龍之巔有大石上平如砥曰露臺四望無所蔽而風自遠來甚勁立其上則人輒欲仆臺之後有洞穹然跨峯之脊左右豁達自東入則西見山之林壑自西入則東見野之原隰臺前有老松枝幹虬曲蓋千歲物云自翠微西衍是爲翠蓋峯自翠蓋轉而西南則會勝連雲壁立嘯月諸岩也自囑月而更西北浮山之西面也從其西以望之山如石几正方而丹邱一掌二巖並立方几之下山之北戴土無巖洞而山中有青鳥其聲百轉獨時時往來於白雲金谷之間他山未之見也又有鳥狀類博勞日將入則鳴其聲如木魚

劉才甫寶洞記

桐城縣治之西北有寶洞邑之人所建以祀蜀人寶成者也明之亡流賊將破桐城成有救城功故邑人戴其德而建祠以祀之也當是時賊攻城甚急城堅不可卒下賊時去時來巡撫安慶等處部將廖應登率蜀兵三千人爲防禦時賊不在應登將兵往廬州經舒城方解鞍憩息而賊騎突至遂劫應登去賊顧謂應登曰今欲誘降桐城汝卒中誰可遣者應登曰宜莫如寶成賊問成若能往否成許之無難色賊遂以二卒持兵夾成擁至城下使登高阜呼城守而告之成諦視見所與相識者乃大呼曰我廖將軍麾下寶成也賊脅我誘若令降若必無降若

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譟譟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至而城以全當明之季世流

其頭腦出而死。自是守兵始無降賊意。益晝夜謹護城。而密使人之安慶請援。援至而城賴以全。當明之季世。流賊橫行。江之北鮮完邑焉。而桐以蕞爾獨堅守得全。雖天命豈非人力哉。成本武夫悍卒。然能知大義。不爲賊屈。捐一身之死。以卒全一邑數萬之生靈。有功德於民。則廟而食之宜矣。彼其受專城之寄。百里之命。君父之恩。至深且渥也。賊未至而開門迎揖者。獨何心歟。夫以一卒之微。而使一邑之搢紳大夫。莫不稽首跪拜其前。豈非以義邪。又况士君子之殺身以成仁者哉。吾觀有明之治。常富貴士而賤民。誦讀草茅之中。一日列名薦書。已安富而尊榮矣。繫官於朝。則其尊至於不可指。而百姓獨辛苦流亡。無所控訴。然卒亡明之天下者。百姓也。後之爲人君者。可以鑒矣。

劉才甫遊凌雲圖記

知者樂水。仁者樂山。非山水之能娛人。而知者仁者之心。常有以厲乎此也。天子神聖。天下無事。百僚庶司。咸稱厥職。乃以蒞政之餘暇。儵然自適於山岨水涯。所以播國家之休風。鳴太平之盛事。施廣譽於無窮者也。南方故山水之奧區。而巴蜀峨眉。尤爲怪偉奇絕。昔蘇子瞻浮雲軒冕。而願得出守漢嘉。以爲凌雲之游。古之傑魁之士。其縱恣徜徉。而不可羈縻以事者。類如此。與吾友盧君抱孫。以進士令蜀之洪雅。地小而僻。政簡而明。民安其俗。從容就理。於是攜童幼。挈壺觴。逶迤而來。攀絲以登。坐於崇岡積石之間。翹然遠矚。邈然澄思。飄飄乎遺世之懷。浩浩乎如在三古以上。於時極樂既歸。里閑居。延請工畫事者。畫盧公載酒遊凌雲也。古今人不相及矣。昔之人所嘗有事者。今人未必能追步之也。乃子瞻之有志焉而未畢者。至盧君而遂能見之行事。則夫盧君之施澤於民。其亦有類於古人之爲之邪。於是爲之記。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新泉之水其味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昔者魯國之公室也其水亦甘美其水亦頗清古人之說文亦云其味甘美

今人不辨其味之入而嘗其味者入人未必能辨其味之入也

揚子雲州錄十一首無管被子理本傳云魏真善於美讀作州數國文志以此州謂列姑謨家此本條也爾文顯漢帝
元祐五年制置副使劉十一州語參地志以真州并泗州而充國文志以此州謂列姑謨家此本條也爾文顯漢帝

揚子雲州箴十二首帝按子雲本傳云箴善於漢箴作州箴藝文志以州箴列於儒家此本錄從藝文類聚別

元封五年初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其幽并雍徐青楊荆豫益涼及其後方交趾是為十三部而田仁於天

漢太始之間置刺史部十三州晉書地志以其幽并雍徐青楊荆豫益涼及其後方交趾是為十三部而田仁於天

農於是無三河刺史而有司隸是武帝時共十四部也昭帝初以河內屬冀州河東屬并州則司隸但有三輔宏

農河南其後成帝罷刺史置州牧哀帝始復刺史而卒又改為州牧焉司隸之官成帝時省哀帝時復然哀帝雖

復其官但屬大司空比於司直故本紀謂隸之正司直司隸蓋自是左三公舉朝廷不法者而已但復言之不詳耳

之督部諸郡三輔也故自成帝省司隸後總為十三部其蓋自是左三公舉朝廷不法者而已但復言之不詳耳

至平帝元始三年始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國所屬其州名史亦不詳獨賴子雲是箴而知之爾蓋設雍州以易涼

州而朔方所部歸於并州而交趾謂之交州王莽奏改州名云漢家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應經此箴首必引禹

貢所謂應經也平帝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其交州餼內亦述及焉然則其文必平帝時作當時王莽既改州

名頗張其事蓋使人定為地理之書今漢書地理志所本者是也故地理志書戶口獨舉元始二年知其與州箴

同時有也志內每郡國必曰屬某州而三輔宏農河東武都隴西金城天水十餘郡國不著所屬此其舊書必曰

屬雍州也班氏以雍州乃王莽專擅時所置之名故刊除之爾其實志內某郡屬某州太抵皆莽所定而漢平帝

之亡皆十二部建武中興改雍州為司隸而復設涼州乃復為十三部

洋洋冀州鴻原大陸岳陽是都島夷皮服潺湲河流表以竭石三后攸降列為侯伯降周之末趙魏是宅冀土糜

沸炫运如湯更盛更衰載從載衡陪臣擅命天王是替趙魏相反秦捨其繁北築長城恢夏之場漢興定制改列

藩王仰覽前世厥歷孔多初安如山後崩如崖故治不忘亂安不遺危周室自怙云焉有予繫六國奮矯果絕其

維牧臣司冀敢告在階
右冀州牧箴
悠悠濟河兗州之寓九河既導雷夏攸處草繇木條漆絲絺紵濟潔既通降邸宅土成湯五徙卒都於臺盤庚北
渡牧野是宅丁感離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厥後陵遲顛覆湯緒西伯戡黎祖伊奔走致天威命不恐
不震婦言是用牝雞是晨三仁既知武果戎殷牧野之禽豈復能耽甲子之朝豈能復笑矣有國雖久必畏天咎有
民雖長必懼人殃箕子歔厥厥居為墟牧臣司兗敢告執書

右兗州牧箴

范范青州海岱是極鹽鐵之地鉛松怪石羣水攸歸萊夷作牧真籩以時莫怠莫違昔在文武封呂於齊厥土塗泥在邱之營五侯九伯是討是征馬殆其御失其度周室荒亂小白以霸諸侯僉服復尊京師小白既沒周卒陵遲嗟茲天王附命下土失其法度喪其文武牧臣司青敢告執矩

右青州牧箴

海岱淮東海是渚徐州之土邑于蕃宇大野既儲有羽有蒙孤桐蟾珠泗沂攸同實列蕃蔽侯衛東方民好農蠶天野以康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湎於酒而忘其東作天命湯武剋絕其緒祚降周任姜鎮於琅邪姜姓絕苗田氏攸都事由細微不慮不圖禍如邱山本在萌芽牧臣司徐敢告僕夫

右徐州牧箴

矯矯揚州江漢之潏彭蠡既灑陽鳥攸處橘柚羽貝瑤琨篠簞閩越北垠沅湘攸往獷矣淮夷蠢蠢荆蠻翩彼昭王商征不旋人咸躡於堦莫躡於山咸跌於汚莫跌於川明哲不云我昭童蒙不云我昏湯武聖而師伊呂桀紂悖而誅逢干蓋邇不可不察遠不可不親靡有孝而逆父罔有義而忘君太伯遜位基吳紹類夫差一誤太伯無祚周室不匡句踐入霸當周之隆越裳重譯春秋之末侯甸叛逆元首不可不思股肱不可不孳堯勳歷省舜盛欽謀牧臣司揚敢告執籌

右揚州牧箴

幽幽巫山在荆之陽江漢朝宗其流湯湯夏君遭淫荆衡是調雲夢塗泥包匭菁茅金玉砥礪象齒元龜貢籩百物世世以饒戰戰慄慄至桀荒溢曰我在帝位若天有日不順庶國孰敢余奪亦有成湯果秉其鉞放之南巢號之以桀南巢茫茫包楚與荆風慄以悍氣銳以剛有道後服無道先彊世雖安平無敢逸豫牧臣司荆敢告執御

右荆州牧箴
都都制荆伊維是經榮積泉淩惟用攸成田田相率虛虛相距夏服不都成周攸感豫野所屬爰在韓增四輿咸

都。都。荆。河。伊。維。是。經。榮。播。桌。漆。惟。用。攸。成。田。田。相。擊。廬。廬。相。距。夏。殷。不。都。成。周。攸。處。豫。野。所。屠。爰。在。鶉。墟。四。隕。咸。宅。富。內。莫。如。陪。臣。執。命。不。慮。不。圖。王。室。陵。遲。喪。其。爪。牙。磨。齧。靡。聖。稍。失。其。正。方。伯。不。維。韓。卒。擅。命。文。武。孔。純。至。厲。作。昏。成。康。孔。甯。至。幽。作。傾。故。有。天。下。者。毋。曰。我。大。莫。或。余。敗。毋。曰。我。疆。摩。克。余。亡。夏。宅。九。州。至。於。季。世。放。于。南。巢。成。康。太。平。除。及。周。微。帶。蔽。屏。營。屏。營。不。起。施。于。孫。子。至。赧。為。極。實。絕。周。祀。牧。臣。司。豫。敢。告。柱。史。

右豫州牧箴

巖。巖。岷。山。古。曰。梁。州。華。陽。西。極。黑。水。南。流。茫。茫。洪。波。絲。埋。降。陸。于。時。八。都。厥。民。不。隩。禹。導。江。沱。岷。嶓。啓。乾。遠。近。底。貢。磬。錯。磬。丹。絲。麻。條。暢。有。粳。有。稻。自。京。徂。畛。民。攸。溫。飽。帝。有。桀。紂。灑。沈。頗。僻。湯。網。苗。民。滅。夏。殷。績。爰。周。受。命。復。古。之。常。幽。厲。夷。業。破。絕。為。荒。秦。作。無。道。三。方。潰。叛。義。兵。征。暴。遂。國。於。漢。拓。開。疆。宇。恢。梁。之。野。列。為。十。二。光。義。虞。夏。牧。臣。司。梁。是。職。是。圖。經。營。盛。衰。敢。告。士。夫。

右益州牧箴

墨。水。西。河。橫。截。崑。崙。邪。指。闔。闔。畫。為。雍。垠。上。侵。積。石。下。礙。龍。門。自。彼。氏。羌。莫。敢。不。來。庭。莫。敢。不。來。匡。每。在。季。主。常。失。厥。緒。侯。紀。不。貢。荒。侵。其。富。陵。遲。衰。微。秦。據。以。戾。興。兵。山。東。六。國。顛。沛。上。帝。不。齊。命。漢。作。京。隴。山。以。徂。列。為。西。荒。南。排。勁。越。北。啓。疆。胡。并。連。屬。國。一。護。攸。都。蓋。安。不。忘。危。盛。不。諱。衰。牧。臣。司。雍。敢。告。贊。衣。

右雍州牧箴

蕩。蕩。平。川。惟。冀。之。別。北。阨。幽。都。戎。夏。交。偪。伊。昔。唐。虞。實。為。平。陸。周。末。薦。臻。迫。於。獯。鬻。晉。溺。其。倍。周。使。不。阻。六。國。擅。權。燕。趙。本。都。東。限。穢。貊。羨。及。東。胡。驕。秦。北。排。蒙。公。城。疆。大。漢。初。定。介。狄。之。荒。元。戎。屢。征。如。風。之。騰。義。兵。涉。漠。偃。我。邊。萌。既。定。且。康。復。古。虞。唐。盛。不。可。不。圖。衰。不。可。或。忘。隄。潰。蟻。穴。器。漏。箴。芒。牧。臣。司。幽。敢。告。侍。芳。

右幽州牧箴

雍別朔方河水悠悠北辟獯鬻南界涇流盡茲朔土正直幽方自昔何為莫敢不來真莫敢不來王周穆遐征犬戎不享爰貊伊德侵玩上國宣王命將攘之涇北宗周罔職日用爽蹉既不俎豆又不干戈戎作難弊於驪阿太上曜德其次曜兵德兵俱顛靡不忤荒牧臣司并敢告執綱

右并州牧箴

交州荒裔水與天際越裳是南荒國之外爰是開闢不羈不絆周公攝祚白雉是獻昭王陵遲周室是亂越裳絕貢荆楚逆叛四國內侵蠶食周宗臻於季赧遂入滅亡大漢受命中國兼該南海之宇聖武是恢稍稍受羈遂臻黃支杭海三萬來率其犀盛不可不憂隆不可不懼顧瞻陵遲而忘其規羣亡國多逸豫而存國多難泉竭中虛池竭灑乾牧臣司交敢告執綱

右交州牧箴

揚子雲酒箴○○○

子猶緝矣觀瓶之居居井之湄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牽於纒徽一旦再礙為蠶所驅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夷驕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絲是言之酒何過乎

崔子玉座右銘○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世譽不足慕唯仁為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無使名過寔守愚聖所臧在涅貴不緇曖曖內含光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

張五陽劍閣銘○○○
嶽散梁山積石破峨遠關刺衡近巖嶂崎嶇南通邛笈北達襄斜狹過彭嶺高險當華惟蜀之門作固作威是日劍

張孟陽劍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峨峨遠屬荆衡近綴岷嶓南通瑯琊北達襄斜狹過彭碣高踰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日劍閣壁立千仞窮地之險極路之峻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秦得百二并吞諸侯齊得十二田生獻讎矧茲狹隘士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趨趨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固見屈吳起與實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自古迄今天命匪易憑阻作昏鮮不敗績公孫既滅劉氏銜璧覆車之軌無或重跡勒銘山阿敢告梁益

退之五箴并序

人患不知其過既知之不能改是無勇也余生三十有八年髮之短者日益白齒之搖者日益脫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其不至於君子而卒為小人也昭昭矣作五箴以訟其惡云

游箴

余少之時將求多能蚤夜以孜孜余今之時既飽而嬉蚤夜以無為嗚呼余乎其無知乎君子之樂而小人之歸乎

言箴

不知言之人烏可與言知言之人默焉而其意已傳幕中之辯人反以汝為叛臺中之評人反以汝為傾汝不懲邪而嘖嘖以害其生邪

行箴

行與義乖言與法違後雖無害汝可以悔行也無邪言也無願死而不死汝悔而何宜悔而休汝惡曷瘳宜休而悔汝善安在悔不可追悔不可為思而斯得汝則弗思

好惡箴

無善而好。不觀其道。無悖而惡。不詳其故。前之所好。今見其无。從也。為比捨也。為讐。前之所惡。今見其臧。從也。為愧捨也。為狂維讐。維比。維狂維愧。於身不祥。於德不義。不祥維惡之大。幾如是。為而不顛。沛齒之尚少。庸有不思。今其老矣。不慎。胡為。

知名箴

內不足者。急於人知。露焉有餘。厥聞四馳。今日告汝。知名之然。勿病無聞。病其瞶瞶。昔者子路。惟恐有聞。赫然千載。德譽愈尊。於汝文章。負汝言語。乘人不能。揜以自取。汝非其父。汝非其師。不請而教。誰云不欺。欺以賈憎。揜以媒怨。汝曾不寤。以及於難。小人在辱。亦克知悔。及其既寧。終莫能戒。既出汝心。又銘汝前。汝如不顧。禍亦宜然。李習之行已箴。

人之愛我。我度於義。義則為朋。否則為利。人之惡我。我思其由。過寧不改。否又何仇。仇實生怨。利實害德。我如不思。乃陷於惑。內省不足。愧形於顏。中心無佞。曷畏多言。唯咎在躬。若市於戮。慢謹自它。匪汝之辱。昔者君子。惟禮是持。自小及大。曷莫從斯。苟遠於此。其何不為。事之在人。味者亦知。遷焉及已。則莫之思。造次不戒。禍焉可期。書之在側。以為我師。

張子西銘○○○

乾坤父坤稱。母子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癯殘疾。悖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言曰詆。幾多進言也。○七川亭也。○其下忠。是謂為匪。○李。小義生為匪。○其言。再。○

平身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當世臨澤將厚。晉之生也。貧賤。曼成。庸玉女於成也。在晉順事。况晉。○

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賁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存吾順事，殁吾寧也。

蘇子瞻徐州蓮華漏銘。

故龍圖閣直學士禮部侍郎燕公肅，以創物之智聞於天下，作蓮華漏，世服其精。凡公所臨必爲之，今州郡往往而在。雖有巧者，莫敢損益，而徐州獨用替人衛朴所造廢法，而任意有壺而無箭，自以無目而廢天下之視，使守者伺其滿則決之，而更注人莫不笑之。國子博士傅君福公之外曾孫，得其法爲詳其通守是邦也，實改作而請銘於軾銘曰：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物，蓋以爲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月之晦明，崑崙旁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於三尺之箭，五斗之餅，雖疾雷轟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不加虧贏，使凡爲吏者，如餅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爲辱，升不爲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

蘇子瞻九成臺銘。

韶陽太守狄咸新作九成臺，玉局散吏蘇軾爲之銘曰：自秦并天下，滅禮樂，韶之不作，蓋千三百二十有三年，其器存，其人亡，則韶既已隱矣。而況於人器兩亡而不傳，雖然，韶則亡矣，而有不亡者存，蓋常與日月寒暑晦明風雨並行乎天地之間，世無南郭子綦，則耳未嘗聞地籟也，而況得聞天籟，使耳聞天籟，則凡有形有聲者，皆吾羽旄干戚管磬匏絃，嘗試與子登夫韶石之上，舜峯之下，望蒼梧之渺莽，九疑之聯縣，覽觀出川之吐吞，草木之俯仰，鳥獸之鳴號，衆竅之呼吸，往來唱和，非有度數而均節自成者，非韶之大全乎。上方立極以安天下，人和而氣應，氣應而樂作，則夫所謂簫韶九成，來鳳皇而舞百獸者，既已粲然畢陳於前矣。

揚子軍趙充國頌
臣聞漢之興也...

漢之興也... 秦之滅也...

秦之滅也... 漢之興也...

漢之興也... 秦之滅也...

秦之滅也... 漢之興也...

漢之興也... 秦之滅也...

秦之滅也... 漢之興也...

漢之興也... 秦之滅也...

秦之滅也... 漢之興也...

揚子軍趙充國頌
臣聞漢之興也... 秦之滅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明靈惟宣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於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摩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資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赴桓桓亦紹厥後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夫百姓不能自治故立君以治之明君不能獨治則爲臣以佐之然則三五迭隆歷世承基揖讓之與干戈文德之與武功莫不宗匠陶鈞而羣才緝熙元首經畧而股肱肆力雖遭離不同且跡有優劣至於體分冥固道契不墜風美所扇訓單千載其揆一也故二八升而唐朝盛伊呂用而湯武寧三賢進而小白興五臣顯而重耳霸中古陵邇斯道替矣居上者不以至公理物爲下者必以私路期榮御圓者不以信誠率衆執方者必以權謀自顯於是君臣離而名教薄世多亂而時不治故蓮寧以之卷舒柳下以之三黜接輿以之行歌魯連以之赴海袁世之中保持明節君臣相體若合符契則燕昭樂毅古之流也夫未遇伯樂則千載無一驥時值龍顏則當年控三傑漢之得才於斯爲貴高祖雖不以道勝御物羣下得盡其忠蕭曹雖不以三代事主百姓不失其業靜亂庇人抑亦其次夫時方顛沛則顯不如隱萬物思治則默不如語是以古之君子不患宏遠難遭時難遭時不難遇君難故有道無時孟子所以咨嗟有時無君賈生所以垂泣夫萬歲一期有生之通塗千載一遇賢智之嘉會過之不能無欣喪之何能無慨古人之言信有情哉余以暇日嘗覽國志考其君臣比其行事雖道謝先代亦異世一時也文若懷獨見之明而有救世之心論時則民方塗炭計能則莫出魏武故委而霸朝豫讓世事舉才不以標鑿故久之而後顯壽畫不以要功故事至而後定雖亡身明順識亦高矣董卓之亂神器遷偏公達慨然志在致

命由斯而談。故以大存名節。至如身爲漢隸。而跡入魏幕。源流趣舍。其亦文若之謂。所以存亡殊致。始終不同。將以文若旣明。名教有寄乎。夫仁義不可不明。則時宗舉其致。生理不可不全。故達識攝其契。和與宏道。豈不遠哉。崔生高朗折而不撓。所以策名魏武。執笏霸朝者。蓋以漢主當陽。魏后北面者哉。若乃一旦進黷君臣。易位則崔子所不與。魏武所不容。夫江湖所以濟舟。亦所以覆舟。仁義所以全身。亦所以亡身。然而先賢玉擢於前來。哲讓於後。豈非天懷發中。而名教束物者乎。孔明盤桓。俟時而動。遐想管樂。遠明風流。治國以禮。民無怨聲。刑罰不濫。沒有餘泣。雖古之遺愛。何以加茲。及其臨終。願託受遺作相。劉后授之無疑心。武侯處之無懼色。繼體納之無貳情。百姓信之無異辭。君臣之際。良可詠矣。公瑾卓爾。逸志不羣。總角料主。則素契於伯符。晚節曜奇。則參分於赤壁。惜其齡促。志未可量。子布佐策。致延譽之美。輟哭止哀。有翼戴之功。神情所涉。豈徒蹇愕而已哉。然而杜門不用。登壇受譏。夫一人之身。所照未異。而用舍之間。俄有不同。况沈跡溝壑。遇與不遇者乎。夫詩頌之作。有自來矣。或以吟詠情性。或以述德顯勳。雖尤旨同歸。所託或乖。若夫出處有道。名體不滯。風軌德音。爲世作範。不可廢也。故復撰序所懷。以爲之贊云。

火德旣微。運纏大過。洪飈扇海。二溟揚波。虬虎雖驚。鳳雲未和。潛魚擇淵。高鳥俟柯。赫赫三雄。並迴乾軸。競收杞梓。爭采松竹。鳳不及極。龍不暇伏。谷無幽爾。嶺無亭菊。英文若靈。鑿洞照應。變知微探。蹟賞要日月。在躬隱之。彌曜文明。映心鑽之。愈妙滄海。橫流玉石。俱碎。達人兼善。廢已存愛。謀解時紛。功濟宇內。始救生人。終明風槩。公達潛助。思同著蔡。運用無方。動攝羣會。爰初發跡。遺此顛沛。神情元定。處之彌泰。悟悟慕裏。算無不經。塵壘通韻。跡不蹙停。雖懷尺璧。顧晒連城。知能拯物。愚足全生。郎中溫雅。器識純素。貞而不亮。通而能固。恂恂德心。汪汪軌度。志成弱冠。道敷歲暮。仁者必勇。德亦有言。雖遇履度。神氣恬然。行不修飾。名節無愆。操不激切。素風愈鮮。邈哉崔生。體正心直。天晉疏朗。宇字高。誼忠字軌。亦義彰。鳳五豆。對片商。余刊。東人。景其七。詩不。晉長。長。主。生。惟。

遇醉忘辭在醜貶者長文通雅義格終始思戴元首擬伊同恥民未知德懼若在己嘉謀肆庭讜言盈耳玉生雖
麗光不踰把德積微道映天下淵哉泰初字量高雅器範自然標準無假身全由直跡濤必僞處死非難理存
則易萬物波蕩孰任其累六合徒廣容身靡寄君親自然匪由名教敬愛既同情理兼到烈烈王生知死不撓求
仁不遠期在忠孝元伯剛簡大存名體志在高構增堂及陸端委虎門正言彌啓臨危致命盡其心禮堂堂孔明
基宇宏邈器同生民獨稟先覺標榜風流遠明管樂初九龍盤雅志彌確百六道喪于戈迭用苟非命世孰掃霧
雲宗子思寧薄言解控釋褐中林鬱爲時棟士元宏長雅性內融崇善愛物觀始知終喪亂備矣勝塗未隆先生
標之振起清風綢繆哲后無妄惟時夙夜匪懈義在緝熙三畧既陳霸業已基公琰植根不忘中正豈曰摸擬實
在雅性亦既羈勒負荷時命推賢恭已久而可敬公衡冲達秉心淵塞媚茲一人臨難不惑疇昔不造假勳鄰國
進能徽音退不失德六合紛紜民心將變鳥擇高梧臣須顧眄公瑾英達朗心獨見披草求君定交一面桓桓魏
武外託霸迹志掩衡霍恃戰志敵卓卓若人曜奇赤壁三光參分宇宙暫隔于布擅名遭世方擾撫翼桑梓息肩
江表王冢威夷吳魏同寶遂獻宏謨匡此霸道桓王之薨大業未純把臂託孤惟賢與親輟哭悲哀臨難忘身成
此南面實由老臣才爲世出世亦須才得而能任貴在無猜昂昂子敬拔跡草萊荷擔吐奇乃構雲臺子瑜都長
體性純懿諫而不犯正而不殺將命公庭退忘私位豈無鶴鶴固慎名器伯言塞塞以道佐世出能勤功入能獻
替謀寧社稷解紛挫銳正以招疑忠而獲戾元嘆穆穆神和形檢如彼白圭質無塵玷立行以恒匡上以漸清不
增絮濁不加染仲翔高亮性不和物好是不羣折而不屈屢摧逆鱗直道受黜嘆過孫陽放同置屈誥誥衆賢千
載一遇整轡高衢驪首天路仰挹元流俯宏時務名節殊塗雅志同趣日月麗天瞻之不墜仁義在躬用之不匱
尙想遐風載挹載味後生擊節懼夫增氣

韓退之子蓋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儔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游於鄉之校衆口囂囂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何患焉可以成美夫豈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維是子產執政之式惟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交暢芻蕘施及無垠於乎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柳子厚伊尹五就桀贊。

伊尹五就桀或疑曰湯之仁聞且見矣桀之不仁聞且見矣夫胡去就之亟也柳子曰惡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彼伊尹聖人也聖人出乎天下不夏商其心心乎生民而已曰孰能由吾言由吾言者爲堯舜而吾生人堯舜人矣退而思曰湯誠仁其功遲桀誠不仁朝吾從而暮及於天下可也於是就桀桀果不可得反而從湯既而又思曰尚可什一乎使斯人蚤被其澤也又往就桀桀不可而又從湯以至於百一千一萬一卒不可乃相湯伐桀俾湯爲堯舜而人爲堯舜之人是吾所以見伊尹之大者也仁至於湯矣四去之不仁至於桀矣五就之大人之欲速其功如此不然湯桀之辨一恒人盡之矣又奚以憧憧聖人之足觀乎吾觀聖人之急生人莫若伊尹伊尹之大莫若於五就桀作伊尹五就桀贊。

聖有伊尹思德於民往歸湯之仁曰仁則仁矣非久不親退思其速之道宜夏是因就焉不可復反臺股猶不忍其遲亟往以觀庶狂作聖一日勝殘至千萬翼一卒無其端五牲不疲其心乃安遂升自阨黜桀尊湯遺民以完大人無形與道爲個道之爲大爲人父母大矣伊尹惟聖之首既得其仁猶病其久恒人所疑戕之所大嗚呼遠哉志以爲謗。

蘇子瞻韓幹畫馬贊。

前者反顧者以鼻語學者不應欲飲而留行以爲駭馬也則前無高橋後無塗竇以爲野馬也則隔日從耳鳴或驚細毛密中皮在膏然如質士夫貴及子相與解帶脫冠臨水而濯纓遂欲高舉遠引友麋鹿而終天年則不可得

而余亦不暇之取也...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一論而書其其亦曰美於...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其理不取者並不可謂其理

得十三終

淳于髡說齊威王○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齊金百斤車馬十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饅田者操一豚蹄酒一孟祝曰甌窶滿篝汗邪滿車五穀蕃孰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齊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車馬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天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不敢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嘗鞞鞞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觀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貽不禁前有墜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日莫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籍堂上滅燭主人置髡而送客羅襪解微聞薤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嘗在側

屈原離騷○○

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覽揆余於初度兮肇錫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則兮字余曰靈均粉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扈江離與辟芷兮紉秋蘭以為佩汨余若將不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阨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乘騏驎以馳騁兮來吾導夫先路昔三后之純粹兮固衆芳之所在離

申椒與菌桂兮。豈惟紉夫蕙。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紂之昌披兮。夫惟捷徑以窘步。惟黨人之

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不察余之中情兮。

反信讒而齎怒。余固知謗譽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修之故也。初既與余成言兮。後

悔遁而有佗。余既不難夫別離兮。傷靈修之數化。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哇雷與揭車兮。雜杜蘅

與芳芷。蕙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以上言以道事君見疑而不改衆皆競進以貪

婪兮。憑不厭乎求索。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兮。恐

修名之不立。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兮。練要兮。長願頡亦何傷。擘木根以結莖兮。

貫薛荔之落葉。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纏纒。謗譽法夫前修兮。非時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人兮。願依彭

咸之遺則。長太息以掩涕兮。哀人生之多艱。疑誤倒蓋涕與替為韻余雖好修姱以鞿羈兮。謇朝諝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纒兮。

又申之以鸞篋。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人心。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詠

謂余以善淫。固時俗之工巧兮。偃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忼鬱悒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

此時也。寧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鸞鳥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以上言諷人之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

迴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邱且焉止息。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制芰

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芳與澤其雜糅

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忽反顧以游目兮。將往觀乎四荒。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吾挾此德美將適四方乎若居楚國將適四

章安能使人。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常當作恒。避漢諱改。雖體解音猶未變兮。豈心之可懲。涉世愚欲不能也

之不足乎。人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常當作恒。避漢諱改。雖體解音猶未變兮。豈心之可懲。涉世愚欲不能也

女夏少單髮兮。日自生兮。此段加雜父篇之義。又獨子雲反離賦。所曰之幸。直入一十。今代天。之。才。一。下。之。了。

博書而好修兮紛獨有明如管晏兮方以盈兮失狷商而不用兮以上設為女望朋兮夫何莞獨而不子聽所謂慎母為善也依前聖之節中兮唱憑心而歷茲濟沅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辭

啓九辯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啓九辯下十六句皆言失道君之致禍馮四句皆言得道君之致福啓之失道為太康偽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尹位之語其失始於逸也不願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羿淫游以佚田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

兮泥又貪夫厥家澆身被服疆圉兮縱欲而不忍日康娛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遂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長湯禹巖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頽皇天無私阿

兮覽民德焉錯輔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陪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量鑿而正初兮固前修以菹醢歎歎余鬱悒兮哀朕時之不當

鹽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以上言以此心正於舜而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騶玉虬以乘鸞兮流埃風余上征此下承往觀乎四荒極言之而卒歸於不可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緩朝發軔於蒼梧兮又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璫兮日忽

忽其將暮兮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乎扶桑折若木以拂日兮聊湏臾以相羊前望舒使先驅兮後飛廉使奔屬鸞皇為余先戒兮雷師告余以未具吾令

鳳皇飛騰兮又繼之以日夜颺風屯其相離兮帥雲霓而來御紛紛總總其離合兮班陸離其上下吾令帝閭開關兮倚閭闔而望子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而延佇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閭

風而縹緲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邱之無女濬吾游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貽吾令豐隆乘雲兮求處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兮吾令蹇修以為理紛總總其離合兮忽緯繆其難遷夕歸次

於窮石兮朝濯髮乎滄檠保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游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處妃者蓋后處之妻天門所謂妻彼

洛濱者是也言方合蹇修為理而彼乃難於遷而歸我而反適無道之驛相從於驕傲無禮何足顧邪羿自鉏鬻於窮石窮石是羿國凡進南子山海經之類多依楚辭妄為附會皆不足據上言相下女故處妃有娥二嬋皆下士女

古

文

卷十四

二

非謂也覽相觀於四極兮周流乎天余乃下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雄鳩之鳴逝兮余猶惡其佻巧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皇既受詒兮恐高辛之先我欲遺集而無所止兮聊浮游以逍遙及少康之未家兮留有虞之二姚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時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遠遠兮哲王又不寤懷朕情而不發兮余焉能忍與此終古也以上言將以此中正適於世其於學非我偶如佚女之不可求是閨中遠遠也索瓊茅以達籒兮命靈氛為余占之曰兩美其合兮孰信修而慕之思

九州之博大兮豈唯是其有女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汝何所獨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世幽昧以眩曜兮孰云察余之美惡人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覽其

其猶未得兮豈瑾美之能當蘇糞壤以充幃兮謂申椒其不芳以上皆靈氛之詞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百神翳其備降兮九疑續其並迎皇剌剌其揚靈兮告余以吉故曰勉升降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湯禹儼而求合兮墊臯繇而能調苟中情其好修兮何必用夫行媒說操鑿成傳變兮武丁月

而不疑昌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驪鳩之先鳴兮使百草為之不芳何瓊珮之偃蹇兮衆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亮兮恐嫉妒而折之時續紛其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嗚其有他故兮莫好

修之害也靈氛弟言世之幽味而已巫咸則言黨人之害益深中材畏而從之矣是既無復同志之人而居此則必遭其折害而死其勢益危矣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椒專佞以慢詬兮櫓又欲充其佩褱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祇固時俗

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覽椒蘭其若茲兮又况揭車與江離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芳菲非而難虧兮芬至今猶未沫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及余節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以上皆靈氛既告余以

吉占兮靈氛則巫咸曰日乎吾將行復夜以爲晝兮青黃繫以爲履為余履履追兮雖各良以爲車可惟

則既也也自道昔道夫與魯兮除修遊以周流揚靈覽之瞻藹兮鳴玉聲之味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

則死從彭咸。遭晉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翔翔之翼翼。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麾蛟龍使染津兮。詔西皇使涉予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爲期。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軾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委移。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奏九歌而舞韶兮。聊假日以愉樂。陞升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余馬懷兮。蜷局顧而不行。亂曰。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九章

竊疑此篇與離騷同時作故有重著之語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以聽直。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疣。志儂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述兮。情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晉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讎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哈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譽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悒余侘傺兮。又冀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貽兮。顯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佗條之煩惑兮。中悶替之惛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及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藥而吹整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遠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同極

而異路兮。又何以爲此。援也。晉中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矯直而不豫兮。眩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矧弋機而在上兮。尉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偃偃以千僚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青膺腫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檣木蘭以矯蕙兮。繫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橋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惜誦○○○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璫。世澗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游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且余濟於江湖。乘鄂渚而反顧兮。歎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舉。低余車兮。方林。乘輪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疑滯。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苟余心其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淑浦余遭迴兮。迷不知吾之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及猿猴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霧霏而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贏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靈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佗傺。忽乎吾將行兮。

涉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遷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鼉鼓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匿荒忽其焉極。望夫君兮。哀君而不。再尋塗。畏秋而太息兮。

古之所居兮。今途途而來。東光靈神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退。昔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境以遠望兮。...

皇天之不命兮。何百姓之震懼。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中故鄉而就遠兮。望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
終懷兮。甲之量器以行發。郡都而去。聞兮。惟恍。忽世。清極。揚。以。密。與。兮。與。與。而。不。再。得。整。畏。秋。而。大。難。也。

為客凌陽侯之汜。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絀結而不解兮。思瘞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
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
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士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蘇離賦王帶放風子於江南在今江西饒信
在長湘之閩處鄧之南作涉江時也招魂曰路貫盧江兮左長博盧江古則彭蠡之水故山曰廬山漢利廬江郡猶在
江南後乃移鄧江北北地志云盧江出隴陽東南北入江蓋彭蠡東源出今饒州東界者古隴陽界及此故風子曰當隴
陽之焉至言不意其忽至此也其後隴陽南界乃益狹乃隘有今南陵銅陵縣耳運也森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
舟下澤者乘流下也上洞庭下江者言其地處之上下非風子是時已南入洞庭也邱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不信兮。至今
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佗僚而含蹙。外承歡之杓約兮。謀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
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怙慨。衆暨
蹶而日進兮。美超遠而踰邁。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一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羆死必首邱。信非吾罪而棄
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嘆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
多怒兮。傷余心之優優。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音君與我成言兮。曰
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
怒。願承間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蠶而不聞。固切人
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至今其庸亡。言所陳成敗得失無不耿著其言猶在而至今已驗乎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
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為像兮。指彭咸以為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

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抽怨兮并日夜而無正橘君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
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娉佳麗兮泮獨處此異域既惇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自
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鄴路之遠遠兮魂一夕而九逝
此承上文言我初陳言明知報之不爽而君乃不聽安得無惻乎懷王入秦漢漢而北故託言有鳥而悲傷其南望鄴而不得反也故曰雖流放瞻顧楚國隱心懷王不忘欲返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
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蹇蹇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
之從容言懷王以信直而為秦欺矣又無行理為通一習王尚不知子之心所謂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懷王昔
安可得哉風子所以痛心於理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威鬼暨吾願兮超回志度
行隱進兮低何夷猶宿北姑兮煩冤啓容寶沛徂兮愁嘆苦神靈遙思兮路處遠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頹聊以
自救兮懷王之事不可追矣願作頹為戒以救襄王尚可及也故曰冀幸君之一悟此篇悲傷懷王之拘困於秦其
辭致為樸切既自抒忠愛亦所以展項禮報仇之心而是時君臣方欲逸樂惡聞國恥此令尹子蘭所以開
怒也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抽思○○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泊徂南土胸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慙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
而自抑矧方以為圖兮常德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直兮大人所賊巧倖不
斷兮孰察其揆正元文處幽兮矇矓謂之不章離婁微睨兮誓以為無明變白以為黑兮剝上以為下鳳皇在箴
兮雞鶩翔舞同糶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賦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
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樸委積兮莫
知余之所有重仁集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還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何故也湯禹久遠

命各有所歸兮定心廣志余可畏懼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寶抱貞無匹兮信樂既及既而程氏生稟
命各有所歸兮定心廣志余可畏懼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寶抱貞無匹兮信樂既及既而程氏生稟

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汨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哀哀永嘆唱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讎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

懷沙○○○

思美人兮擊涕而歔哈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冤兮陷滯而承謫申且以舒中情兮志沈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辰兮遭元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愧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嘗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遂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時指嶧冢之西隈兮與纊黃以爲期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擊大薄之芳茝兮蹇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解薄薄與雜萊兮備以爲交佩佩纒紛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儻佷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兮揚厥憑而不踈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粉郁郁其遠蒸兮瀟瀟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薛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奉先功以照下兮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彊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媵祕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徵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

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讓朕之溷濁兮賊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辜兮被譴謗而見尤慙光景而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元淵兮遂自忍而沈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靡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軛靡而被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百里之爲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寧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讓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訕謔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且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歿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靡兮使諛諛而自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慕母政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自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寃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汜淝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黜陟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靡君之不識

惜往日○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剝棘圓果搏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纒宜修姱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竄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閉心自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

橘頌○竊疑此篇尚在懷王朝初被讒時所作故首言后皇未言年歲雖少也楚湘江平騷卷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就虛僞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羣兮草直比而不芳魚鼈辨以自別兮交足下兮

所少能往人之屬極兮折芳椒以自處曾飲飲之難堪兮獨隱代而思慮涕泣交而憂鬱兮思不眠以至廢終長

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歎歎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惑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紕思心以爲纒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珮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芻芻其若類兮，時亦冉冉而將至。蘋蘩槁而節離兮，芳已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簞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吟而投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鞮鞮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凌大波而流風兮，托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據虹兮，遂條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冱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瘳以憚煖。馮崑崙以激霧兮，隱岐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礚礚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茫茫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蛇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汜滴滴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烟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慙慙。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屠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名之何益。心絳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悲回風

辭賦類一

屈原遠游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游。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汗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怳愴恍而乖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儻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澹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傳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羣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會。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髮髯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氣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躍靈暈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薰。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攬兮。晉將從王喬而娛戲。浪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蠱穢除。順凱風以從游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靈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邱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氣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頰以晚顏兮。精純粹而始壯。質銷鑠以灼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而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闈其開關兮。排閭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大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句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大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迤。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儷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馳騫。驪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挽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末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皇翼其承旂兮。遇躡收乎西皇。擊誓星以爲旂兮。舉斗

師以爲是... 卷之... 左... 右... 以爲... 志... 以爲... 志... 以爲... 志...

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游鸞霧之流波。時曖曖其騰莽兮。召元武而奔騰。後文昌。伐蜀。行兮。還著。羽以並
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侍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咨睢以担橋。內欣欣
而自美兮。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
兮。長太息而掩涕。汨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砥。指炎禪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潤澆
而自淨。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虛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鸞夷。元
蠃蟲象並出進兮。形彫虬而透蛇。雌蜺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
并節以馳驚兮。遠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顛頂乎增冰。歷元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紛羸而見
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儻忽而
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絕無爲以寧靖兮。與泰初而爲鄰。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復見。竭智盡忠。讒譖於譏。心煩意亂。不知所從。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
決之。詹尹乃端策拂龜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朴以忠乎。將送往勞來。斯無窮乎。寧誅鋤草茅
以力耕乎。將游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呶呶慄
斯。嗻呀。嚙晧。以事婦人乎。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將汨
汨若水中之鳧乎。與波上下。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抗軛乎。將隨騫馬之迹乎。寧與黃鸞比翼乎。將與雞鶩爭
食乎。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蟬翼爲重。千鈞爲輕。黃鐘毀棄。瓦釜雷鳴。譴人高張。賢士無名。于嗟
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詹尹乃釋策而謝曰。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運。神有
所不通。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

屈原漁父○○

屈原既放游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世人皆濁我獨清衆人皆醉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萬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滌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歠其醪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乃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遂去不復與言

辭賦類三

宋玉九辯○○○

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憐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兮送將歸涼寥兮天高而氣清寂寥兮收潦而水清懣懣兮薄寒之中人愴愴兮去故而就新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廓落兮羈旅而無友生惆悵兮而私自憐燕翩翩兮辭歸兮蟬寂寞而無聲雁噙噙而南游兮銀鬲凋晰而悲鳴獨申旦而不寐兮哀蟋蟀之宵征時豐豐而過中兮塞淹留而無成

悲憂窮蹙兮獨處靡有美一人兮心不釋去鄉離家兮來遠客超逍遙兮今焉薄惠思君兮不可化君不知兮可奈何蓄怨兮積思心煩懣兮忘食事願一見兮道余意君之心兮與余異軍駕兮竭而歸不得見兮心悲倚結輪兮大息涕潸潸兮霑軾慷慨絕兮不得中管亂兮迷惑私自憐兮何極心怛怛兮諒直

皇天平兮四時兮縉獨悲此漚秋白露既下降百草兮奄離披此梧揪去白日之昭昭兮襲長夜之悠悠離芳藹之方壯兮余委約而悲愁秋既先戒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收恢台之孟夏兮然坎僂而沈藏葉菸邑而無色兮枝傾單而交黃顏望益而將罷兮柯髮靡而委黃蕭蕭兮之可哀兮形銷鑠而疾傷惟其紛糅而將落兮恨

其來時而無當覽離離而下節兮則悲者以用羊豕忽然而道盡欲欲公歸之誠將歸於生之不時矣遊此世之

其失時而無當覽。辭暫而下節兮。聊逍遙以杜羊。歲忽忽而追盡兮。志弁蓋之弗辨。惟介生之不時兮。逢此世之
促。攘濟容與而獨倚兮。蟋蟀鳴此西堂。心怵而震盪兮。何所憂之多。方仰明月而太息兮。步列星而極明。
竊悲夫。蕙華之曾敷兮。紛旖旎乎都房。何曾華之無賞兮。從風雨而飛颺。以爲君獨服此蕙兮。嗟無以異於衆芳。
閱奇思之不通兮。將去君而翱翔。心閱憐之慘悽兮。願一見而有明。重無怨而生離兮。中結軫而增傷。豈不鬱陶。
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猛犬狴狴而迎吠兮。關梁閉而不通。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而得乾。塊獨守此
無澤兮。仰登雲而永歎。

何時俗之工巧兮。背繩墨而改錯。却鐵駘而不乘兮。策驚駟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驎兮。誠莫之能善御。見執轡者
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鳧雁皆嗟夫。梁藻兮。鳳愈颺翔而高舉。圍鑿而方枘兮。吾固知其鉅鍔而難入。衆鳥皆
有所登棲兮。鳳獨違違而無所集。願銜枚而無言兮。嘗被君之渥洽。太公九十乃顯榮兮。誠未過其匹合。謂騏驎
兮。安歸謂鳳皇兮。安棲變古易俗兮。世衰今之相者兮。舉肥騏驎伏匿而不見兮。鳳皇高飛而不下。鳥獸猶知懷
德兮。何云賢士之不處。驥不驟進而求服兮。鳳亦不貪餼而忘食。君棄遠而不察兮。雖願忠其焉得。欲寂寞而絕
端兮。竊不敢忘初之厚德。獨悲愁其傷人兮。馮鬱鬱其何極。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尙垂其弗濟。霰雪零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微幸而有待兮。泊莽莽與堊草同
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絕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
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晟兮。恐時世之不固。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鑿。獨耿介而不
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榆而爲飽兮。
衣不苟而爲溫。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塞充佩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
不得見乎陽春。

觀杪秋之遙夜兮。心繚悵而有哀。春秋遑遑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僂。偕白日
日晚。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滅毀。歲忽忽而道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搖悅而日忝兮。然悵悵而無冀。中憎惻
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嚶廓而無處。事臺臺而覩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汜濫之浮雲兮。森靡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雲暝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蒙蒙而蔽之。竊不自料
爾願忠兮。或黜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彼日月之照明兮。
尙黯黯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稠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
之耿介。憎愠愉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嗷嗷而日進兮。美趨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
事絲絲而多思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毀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尙可以竄藏。願寄言夫
流星兮。美儵忽而難當。卒靡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駸駸之濶濶兮。馭安用夫彊策。諒城郭
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濶翼翼而無終兮。惓惓惓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效。願沈滯而不見
兮。尙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恂恂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
皇皇而更索。寧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
之。紛惓惓而願忠兮。妒被離而韜之。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游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搏搏兮。騫諸神之湛湛。
騷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曹曹。左朱雀之菱菱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輦之
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願皇天之厚德兮。
還及君之無志。

長正召惠

有人在下我欲歸之魂魄離散汝望予之巫陽對曰學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望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
爲乃下曰自今歸來去君之巫陽何爲乎四方世苦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望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予之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謝之不能復用巫陽
焉乃下招曰魂兮歸來去君之桓幹何爲乎四方些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托些長
人千仞惟魂是索些十日代出流金鑠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些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魂兮歸來南方不可
以此些雕題黑齒得人肉以祀以其骨爲醢些蝮蛇養蠶封狐千里些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
來歸來不可久淫些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旋入雷泉懸散而不可止些幸而得脫其外曠宇些赤螻
若象元蠶若壺些五穀不生叢菅是食些其土爛人求水無所得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來恐自
遺賊些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些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
九關喙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豺狼從目往來怵恠些懸人以燧投之深淵些致命於帝然後得瞑些
歸來歸來往恐危身些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些土伯九約其角鬻鬻些敦厥血搗逐人豎經些參目虎首其
身若牛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恐自遺灾些魂兮歸來入修門些工祀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齊縵鄼縣絡些招具
該備水嘯呼些魂兮歸來反故居些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設君室靜閒安些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
高山些網戶朱綴刻方連些冬有突夏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潺湲些光風轉蕙汨崇蘭些經道入奧朱塵筵些
砥室翠翹鞋曲瓊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翦阿拂壁羅幃張些纂組綺縞結奇璜些室中之觀多珍怪些蘭膏明
燭華容備些三二八侍宿射遞代些九侯淑女多迅衆些盛鬋不同制實滿宮些容態好比順彌代些羽顏固植馨
其有意些姱容修態絙洞房些蛾眉曼睩目騰光些靡顏膩理遺視矚些離樹修幕侍君之閒些翡翠帷幃飾節高
堂些紅壁沙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桷畫龍蛇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薜荔支荷些紫莖屏風文緣波些
文異豹飾侍陂陀些軒輶既低步躡羅些蘭薄戶樹瓊木籬些魂兮歸來何遠爲些室家遂宗食多方些稻粱糈

故其風中人狀直慄慄淋淋清涼增激清冷冷愈病析醒發用耳目聳體使人此所謂大王之雌風也王曰善哉論事夫庶人之風豈可聞乎宋玉對曰夫庶人之風環然起於窮巷之間堀堞擗塵勃鬱煩冤衝孔襲門動沙礫吹死灰駭溷濁揚腐餘邪薄入甕牖至於室廬故其風中人狀直愁溷鬱殿溫致溼中心慘也生病造熱中層爲眵得目爲曠啣齧嗽獲生死不卒此所謂庶人之雌風也

宋玉高唐賦○○○

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於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崢嶸兮直上忽兮噴容須臾之間變化無窮王問玉曰此河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王曰何謂朝雲玉曰昔者先王嘗游高唐怠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爲高唐之客聞君游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邱之岨且爲朝雲暮爲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日朝視之如言改爲立廟號曰朝雲王曰朝雲始出狀若何也玉對曰其始出也嚮兮若松樹其少進也晰兮若姣姬揚袂朝日而望所思忽兮改容偕兮若駕騶馬建羽旗湫兮如風淒兮如雨風止雨霽雲無處所王曰寡人方今可以游乎玉曰可王曰其何如矣玉曰高矣顯矣臨望遠矣廣矣普矣萬物祖矣上屬於天下見於淵珍怪奇偉不可稱論王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惟高唐之大體兮殊無物類之可儀比巫山赫其無疇兮道互折而會累登峻巖而下望兮臨大邱之穉水遇天雨之新霽兮觀百谷之俱集潏洶洶其無聲兮潰淡淡而並入滂洋洋而四施兮霧湛湛而弗止長風至而波起兮若麗山之孤畝勢洶洶而相擊兮隘交引而却會壑中怒而特高兮若浮海而望碣石礫螺螺而相摩兮嶺震天之礚礚巨石溺溺之濛濛兮沫潼潼而高厲水澹澹而盤紆兮洪波淫淫之溶溶奔揚踊而相擊兮雲興聲之霏霏猛獸驚而跳駭兮妄奔走而馳邁虎豹豺兕失氣恐喙鴈鷓鴣飛揚伏竄股戰脇息安敢妄摯於長水蟲盡暴乘渚之陽鼉鼉鱣鮪交積縱橫振鱗

月舒其光，須臾之間，美貌橫生，燦兮如花，溫乎如瑩，五色並馳，不可殫形。詳而視之，奪人目精，其盛飾也。則羅綺綺織，盛文章，極服妙采，照萬方，振繡衣，被袿裳，襍不短，識不長，步齋齋兮，曜殿堂，忽兮改容，婉若游龍，乘雲翔，嬈被服，僂薄裝，沐蘭澤，含芳性，和適宜，侍旁順序，卑調心腸。王曰：若此盛矣，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神女之皎麗兮，含陰陽之渥飾，被華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奮翼，其象無雙，其美無極，毛嬌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無色，近之既妖，遠之有望，骨法多奇，應君之相，視之盈目，孰者克尙，私心獨悅，樂之無量，交希恩疏，不可盡暢，他人莫覩，王覽其狀，其狀峨峨，何可極言，貌豐盈以莊姝兮，苞溫潤之玉顏，眸子炯其精朗兮，瞭多美而可觀，眉聯娟以娥揚兮，朱脣的其若丹，素質幹之醴實兮，志解泰而體閒，旣媿於幽靜兮，又婆娑乎人間，宜高殿以廣意兮，翼放縱而綽寬，動霧縠以徐步兮，拂墀聲之珊珊，望余帷而延視兮，若流波之將瀾，奮長袖以正衽兮，立躑躅而不安，澹清靜其情，嫵兮性沈詳而不煩，時容與以微動兮，志未可乎得原，意似近而旣遠兮，若將來而復旋，寒余臍而請御兮，願盡心之惓惓，懷貞亮之潔清兮，卒與我乎相難，陳嘉辭而云對兮，吐芬芳其若蘭，精交結以來往兮，心凱康以樂歡，神獨亨而未結兮，魂煒煒以無端，含然諾其不分兮，唱揚音而哀嘆，頰薄怒以自持兮，曾不可乎犯干，於是搖珮飾鳴玉，纓整衣服，斂容顏，顧女師，命太傅，歡情未接，將辭而去，遷延引身，不可親附，似逝未行，中若相首，目眇微眇，精彩相授，志態橫出，不可勝記，意離未絕，神心恇覆，禮不遑訖，辭不及究，願假須臾，神女稱謔，迴腸傷氣，顛倒失據，闐然而冥，忽不知處，情獨私懷，誰者可語，惆悵垂涕，求之至囑。

宋玉登徒子好色賦○

大夫登徒子侍於楚襄王，短宋玉曰：玉爲人體貌閒麗，口多微辭，又性好色，願王勿與出入後宮。王以登徒子之言問於宋玉，玉曰：體貌閒麗，所受於天也，口多微辭，所學於師也，至於好色，臣無有也。王曰：子不好色，亦有說乎。

有說則止無說則退王曰天下之佳人莫若楚國楚國之麗者莫若臣里臣里之美者莫若臣東家之子臣東家之子增之一分則太長減之一分則太短著粉則太白施朱則太赤眉如翠羽肌如白雪腰如束素齒如含貝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然此女登牆闕臣三年至今未許也登徒子則不然其妻蓬頭鬢耳齟齬歷齒旁行踞跛又疥且癢登徒子悅之使有五子王孰察之誰為好色者矣是時秦章華大夫在側因進而稱曰今夫宋玉盛稱隣之女以為美色愚亂之邪臣自以為守德謂不如彼矣言玉之意以為美色必能愚亂也且夫南楚窮巷之妾邪臣之守德尚不至如彼所慮也焉足為大王言乎若臣之陋目所曾覩者未敢云也王曰試為寡人說之大夫曰唯唯臣少曾遠游周覽九土足歷五都出咸陽熙邯鄲從容鄆衛溱洧之間是時向春之末迎夏之陽鶻鷓啁啾羣女出桑此郊之姝華色含光體美容冶不待飾裝臣觀其麗者因稱詩曰遵大路兮攬子袂贈以芳華辭甚妙於時處子悅若有望而不來忽若有來而不見意密體疏俯仰異觀含喜微笑竊汝流眄復稱詩曰寤春風兮發鮮榮潔齋俟兮惠音聲贈我如此兮不如無生因遷延而辭避蓋徒以微辭相感動精神相依憑目欲其顏心願其義揚詩守禮終不過差故足稱也於是楚王稱善宋玉遂不復

宋玉對楚王問○○○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博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翱翹乎杳冥之上夫蕃離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於崑崙之墟鬣鬣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昔春受命曰日照只青氣奮發萬物遠只冥曉決行魂無連只魂魄歸來無遠遙只魂平歸徠無東無西無前無後北只東有八海涓水散散只歸龍並流上下悠悠只歸兩經臣白皓膠只歸平無東陽谷寂寥只魂平無前無後

發於地之墟葉髮實於石其音宿於子其請也八尺澤之龍豈能與之也其萬江海之土不成或故非獨鳥有風而魚有龍也土亦有之夫聖人魂音志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世之所爲哉

青春受謝 白日昭只 春氣發萬物遠只 冥陵決行 魂無遮只 魂魄歸來無遠遙只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只 東有大海 濁水激激只 螭龍並流 上下悠悠只 霖雨淫淫 白皓膠只 魂乎無東湯谷寂寥只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 千里蝮蛇蜿蜒只 山林險隘 虎豹蜿只 鱷鱓短狐 干虺騫只 魂乎無南鹹陽射只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溱洋只 豕首縱目 被髮鬢只 長爪踞牙 諛笑狂只 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魂乎無北有寒山 連龍絕只 代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 天白顛顛 寒凝凝只 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 自恣荆楚安以定只 逞志究欲 心意安只 窮身永樂 年壽延只 魂乎歸徠樂不可言只 五穀六仞 設菽梁只 鼎臚盈望 和致芳只 內鶻鷓鴣 味豹羹只 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鮮鱸甘雞 和楚酪只 醢豚苦狗 膾苴葦只 吳酸蒿蕪 不沾薄只 魂乎歸徠恣所擇只 炙鵠烝鼈 黏鶉鷓只 煎鱸臙雀 遠爽存只 魂乎歸徠 醜以先只 四耐并孰 不涇隘只 清馨凍欸 不歡役只 靈鳩云禾從穉穉飲而皆陳列於前 吳醴白蘘 和楚瀝只 魂乎歸徠 不遠惕只 代秦鄭衛 鳴竿張只 伏戲駕辯 楚勞商只 謳和揚阿 趙簫倡只 魂歸徠定空桑只 二八接武 投詩賦只 叩鐘調磬 娛人亂只 四上競氣 極聲變只 魂乎歸徠 聽歌謔只 朱脣皓齒 嫵以媵只 比德安閒 習以都只 豐肉微骨 調以娛只 魂乎歸徠 安以舒只 嫺目宜笑 娥眉曼只 容則秀雅 釋朱顏只 魂乎歸徠 靜以安只 媵修滂浩 麗以佳只 曾頰倚耳 曲眉規只 滂心綽態 皎麗施只 小腰秀頸 若鮮卑只 魂乎歸徠 思怨移只 易中利心 以動作只 粉白黛黑 施芳澤只 長袂拂面 善留客只 魂乎歸徠 以娛昔只 青色直眉 美目姁只 鬢輔奇牙 宜笑媵只 豐肉微骨 體便娟只 魂乎歸徠 恣所便只 夏屋廣大 沙堂秀只 南房小壇 觀絕壘只 曲屋步櫺 宜擾畜只 騰駕步游 獵春囿只 瓊轂錯衡 英華假只 葳蕤桂樹 鬱彌路只 魂乎歸徠 恣志慮只 孔雀盈園 音鸞皇只 鴈鴻羣晨 雜鴝鷓只 鴻鵠代游 曼鸞鷓只 魂乎歸徠 鳳皇翔只 曼澤怡面 血氣盛只 永宜厥身 保壽命只 室家盈庭 爵祿盛只 魂乎歸徠 居室定只 接徑千里 出若雲只 三圭重侯 聽類神只 靈鳩云此若雲言其

車徒從官之盛莊子讓王延之以三旌之位司馬彪本作三珪云諸侯三卿執珪蔡篤天隱孤寡存只魂乎歸徠正始見只田邑千畝人阜昌只美冒衆流

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趾

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尙賢士只發政獻行禁青暴只舉傑厭陸蓋鴻云後韓光補本朝誅譏詭只直

贏在位近禹臆只蓋鴻云呂覽求生篇禹治水得陶化益直窺橫革之交荀子成相得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乎

歸徠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矢揖

辭讓只魂乎歸徠尙三王臆

楚人以弋說楚王○○○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讎雁羅響小矢之發也何足爲大

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讎雁也齊

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邾邳者羅響也外其餘則不足弋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爲弓以勇士爲

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

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

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邾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

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碧新繳射囑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爲防朝射東宮夕發

淇邱夜加卽墨顧據午道則長城之東收而大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抵則從不待約而

可成也北游目於燕之遼東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

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爲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

豎可得而復有也平出寶弓碧新繳涉躡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

秦爲大鳥負嶽內而遠東國而正左臂繳楚之西前右臂傳楚至鄧即廣漢秦垂陳申國處既形便勢有地稱秦

豎豎力二千里則秦亦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五故對以此言襄王固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

秦爲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毳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先王爲秦所欺而客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怨尙有報萬乘白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爲大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爲從欲以伐秦

莊辛說襄王

〇〇〇 蘇按以弋說襄王及莊辛篇此與滌父宋玉對楚王東方賓雅同類並是設辭乃太史公補先生劉子政悉載彼之以爲事實爲失其旨矣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蓋從鄢郢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不顧國政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責楚國必亡矣臣請遊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與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掩於城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喙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嚼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又調乎酸醎憊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鸝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大沼俯嚼鱉鯉仰嚼蔭衡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颺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者方將修其矰盧沿其綯纆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矰確引微繳折清風而抔矣故晝游乎江湖夕調乎鼎鼐夫黃鸝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陵北游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爲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

主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蓋從。鄢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平秦王。填龜塞之內。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怍身。體戰慄。於是乃執珪而授之。爲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辭賦類四

賈生惜誓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霽濡。攀北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乙之象輿。蒼龍勳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騅建日月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驚於杳冥之中兮。休息乎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厭兮。願從容乎神明。涉丹水而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再舉兮。踏天地之圓方。臨中國之衆人兮。托回飈乎尙羊。乃至少原之壑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翱翔。念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兮。嗚鴉羣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日衰兮。固儻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同權槩而就衡。或推遙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謬謬。傷誠是之不察兮。并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數見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爲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披髮而佯狂。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壑。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乎犬羊。

長夜重疊以慮難兮維傷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允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靈德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
附後下彼聖人之神德兮遠湯世而自藏使庶幾可得語而際兮又何以異乎大羊

壽不得長乃爲賦以自廣其辭曰單閼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鵬集余舍止於坐隅兮貌甚閒暇異物來
萃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兮讖言其度曰野鳥入室主人將去請問於隄余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災淹速之
度兮語余其期鵬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曰萬物變化兮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
轉續兮變化而蟻沕穆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彊大兮夫差以
敗越棲會稽兮句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說晉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可說兮
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兮振盪相轉雲蒸雨降兮糾錯相紛大鈞播物兮塊垤無垠天不可
預慮兮道不可預謀遲速有命兮焉識其時且夫天地爲鑪兮造化爲工陰陽爲炭兮萬物爲銅合散消息兮安
有常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極忽然爲人兮何足控搏化爲異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賤彼貴我達人大觀
兮物無不可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夸者死權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意變齊同愚士
繫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惑惑兮好惡積儉真人恬漠兮獨與道息釋智遺形兮超然自喪
寥廓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縱軀委命兮不私與已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淵之
靜泛乎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浮德人無累兮知命不憂補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枚叔七發八首〇〇

楚太子有疾而吳客往問之曰僕聞太子玉體不安亦少間乎太子曰憊謹謝客客因稱曰今天下安寧四字和
平太子方寤於年意者久耽安樂日夜無極邪氣襲逆中若結轡紛屯澹淡噓唏煩醒惕惕臥不得瞑虛中
重聽惡聞入聲精神越渫百病咸生聰明眩曜悅怒不平久執不廢大命乃傾太子豈有是乎太子曰謹謝客賴
君之力時時有之然未至於也客曰今夫貴人之子必宮居而閨處內有保母外有傳父欲交無所飲食則溫

淳甘麗醜肥厚衣裳則雜選曼煖燁燁熱暑雖有金石之堅猶將銷鑠而挺解也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故曰縱耳目之欲恣支體之安者傷血脈之和且夫出輿入輦命曰蹶痿之機洞房清宮命曰寒熱之媒皓齒蛾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醜命曰腐腸之藥今太子膚色靡曼四支委隨筋骨挺解血脈淫灌手足惰蹙越女侍前齊姬奉後往來游讖縱恣乎曲房隱間之中此甘餐毒藥戲猛獸之爪牙也所從來者至深遠滯滯永久而不廢雖令扁鵲治內巫咸治外尚何及哉今如太子之病者獨宜世之君子博見彊識承間語事變度易意常無離側以爲羽翼淹洩之樂浩唐之心遁伏之志其奚由至哉太子曰諾病已請事此言客曰今太子之病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不欲聞之乎太子曰僕願聞之

客曰龍門之桐高百尺而無枝中鬱結之輪困根扶疏以分離上有千仞之峰下臨百尺之谿湍流迴波又澹淡之其根半死半生冬則烈風漂霰飛雪之所激也夏則雷霆霹靂之所感也朝則鸞黃鳴焉暮則羈雌迷鳥宿焉獨鶴晨號乎其上的鳴雞哀鳴翔乎其下於是背秋涉冬使琴摯斫斬以爲琴野繭之絲以爲絃孤子之鈞以爲隱九寡之珥以爲的使師堂操暢伯子牙爲之歌歌曰麥秀漸漸兮雉朝飛向虛壑兮背高槐依絕區兮臨迴溪飛鳥聞之翕翼而不能去野獸聞之垂耳而不能行蛟蟠蠅蟻聞之拄喙而不能前此亦天下之至悲也太子能彊起聽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犛牛之腴菜以筍蒲肥狗之和以山膾楚苗之實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噉而散於是使伊尹煎熬易牙調和熊蹯之臠芍藥之醬薄者之灸鮮經之鱠秋黃之蘇白露之茹蘭葉之酒酌以滌口山梁之餐象豹之胎小飯大歡如湯沃雪此亦天下之至美也太子能彊起嘗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鍾岱之牡齒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鹿虛瀟麥服處躁中煩外羈堅轡附易路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爲之御襄典嬰季爲之右七個人皆馬夫也

客曰此豈異苑之章南望嶺山北望雲漢浩氣在江右湖雲氣外無有於是使博學之士原其山川命草木此物屬事雖辭連類神游覽觀乃下置酒於廣殿之宮連殿而居置城廂殿殿殿元氣攝軍道那來黃池行世世謂章曰彭孔鳥

客曰觀俗之仕宦至之車前似飛鳥後類如蟻清夢成虛寐中煩外慕既至則易於忘於是伯樂相其前王良造父

客曰既登景夷之臺南望荆山北望汝海左江右湖其樂無有於是使博辯之士原本山川極命草木此物屬事
離辭連類浮游覽觀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連廊四注臺城層構粉紘元綠輦道邪交黃池紆曲涵章白鷺孔鳥
鷓鴣鵝鷓鷃鵲翠鬣紫纒螭龍德牧邑豳羣鳴陽魚騰躍奮翼振鱗激滲薜藂蔓草芳苓女桑河柳素蕖紫葢苗
松豫章條上造天梧桐并欄極望成林衆芳芬鬱亂於五風從容倚靡消息陽陰列坐縱酒蕩樂娛心景春佐酒
杜逵理音滋味雜陳肴糝錯該練色娛目流聲悅耳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揚鄭衛之皓樂使先施微舒陽文段
于吳娃間姬傳予之徒雜裙垂髻目窈心與掄流波雜杜若蒙濤塵被蘭澤嬾服而御此亦天之靡麗皓齒廣博
之樂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馴騏驥之馬駕飛輪之輿乘牡駿之乘右夏服之勁箭左烏號之雕弓游涉乎雲林周馳乎蘭澤
珥節乎江潯掩青蘋游清風陶陽氣蕩春心逐狡獸集輕禽於是極犬馬之才困野獸之足窮相御之智巧恐虎
豹憎鷲鳥逐馬鳴鑣魚陰舉角履游醫兎蹈踐麋鹿汗流沫墜寃伏陵寢無創而死者固足充後乘矣此校獵之
至壯也太子能彊起游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然陽氣見於眉宇之間侵淫而上幾滿大宅客見太子有悅色也
遂推而進之曰冥火薄天兵車雷運旌旆偃塞羽旄紛紛馳騁角逐慕味爭先徵墨廣博望之有垢純粹全犧獻
之公門太子曰善願復聞之客曰未既於是榛林深澤烟雲闇莫兕虎並作毅武孔猛袒裼身薄白刃磔磔矛戟
交錯收穫肇功賞賜金帛掩獲肆若爲牧人席旨酒嘉肴羞炮膾炙以御賓客蒲觴並起動心驚耳誠必不悔決
絕以諾貞心之色形於金石高歌陳唱萬歲無斃此真太子之所喜也能彊起而游乎太子曰僕甚願從直恐爲
諸大夫累耳然而有起色矣

客曰將以八月之望與諸侯遠方交游兄弟並觀濤平廣陵之曲江至則未見濤之形也徒觀水力之所到則

然足以駭矣。觀其所駕軼者，所擢拔者，所揚汨者，所溫汾者，所滌沔者，雖有心略辭給，固未能縷形其所由然也。恍兮忽兮，聊兮慄兮，混汨汨兮，忽兮恍兮，傲兮儻兮，浩潢漾兮，慌曠曠兮，秉意乎南山，通望乎東海，虹洞兮蒼天，極慮乎崖涘，流攬無窮，歸神日，汨乘流而下，降兮或不知其所止，或紛紜其流折兮，忽繆往而不來，臨朱汜而遠逝兮，中虛煩而益怠，莫離散而發曙兮，內存心而自持，於是澡槩胸中，灑日五藏，激澹手足，頽濯髮齒，揄棄恬怠，輪寫澳濁兮，泱狐疑發皇耳，目當是之時，雖有淹病滯疾，猶將伸偃起鬢，發警披聾而觀望之也。况直眇小煩，懣醒醲病酒之徒哉，故曰發蒙解惑，不足以言也。太子曰：善，然則濤何氣哉？客曰：不記也。然聞於師曰：似而神非者三。疾雷聞百里，江水逆流，海水上潮，山出內雲，日夜不止，衍溢漂疾，波湧而濤起，其始也洪淋淋焉，若白鷺之下翔，其少也濛濛如素車白馬，帷蓋之張，其波涌而雲亂，擾擾焉如三軍之騰裝，其旁作而奔起也，飄颻焉如輕車之勒兵，六駕蛟龍附從，太白純馳，浩蜺前後，絡繹顛顛，邱邱据据，彊彊莘莘，將將壁壘，重堅沓雜，似軍行會隱，匈磕軋盤，涌齋原不可當，觀其兩旁，則滂勃怫鬱，閭漠感突，上擊下埒，有似勇壯之卒，突怒而無畏，韜壁衝津，窮曲隨隈，踰岸出，追逼者死，當者壞，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菱軫，谷分迴翔，青蔑銜枚，桓弭節，伍子之山通厲，胥母之場，陵赤岸，簪扶桑，橫奔似雷行，誠奮厥武，如振如怒，沅沅渾渾，狀如奔馬，混混鹿鹿，聲如雷鼓，發怒，塵沓，清升踰躡，侯波奮振，合戰於籀籀之口，鳥不及飛，魚不及迴，獸不及走，紛紛翼翼，波涌雲亂，蕩取南山，背擊北岸，覆虧邱陵，平夷西畔，險戲戲崩壞，陂池決勝，乃罷，溷汨潺湲，披揚流瀉，橫暴之極，魚鼈失勢，顛倒偃側，沈沈浚浚，蒲伏連延，神物怪疑，不可勝言，直使人踣焉，洄閭悽愴焉。此天下怪異詭觀也。太子能強起觀之乎？太子曰：僕病未能也。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資略者，養姦周魏，牟楊朱墨翟，便娟詹何之倫，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

手，且老憲說，孟子幸壽而算之，冀不失一，比亦天下要言少道也。太子豈次聞之乎？於是太子膝丸而起，三換乎

若一聽聖人，辨士之言，然神中雷然，辨曰

客曰將爲太子奏方術之士有賈略者若此周馳在楊朱墨翟便相唐何之僉使之論天下之精微理萬物之是
非孔老墨翟莊子特書而錄之顧不供一此亦天下要言妙道也太子豈欲問之乎於是太子離几而起曰換平
若一聖聖人籍十二之言流多乎出書影布

漢武帝秋風辭○○○

秋風起兮白雲飛草木黃落兮雁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攜佳人兮不能忘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
簫鼓鳴兮發棹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歲時兮奈老何

漢武帝瓠子歌○○○

瓠子決兮將奈何皓皓洋洋兮閭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甯功無已時兮晉山平兮晉山平兮鉅野溢魚沸鬱兮
栢冬日延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游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皇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
兮愁吾人習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滂潏北渡運兮浚流難塞長箋兮淇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意平何以

御水隕林竹兮礎石蓄宣防塞兮萬福來

淮南小山招隱士○○○王逸以爲淮南小山之辭蓋劉文志所云淮南王羣臣賦也文選直
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山氣龍嵒兮石嵯峨谿谷嶄巖兮水曾波援猿羣兮虎豹嘷攀援桂

枝兮聊淹留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歲暮兮不自聊蟪蛄鳴兮啾啾塊兮軋山曲嘯心淹留兮洞荒忽罔
兮物懷兮慄虎豹峽叢薄深林兮人上慄嶽峯礪礪兮硃礪硯硯兮樹輪相糾兮林木菱歌青莎雜樹兮蘋草蘼靡
白鹿麇麇兮或騰或倚狀貌崑崙兮峨峨淒淒兮泚泚獼猴兮熊羆慕類兮以悲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虎豹鬪兮
旅鵲咆禽獸駭兮忘其曹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

東方曼倩答客難○○○

晝鳩先生云瑰邁宏放之氣如籀雲而上馳

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主而身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修先王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記著於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可釋好學樂道之效明白甚矣自以為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積數十年官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尙有遺行邪同胞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仰而應之曰是故非子之所能備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為十二國未有雌雄得士者彊失士者亡故說得行焉身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懼諸侯賓服威振四夷連四海之外以為帶安於覆孟天下平均合為一家動發舉事猶運之掌賢與不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淵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馳說並進輻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於衣食或失門戶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於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侍郎乎傳曰天下無善蓄雖有聖人無所施才上下相同雖有賢者無所立功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修身乎哉詩曰鐘鼓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九皋聲聞于天苟能修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得信厥說封於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孳孳修學敏行而不敢怠也譬若鵠鶴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為人之惡寒有輟其冬地不為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為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曰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上既云當修身矣而東方行事乃如有遺行者故此下復言已之修身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齋纒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不盡今世之處士時雖不用塊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得之自得之則敏且賡矣何紀明云本望武帝知之不盡

下察探與計而范蠡則公升簞於下和乎與義相操操得似世則其宜也升何難於乎世若夫燕心肝發露公之任李斯漢用鄒魯其之下齊說以如流也從如流所欲必得功者即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

下察技與言而沈齋是合于晉才丁利平與季利技藝何少復固去至七十二何易方三言者元非之月勢夢一
求備於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毅而度之使自樂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
得之自得之則微且廣矣故謂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毅而度之使自樂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
任李斯漢用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邱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者也子又何怪
之邪語曰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猶是觀之譬猶鼯鼯之襲狗狐
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惑於大
道也

辭賦類五

司馬長卿子虛賦○○

楚使子虛使於齊王悉發車騎與使者出畋畋罷子虛過杞烏有先生亡是公存焉坐定烏有先生問曰今日畋
樂乎子虛曰樂獲多乎曰少然則何樂對曰僕樂齊王之欲夸僕以車騎之衆而僕對以雲夢之事也曰可得聞
乎子虛曰可王車駕千乘選徒萬騎畋於海濱列卒滿澤罟網彌山掩兔騶鹿射麋脚麟驚於鹽浦剗鮮染輪射
中獲多矜而自功顧謂僕曰楚亦有平原廣澤游獵之地饒樂若此者乎楚王之獵孰與寡人乎僕下車對曰臣
楚國之鄙人也幸得宿衛十有餘年時從出游游於後園覽於有無然猶未能徧觀也又焉足以言其外澤乎齊
王曰雖略略以子之所聞見而言之僕對曰唯唯臣聞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覩其餘也臣之所見蓋特其小小
者耳名曰雲夢雲夢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焉其山則盤紆踴鬱隆崇嶺峯岑崑參差日月蔽虧交錯糾紛上下
青雲罷池陂陀下屬江河其土則丹青赭堊雌黃白垩錫碧金銀衆色炫耀照爛龍鱗其石則赤玉玫瑰琳瑯昆
吾城玳元厲磬石砥礪其東則有蕙圃蘅蘭茝若射干芎藭菖蒲江離蘼蕪諸柘巴苴其南則有平原廣澤登降
隨靡案衍壇曼緣以大江限以巫山其高燥則生葦菰苞荔薛莎青蘋其卑溼則生葦葭菴葭東籬彫胡蓮藕菰
蘆菴闔軒于衆物居之不可勝圖其西則有湧泉清池激水推移外發芙蓉菱華內隱鉅石白沙其中則有神龜

蛟龍瑋瑁鼈龜其北則有陰林巨樹梗枿濠樟桂椒木蘭檠離朱楊檀梨棗橘柚芬芳其土則有鷓鴣孔鸞

遠射于其下則有白虎元豹蝮蠶猖狂於是乎乃使專諸之倫手格此獸楚王乃駕馴駁之駟乘彫玉之輿摩魚

鬚之橈旃曳明月之珠旗建干將之雄戟左鳥號之彫弓右夏服之勁箭陽子驂乘媿阿為御案節未舒即陵狡

獸蹴蛩蛩躡距虛軼野馬馳騶駘乘遺風射濞駘倏伸倩剛雷動森至星流靈擊弓不虛發中必決眦洞胸達掖

絕乎心繫獲若雨獸擄草蔽地於是楚王乃弭節徘徊翱翔容與覽乎陰林此即其北之陰林觀壯士之暴怒與猛獸之恐

懼激執受誦彈觀衆物之變態於是鄭女曼姬被阿緜揄紵縞羅垂霧縠積縠縠纒紆徐委曲鬱橈谿谷粉

粉袂袂揚緇戍削蜚蠶垂鬢扶與猗靡翕呷萃蔡下靡蘭蕙上拂羽蓋錯翡翠之葢裝繆繞玉綵眇忽忽若神

仙之髣髴於是乃相與獵於蕙圃此即東之蕙圃嬋姍勃翠而上乎金隄揜翡翠射鷓鴣微鎗出蠟繳施弋白鶴連駕鵝

雙鷁下元鷁加意而後發游於清池此即西之清池浮文鷁揚旌棧張翠帷建羽蓋網瑋瑁鈎紫貝樅金鼓吹鳴籟榜人

歌聲流喝水蟲駭波鴻沸涌泉起奔揚會礪石相擊碾碾磻磻若雷響之聲聞乎數百里之外將息獠者擊靈鼓

起烽燧軍案行騎就隊繩乎淫淫殿乎裔裔於是楚王乃登雲陽之臺雲陽在巫山下此即至其高也泊乎無為澹乎自持勺藥之

和具而後御之不若大王終日馳騁曾不下輿陰割輪焯自以為娛巨竊觀之齊殆不如於是齊王無以應僕也

烏有先生曰是何言之過也足下不遠千里來貺齊國王悉發境內之士備車騎之衆與使者出攻乃欲戮力致

獲以娛左右何名為夸哉問楚地之有無者願聞大國之風烈先生之餘論也今足下不稱楚王之德厚而盛推

雲夢以為高奢言淫樂而顯侈靡竊為足下不取也必若所言固非楚國之美也無而言之是害足下之信也彰

君惡傷私義二者無一可而先生行之必且輕於齊而累於楚矣且齊東階鉅海南有琅琊觀乎成山射乎之罘

浮渤澥游孟諸邪與肅慎為隣右與暘谷為界秋田乎青邱彷徨乎海外吞若雲夢者八九於其胸中曾不帶芥

告乃叔鷹鬼章異方殊頂珍至尋賦萬端舜萃充刃其中不可勝記禹不能計然在者矣之立下文

可馬長稱上林賦〇〇

遊五湖邪與龍爲隣右與陽谷爲界林田平青邱也魯平海外存若雲夢者八九於其間中曾不帶茶
浩乃飲鸞鵠異妨厥類移在鳥獸萬物皆歸於此中不何謂其不不能計然在精英之近不敢言
流虛之樂死困之大先生又見客是以王爵不復何爲無以應哉

司馬長卿上林賦○○○

亡是公听然而笑曰楚則失矣而齊亦未爲得也夫使諸侯納貢者非爲財幣所以述職也封疆畫界者非爲守
禦所以禁淫也今齊列爲東藩而外私庸憤捐國踰限越海而田其於義固未可也且夫二君之論不務明君臣
之義正諸侯之禮徒事爭游戲之樂苑囿之大欲以奢侈相勝荒淫相越此不可以揚名發譽而適足以辱君自
損也且夫齊楚之事又焉足道乎君未親夫巨麗也獨不聞天子之上林乎左蒼梧右西極丹水更其南紫淵徑
其北終始灑澆出入涇渭鄠鎬潦瀉紆餘委蛇經營乎其內蕩蕩乎八川分流嶄背而異態東西南北馳騫往來
出乎椒邱之闕行乎洲淤之浦經乎桂林之中過乎泱泱之壑汨乎泥流順阿而下赴隘陁之口觸石激堆琦
泐乎暴怒洶湧澎湃渾沸沓汨偁側沁瀦橫流逆折轉騰騰激洑滂潏沈澗穹隆雲橫宛潭膠鬣踰波趨沓洑洑下
瀨披巖衝擁奔揚滯沛臨坻注壑瀦瀦墜沈沈隱隱砰磅訇磕澔澔漻漻漻漻鼎沸馳波跳沫汨潏漂疾悠遠
長懷寂寥無聲肆乎永歸然後灑滌演漾安翔徐回翫乎潢潢東注太湖衍溢陂池於是乎蛟龍赤螭鉅鱗漸離
鱓鱧鱖魴禺禺魼鯢鯢掉尾振鱗奮翼潛處乎深巖魚鼈謹聲萬物衆夥明月珠子的皪江靡蜀石黃磬水玉
磊砢磷磷爛爛采色滛汗叢積乎其中鴻鸕鷀搗駕鵝屬玉交精旋目煩鴛庸渠箴疵鳩盧羣浮乎其上下沈淫泛
濫隨風澹淡與波搖蕩掩薄水渚噉噉菁藻咀嚼菱藕於是乎崇山矗矗龍嵒崔巍深林巨木斬巖參嵯九峻嶷
嶸南山峨峨巖地顛鏡摧峯岵峙振溪通谷塞產溝澗鎗呀豁開阜陵別隄威颯峴厲邱虛堀礪隱聯鬱嶼登降
施靡陂池繅豸沈溶淫鬻散渙夷陸亭皋千里靡不被築掩以綠蕙被以江籬糝以麋蕪難以留夷布結縷攢戾
莎揭車薺蘭藁木射干芘蕞蘘荷蔽橙若蓀鮮支黃礫蔣茅青蘋布薺宏澤延蔓太原離靡廣衍應風披靡吐芳
揚烈郁郁菲菲衆香發越肝蠻布寫晡夔毘勃於是乎周覽泛觀續粉軋芬芒芒恍忽視之無端察之無涯日出

兮 嘜

東沼入乎西陂其南則隆冬生長涌水躍波其獸則猶旄纁犖沈牛麀赤首圍駝窮奇象犀其北則盛夏含凍裂地涉冰揭河其獸則麒麟角端駒騶駼駝蛩駘驪駃騠驪於乎離宮別館彌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閣華榱璧璫聲道纏屬步櫺周流長途中宿夷曠繁瑩臺增成慶窈洞房頰杳眇而無見仰攀椽而憚天奔星更於閨闈宛虹虹地於楯軒青龍蚺蟄於東廂象輿婉憚於西清靈園燕於閒館僊佳之倫暴於南榮醴泉涌於清室通川過於中庭盤石振崖嶽巖倚傾嵯峨嶻嶭刻削崢嶸玫瑰琳珊瑤生瑤玉芳唐玲瓏文鱗赤瑕駮華雜甯其間晃采琬琰和氏出焉於是乎盧橘夏熟黃甘橙檳枇杷燃柿亭奈厚朴椶棗楊梅櫻桃蒲陶隱夫莫楸答還離支羅乎後宮列於北園馳邱陵下平原揚翠葉机紫莖發紅華垂朱榮焯焯扈照曜鉅野沙棠櫨華楓枰櫨留落胥邪仁類并閭檄檀木蘭豫章女貞長千仞大連抱夸條直暢實葉後楸擢立叢倚連卷櫨危崔錯爰飢抗衡闔珂垂條扶疏落英幡纒粉溶箭豸狔從風瀏莅卉歛蓋象金石之聲管籥之音傑池蒞廡旋還乎後宮雜襲鬢輯被山緣谷循坂下陽視之無端窮之無窮於是乎元猿素雌雌獾飛鷗蛭蝟蠅獫狝胡藪駘棲息乎其間長嘯哀鳴翻幡互經天矯枝格偃塞杪顛踰絕梁騰殊榛捷垂條掉肴間半落陸離爛熳遠遷若此者數百千處娛游往來宮宿館舍庖廚不徙後宮不移百官備具於是乎背秋涉冬天子校獵乘鏤象六玉虬柅輿旌靡雲旗前皮軒後道游孫叔奉轡衛公參扈從橫行出乎四校之中鼓嚴簿縱獵者河江為陸泰山為櫓車騎雷起殿天動地先後陸離散別迫淫裔裔綠陵流澤雲布雨施生貔豹搏豺狼手熊謁足獾羊蒙鷓鴣綉白虎乘按續書與服志云武冠環無繼以青絲為緹加雙鷗尾五百左右虎負將虎文籍屬已賦賦識成虎文此乃所云蒙鷓鴣綉白虎也孟康注鷓鴣尾也蘇祈羽也蓋得之而善注釋註郭景純以鷓鴣為亦失之被斑女踰壑馬凌三嶮之危下磧歷之坻徑峻赴險越壑厲水椎飛廉弄獮豸格蝦蛤鏗猛氏竊驪真射封豕箭不苟害解脰陷腦弓不虛發應聲而倒於是乎乘輿珥節徘徊翱翔往來睨部曲之進退覽將帥之變態然後浸淫促節儻寬遠去流離輕禽登履狡獸白鹿捷狡兎赤電遺光耀皇天功出子育發善屬歸自存寸身榮榮

擇肉而後發先中而命處弦矢分藝殪仆然後揚節而上浮凌驚風歷駭森乘虛無與神俱馳元帥亂兵窺進孔
鸞促舞鸞拂翳鳥梢鳳皇捷鸞擗焦明道盡塗彈迴車而還招搖乎懷伴集乎北紘率乎直指隨乎反鄉蹶
石關歷封巒過鳩鵲望露架下棠梨思宜春西馳宣曲濯鷄牛首登龍臺掩細柳觀士大夫之勤略均獵者之所
得獲徒車之所輻輳步隨之所蹂若人臣之所蹈藉與其窮極倦飢驚憚囂伏不被劍刃而死者他他籍籍填阬
滿谷掩平彌澤於是乎游戲懈怠置酒乎顛天之臺張樂乎膠葛之窟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虞建翠華之旗樹
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倡萬人和山陵爲之震動川谷爲之蕩波巴淪宋蔡淮南千遮文
成顛歌族居遞奏金鼓迭起鏗鏘闐鞀洞心駭耳荆吳鄭衛之聲韶濩武象之樂陰淫案衍之音鄙鄙續紛激楚
結風俳優侏儒狄鞮之倡所以娛耳目樂心意者麗靡爛漫於前靡曼美色於後若夫青琴宓妃之徒絕殊離俗
妖冶媚都靚粧刻飾便嬾綽約柔橈嬾嬾嫵媚嬌弱曳獨繭之綸複眇闔易以卹削便嬾嬾嬾與俗殊服芬芳溫
鬱酷烈淑郁皓齒粲爛宜笑的曠長眉連娟微睇綿藐色授魂與心愉於側於是酒中樂酣天子茫然而思似若
有亡曰嗟乎此太奢侈朕以覽聽餘閒無事棄日順天道以殺伐時休息於此恐後葉靡麗遂往而不返非所以
爲繼嗣創業垂統也於是乎乃解酒罷獵而命有司曰地可墾闢悉爲農郊以贖萌隸頽牆填塹使山澤之人得
至焉寶陂池而勿禁虎宮館而勿勿發倉廩以救貧窶補不足恤鰥寡存孤獨出德號省刑罰改制度易服色革
正朔與天下爲更始於是麻吉日以齋戒襲朝服乘法駕建華旗鳴玉鸞游于六藝之圃馳騫乎仁義之塗覽觀
春秋之林射鰐首兼騶虞弋元鶴舞干戚載雲罕掩羣雅悲伐檀樂樂胥修容乎禮園翱翔乎書圃述易道放怪
獸登明堂坐清廟次羣臣奏得失四海之內靡不受獲於斯之時天下大悅向風而聽隨流而化舜然與道而遷
義刑錯而不用德隆於三王而功羨於五帝若此故獵乃可喜也若夫終日馳騁勞神苦形罷車馬之用抗士卒
之精費府庫之財而無德厚之恩務在獨樂不顧衆庶忘國家之政貪雉兔之獲則仁者不由也從此觀之齊楚

之事豈不哀哉地方不過千里而厠居九百是草木不得墾闢而民無所食也夫以諸侯之細而樂萬乘之侈僕恐百姓被其尤也於是三子愀然改容超若自矢逡巡席曰鄙人固陋不知忌諱乃今日見教謹受命矣

辭賦類六

司馬長卿哀二世賦

登彼阨之長坂兮登入會宮之嵯峨臨曲江之隴州兮望南山之參差巖巖深山之嵒嵒兮通谷豁乎嶺嶺瀕滅報以永逝兮往平皋之廣衍觀衆樹之蒼鬱兮覽竹林之榛榛東馳土山兮北揭石瀨弭節容與兮歷弔二世持身不謹兮亡國失讎僞讒不寤兮宗廟滅絕烏乎操行之不得慕華穢而不修兮魂亡歸而不食

司馬長卿大人賦兼按此賦多取於遠游遠遊先訪求中國仙人之居乃上至天帝之宮又下周覽天地之間自於微周以下分東西南北四段此賦自橫厲飛泉以正東以下分東南西北四段而求僊人之居意即載其間末六句與遠游語同然屈子意在遠去世之沈濁故云至清而與太初為鄰長卿則謂帝若果能為僊人即居此無間無見無友之地亦胡樂乎此邪與屈子語同而意別矣

世有大人兮在於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世俗之迫隘兮竭輕舉而遠游垂絳幡之素蜺兮載雲氣而上浮建格澤之長竿兮總光耀之采垂旒旬始以為慘兮杳彗星而為髻掉指橋以偃蹇兮又旖旎以招搖攬機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香渺以眩漭兮焱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螭略透麗兮驂赤驪青虬之螭螭蜿蜓低仰天矯据以驕鰲兮詘折隆窮蠶以連卷沛艾赳蜈佻以怡儼兮放散畔岸驪以辱顏踳蹶鞞容以委麗兮綢繆偃蹇怵鼻以梁倚糾蓼叫稟蹋以躑路兮葭蒙踳躍騰而狂趨洑颯卉翕燦至電過兮渙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囿而選之兮部乘衆神於瑤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一而從陵陽左元冥而右含靈兮前陸離而後矯漻斯征北僑而役羨門兮屬岐伯使俞方視融驚而蹕御兮清氛氳而後行屯余車其萬乘兮粹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其將行兮吾欲往乎

而觀四荒兮。竭渡九江而越五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而涉流沙。奄息總極汜溢水嬉兮。使靈媧鼓瑟而舞。馮夷時若。薨薨將混濁兮。召屏翳。誅風伯而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物洗忽兮。直徑馳乎三危。排閭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舒蘭風而搖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回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睹西王母。儼然白首。戴勝而穴虛兮。亦幸有三足鳥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回車竭來兮。絕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抗滄浪朝霞兮。唯咀芝英兮。嚼瓊華。媿侵薄而高蹤兮。紛鴻涌而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沱。馳游道而修降兮。鶩遺霧而遠逝。迫區中之隘陝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騎於元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覲眩暈而無見兮。聽愴怳而無聞。乘虛無而上假兮。超無友而獨存。

司馬長卿長門賦○○○

孝武皇帝陳皇后時得幸。頗妒。別在長門宮。愁悶悲思。聞蜀郡成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奉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辭。而相如爲文以悟主上。皇后復得幸。其辭曰。夫何一佳人兮。步遄遙以自虞。魂踰佚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居。言我朝往而暮來兮。飲食樂而忘人。心燦移而不省兮。交得意而相親。伊予志之慢愚兮。懷貞懃之歡心。願賜問而自進兮。得尙君之玉音。奉虛言而望誠兮。期城南之離宮。修薄具而自設兮。君曾不肯乎幸臨。鄭獨潛而專精兮。天飄飄而疾風。登蘭臺而遙望兮。神怳怳而外淫。浮雲鬱而四塞兮。天窈窕而晝陰。雷隱隱而響起兮。聲象君之車音。飄風迴而赴閨兮。舉帷幄之襜褕。桂樹交而相紛兮。芳酷烈之闐闐。孔雀集而相存兮。元猿嘯而長吟。翡翠脇翼而來萃兮。鸞鳳飛而北南。心憑噫而不舒兮。邪氣壯而攻中。下蘭臺而周覽兮。步從容於深宮。正殿塊甚造天兮。鬱並起而穹崇。閒徙倚於東廂兮。觀夫靡靡而無窮。擗王戶以撼金鋪兮。聲噌吰而似鐘音。刻木蘭以爲榱兮。飾文杏以爲梁。羅手章之游樹兮。離樓梧而相攢。施瑰木之櫨欂兮。委參差以

棟梁時鬚鬢以物類兮。象積石之將將。五色炫以相曜兮。煥爛燿而成光。綴錯石之瓊璧兮。象瑇瑁之文章。張羅綺之幔帷兮。垂楚組之連綱。撫桂楸以從容兮。覽曲臺之央央。白鶴噉以哀號兮。孤雌踣於枯楊。日黃昏而望絕兮。悵獨託於空堂。懸明月以自照兮。徂清夜於洞房。援雅琴以變調兮。奏愁思之不可長。案流徵以却轉兮。聲幼妙而復揚。貫歷覽其中操兮。意慷慨而自叩。左右悲而垂淚兮。涕流離而從橫。舒息挹而增歎兮。躑躅履起而彷徨。揄長袂以自翳兮。數昔日之誓殃。無面目之可顯兮。遂積思而就床。擗芬若以爲枕兮。席荃蘭而茝香。忽寢寐而夢想兮。魂若君之在旁。惕寐覺而無見兮。魂迢迢若有亡。衆雞鳴而愁予兮。起視月之精光。觀衆星之行列兮。畢彙出於東方。望中庭之藹藹兮。若季秋之降霜。夜曼曼其若歲兮。懷變變其不可再。更澹偃蹇而待曙兮。荒亭亭而復明。妾人竊自悲兮。究年歲而不敢忘。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威武紛紜。湛恩汪濊。羣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攬風之。所被罔不披靡。因朝臣從。隴定。峯存。叩。略。斯。榆。舉。苞。蒲。結。軌。還。轅。東。嚮。將。報。至。於。蜀。都。者。老。大。夫。摺。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今疲三郡之士。通夜郎之途。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爲左右患之。且夫叩管西夷之與中國並也。歷年茲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彊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今割齊民以附夷狄。敝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巴不化俗也。僕嘗恐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覩也。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爲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故。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秦厥成。天下晏知也。昔者洪水弗出。汜監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感之。乃璽共。塞原。决江。疏可。

平。蓋。則。豈。解。漢。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賢。位。也。豈。特。委。瑣。履。觀。物。文。章。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問。

乎無窮聲稱泆乎來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待委瑣嚙齷拘文牽俗修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必將崇論閎議創業垂統爲萬世規故馳鷺乎兼容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且詩不云乎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恥之今封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缺遺矣而夷狄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到政教未加流風猶微內之則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爲奴虜繫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蒸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不得其所今獨曷爲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豔夫爲之垂涕況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疆胡南馳使以誚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願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關沫若微牂牁鏤靈山梁孫原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統將博恩廣施遠撫長駕使疏逖不閉芻蕘闔味得輝乎光明以偃甲兵於此而息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夫拯民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衰世之陵夷繼周氏之絕業天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嘗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此方將增太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咸五下登三觀者未覩旨聽者未聞音猶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唱然並稱曰允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願聞也百姓雖勞請以身先之敝罔靡徙遷延而辭避

司馬長卿封禪文○○

冀鳩先生云封禪文相如創爲之體兼賦頌其設意措辭皆翔躡虛無非如揚班之徒誕妄貢諛爲躡實之文也通體結構若無畔岸如雲興水溢一片渾茫駿邈之氣觀揚班之作而後知相如文句句欲活

伊上古之初肇自昊穹之生民歷選列辟以迄於秦率邇者踵武逖聽者風聲紛綸威勳湮滅而不稱者不可勝

數也。繼昭夏崇號謚略可道者七十有二。君罔若淑而不昌。疇逆失而能存。軒轅之前。遐哉邈乎。其詳不可得聞。

已五三六經載籍之傳。維風可觀也。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因斯以談君莫盛於唐堯。臣莫賢於后稷。后稷創

業於唐堯。公劉發跡於西戎。文王改制。爰周邠。隆大行。越成蓋塢先生云成即成玉也。下云臨梁父登。而後陵遲

衰微。千載亡聲。豈不善始善終哉。然無異端慎所由於前。謹遺教於後耳。故軌跡夷易。遵也。湛恩龐鴻。易豐也。

憲度著明。易則也。垂統理順。易繼也。是以業隆於襁褓。而崇觀於二后。揆厥所元。終都攸卒。未有殊尤。絕跡可考。

於今者也。乘按此處文則狹小成王而夸。漢實則謂古聖謹慎之道。易遠易繼。然猶蹈梁父。登太山。建顯號。施尊

名。大漢之德。逢湧原泉。沕涌曼羨。旁魄四塞。雲布霧散。上暢九垓。下沛八埏。懷生之類。霽儒浸潤。協氣橫流。伏節

森逝。邇陬游原。遐闊冰沫。首惡鬱沒。晝昧昭晰。昆蟲團憐。回首面內。然後爾騶虞之珍羣。微麋鹿之怪獸。稟一莖

六穗於庖犧。雙貉共柢之默。獲周餘放。龜於岐。招翠黃乘。龍於沼。鬼神接靈。罔資於閒館。奇物譎詭。倣儻窮變。欽

哉符瑞。臻茲猶以為德薄。不敢道封禪。蓋周躍魚隕航。休之以療。微夫斯之為符也。以登介邱。不亦庶乎。進讓之

道。何其爽歟。於是大司馬進曰。陛下仁育羣生。義征不譴。諸夏樂貢。百蠻執贄。德侔律初。功無與二。休烈浹洽。符

瑞衆變。期應紹至。不特創見。意者泰山梁甫。設壇場望幸。蓋蓋塢先生云師古曰蓋發語辭子。號以況榮。上帝垂恩。謂當如考工記輪人為蓋之蓋。

儲祉將以慶成。陛下謙讓而弗發也。羣三神之歡。缺于道之儀。羣臣庶焉。或謂且天為質。蓋塢先生云周頌匪且。有且毛傳云且此也。

闡示珍符。固不可辭。若然辭之。是泰山靡紀。而梁父罔幾也。亦各並時而榮。咸濟厥世。而屈說者。尚何稱於後。而

云七十二君哉。夫修德以錫符。奉命以行事。不為進越也。故聖王不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以章至

尊。舒盛德。發號榮。受厚福。以浸黎元。皇皇哉。斯事天下之壯觀。王者之不業。不可貶也。願陛下全之。而後因難薦

紳先生之略術。使獲曜日月之末光。絕炎以展案。錯事。猶兼正列其義。被飾厥文。作春秋一藝。將襲舊六為七。據

之無窮。俾萬世得激清流。揚微波。飛英聲。騰賤實。前聖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為稱首者。用此。宜命掌故。悉奏其儀。

遂作頌曰。自我天覆雲之油。油甘露時雨。厥壤可游。滋液滲漉。何生不育。嘉穀六穗。我穡曷蓄。非唯雨之。又潤澤之。非唯徧之。我汜布護之。萬物熙熙。懷而慕思。名山顯位。望君之來。君乎君乎。侯不邁哉。般般之獸。樂我君圃。白質黑章。其儀可嘉。敗敗穆穆。君子之熊。蓋聞其聲。今親其來。厥塗靡從。天瑞之徵。茲亦於舜。虞氏以興。濯濯之麟。游彼靈時。孟冬十月。君祖郊祀。馳我君輿。帝用享祉。三代之前。蓋未嘗有。宛宛黃龍。興德而升。采色炫耀。煥炳燿燿。正陽顯見。覺悟黎蒸。於傳載之云。受命所乘。厥之有章。不必諱諱。依類託寓。喻以封巒。披鑿觀之。天人之際。已交上下相發。允荅聖王之德。競競翼翼。故曰於興必慮。衰安必思危。是以湯武至尊。嚴不失肅。祇舜在假典。顧省闕遺。此之謂也。

辭賦類七

揚子雲甘泉賦○○○

孝成帝時。客有薦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灑奏甘泉賦。以風其辭。曰。惟漢十世。將郊上元。定泰畤。擁神休尊。明號同符。三皇錄功。五帝郵胤。錫美拓迹。開統於是。乃命羣僚。歷吉日。協靈辰。星陳而天行。詔招搖與太陰兮。伏鈞陳使當兵。屬堪輿以壁壘兮。捐夔臚而扶猶。狂八神奔而警蹕兮。振殷轅而軍裝。蚩尤之倫。帶干將而秉玉威兮。飛蒙茸而走陸梁。齊總總以樽樽兮。其相膠輻兮。焱駭雲迅奮以方攘。駢羅列布鱗以雜沓兮。傑儼參差魚頰而鳥睒。翕赫召霍霧集而蒙合兮。半散照爛燦以成章。於是乘輿迺登。夫鳳皇兮。而翳華芝。駟蒼螭兮。六素虬。蠖略蘊綬。灘虜穆穆。帥爾陰閉。霽然陽開。騰清霄而軼浮景兮。夫何旛旒郅偈之旛旒也。流星旄以電燭兮。咸翠蓋而鸞旗。敦萬騎於中營兮。方玉車之千乘。聲靡隱以陸離兮。輕先疾雷而馭遺風。陵高衍之瞻離兮。超紆譎之清澄。登椽檠而狃天門兮。馳閭闔而入凌兢。是時未

揚子雲河東賦

伊年暮春將瘞后土禮靈祇謁汾陰於東郊因茲以勒崇垂鴻發祥隕祉欽若神明者盛哉鑠乎越不可載已於是命羣臣齊法服整靈輿迺撫翠鳳之駕六先景之乘掉奔星之流旒彊天狼之威弧張耀日之元旄揚左纛被雲梢奮電鞭驟雷輻鳴洪鐘建五旗羲和司日顏倫奉輿風發颺拂神騰鬼越千乘霆亂萬騎屈橋噓嘻旭旭天地稠駭簸邱跳轡涌渭躍涇秦神下聳阼魂負沴河靈慶賜爪華蹈襄顏監云爪古掌字辭按說文爪亦爪也從反是歸持珮之纓不得謂即掌字也水經河水下注引掌華蹈襄蓋以音近而相承失讀久矣襄漢書作襄然郊祀志及史記封禪書並作襄山此文與襄陽叶韻故知作襄為正襄形誤也遂臻陰宮穆穆肅肅障躡如也靈祇既鄉五位時欽網緼元黃將紹厥後於是靈輿安步周流容輿以覽平介山嗟文公而愍推兮勤大禹於龍門灑沈蓄於豁瀆兮播九河於東瀕登歷觀而遙望兮聊浮游以經營樂往昔之遺風兮喜虞氏之所耕歐帝唐之嵩高兮脈隆周之大霽汨低回而不能去兮行睨陔下與彭城濊南巢之坎坳兮易闕歧之夷平乘翠龍而趨河兮陟西岳之巖嶠雲翥霧而來迎兮澤滲灑而下降鬱蕭條其幽藹兮瀟沆沛以豐隆叱風伯於南北兮呵雨師於西東參天地而獨立兮廓盪盪其亡軀遵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曾何足與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羣龍麗鈞舌與驂葦收兮服元冥及祝融敦眾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撻頌隴於穆之緝熙

兮過清廟之雖離軼五帝之遐迹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從之園及類書圖之語

此文法之借行游為喻必以天道為車馬以六經為容行乎帝王之途何必歷山川以為觀覽乎

揚子雲羽獵賦疑其賦蓋漢以後制恐古人無此章說非也大司馬職鄭注號名者徵識所以相別在軍象其制為

之被之以備死事東京賦辭注揮為眉上繡織如燕尾者也以在眉上故曰負韓詩外傳子路曰白羽如月赤羽如朱然羽者則徵幟耳以其似羽非真鳥羽也賦內羽騎營營分珠事則其取相別識之義明矣

孝成帝時羽獵雄從以為昔在二帝三王宮觀臺榭沼池苑囿林藪藪澤財足以奉宗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穀土桑柘之地女有餘布男有餘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

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太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東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苑南山

西至長楊五柞北繞黃山濱渭而東周衰數百里穿昆明池象演河營建章鳳闕神明殿娑漸臺太液象海水周流方丈瀛洲蓬萊游觀侈靡窮妙極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甲車戎馬器械儲侍禁衛所營尚泰奢麗誇詡非堯舜成湯文武三驅之意也又恐後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之其辭曰或

稱義農豈或帝王之彌文哉論者云否各亦並時而得宜奚必同條而其貫則泰山之封焉得七十而有二儀是以創業垂統者俱不見其爽遐邇三五孰知其是非遂作頌曰麗哉神聖處於元宮富既與乎侔貴正與天

乎比崇齊桓曾不足使扶穀整嚴未足以為驂乘狹三王之阨僻嶠高舉而大興歷五帝之寥廓涉三皇之登闕建道德以為師友仁義與之為朋於是元冬季月天地隆烈萬物權輿於內殂落於外帝將惟田于靈之圃開北

垠受不周之制以終始顛頊元冥之統乃詔虞人典澤東延昆鄰西馳閭闔儲積共儲戍卒夾道斬叢棘夷野草禦自汧渭經營鄠鎬章皇周流出入日月天與地杳爾乃虎落三駝以為司馬圍經百里而為殿門外則正南極

下不東開尊嚴流土曷以崇山塔合圍會失爰七尊立日湯之南昆明靈召之東黃育之論業盾負羽杖隸邪

而羅石以黃計其餘者垂天之冠焉竟靈之受日月之先乎也靈星之飛黃育之論業盾負羽杖隸邪

之披換若天星之無耀若如露水之散淫淫與與前後要遊極象為圖明丹為後於感神命天孤發時靜而能極

而羅石以黃計其餘者垂天之冠焉竟靈之受日月之先乎也靈星之飛黃育之論業盾負羽杖隸邪

之披換若天星之無耀若如露水之散淫淫與與前後要遊極象為圖明丹為後於感神命天孤發時靜而能極

而羅石以黃計其餘者垂天之冠焉竟靈之受日月之先乎也靈星之飛黃育之論業盾負羽杖隸邪

之披換若天星之無耀若如露水之散淫淫與與前後要遊極象為圖明丹為後於感神命天孤發時靜而能極

而羅石以黃計其餘者垂天之冠焉竟靈之受日月之先乎也靈星之飛黃育之論業盾負羽杖隸邪

而羅者以萬計其餘荷垂天之罽張竟壁之罽際日月之朱竿曳靈星之飛旗青雲爲紉虹蜺爲纒塵之乎崑崙
之墟渙若天星之羅浩如濤水之波淫淫與與前後要遮檣槍爲闔明月爲候焚惑司命天弧發射鮮扁陸離駢
衍佻路徽車輕武鴻網繞獵殷殷軫軫被陵緣峴窮極遠者相與迥乎高原之上羽騎營明分殊事繡紛往
來輻輳不絕若光若滅者布乎青林之下於是天子乃以陽鼉始出乎元宮撞鴻鐘建九旒六白虎載靈輿蚩尤
並轂蒙公先驅立歷天之旂曳指星之旂霹靂烈缺吐火植鞭萃從流溶淋離廓落戲八鎮而開關兼按將臨時先已合圍天
子至乃復開關飛廉雲師吸嘯蕭率鱗羅布列攢以龍翰秋秋踰踰入西園切神光望平樂徑竹林蹂蕙圃踐蘭
唐舉烽烈火響者施技方馳千駒狡騎萬帥爐虎之陳從橫膠轄森拉雷厲續騁益洵洵旭天動地岌羨漫半
散蕭條數千里外若夫壯士慷慨殊別趣東西南北馳嗜奔欲地蒼獠跋犀犛蹶浮靡斯巨獬搏元猿騰空虛
距連卷蹕天蟾娛澗門莫莫紛紛山谷爲之風森林叢爲之生塵及至獲夷之徒暨松栢掌疾藝獵蒙籠麟輕飛
履殷首帶修蛇鈎赤豹揜象犀躡轡阮超唐陂車騎雲會登降闔藹泰華爲旒熊耳爲綴木仆山還漫若天外儲
與乎大浦聊浪平宇內於是天清日晏逢蒙列皆靈鳩先生云易列羽氏控弦皇車幽輶光純天地望舒彌潛翼
平徐至於上蘭移圖徙陳浸淫蹴部曲隊堅重各案行伍壁壘天旋神扶電擊逢之則碎近之則破鳥不及飛獸
不得過軍驚師駭刮野掃地及至罕車飛揚武騎聿皇蹈飛豹緝鳴陽追天寶出一方應評聲擊流光野盡山窮
囊括其雌雄沈沈溶溶遙噓乎絃中三軍茫然第允闕與亶觀夫剽禽之緹踰犀兕之抵觸熊罷之挈攫虎豹之
凌遽徒角槍題柱壁竦鸞怖魂亡魄失觸輻關脰妄發期中進退履獲劍淫輪夷邱累陵聚於是禽彈中哀相與
集於靖冥之館以臨珍池灌以岐梁溢以江河東瞰日盡西暢亡涯隨珠和氏焯燦其陂玉石響盞眩耀青焚漢
女水潛怪物暗冥不可殫形元鬻孔雀翡翠垂榮王睢關關鴻雁嚶嚶羣娛乎其中唯唯昆鳴鳧鷖振鷺上下碎
磴聲若雷霆乃使文身之伎水格鱗蟲凌堅冰犯嚴淵探巖排礫薄索蛟螭蹈猿獼據龍鼉怯靈蟪入洞穴出着

栢乘鉅鱗。鱗魚浮彭蠡。自有虞方。椎夜光之流離。剖明月之胎珠。鞭洛水之宓妃。餉屈原與彭胥。於茲乎鴻生
鉅儒。俄軒冕。雜衣裳。修唐典。匡雅頌。搢讓於前。昭光振耀。響忽如神。仁聲惠於北狄。武誼動於南隣。是以梅裘之
王胡貉之長。移珍來亨。抗手稱臣。前入圍口。後陳廬山。羣公常伯。楊朱墨翟之徒。喟然並稱曰。崇哉乎德。雖有唐
虞大夏成周之隆。何以侈茲。夫古之觀東嶽。禪梁基。舍此世也。其誰與哉。上猶謙讓而未俞也。方將上獵三靈之
光。下決醴泉之滋。發黃龍之穴。窺鳳皇之巢。臨麒麟之囿。幸神雀之林。奢雲裏。侈孟諸。非章華。是靈臺。罕徂離宮
而輟觀游。土事不飾。木功不彫。承民乎農桑。勸之以弗怠。儕男女使莫違。恐貧窮者不徧。被洋溢之饒。開禁苑。散
公儲。創道德之囿。宏仁惠之虞。馳弋乎神明之囿。覽觀乎羣臣之有亡。放雉兔。收豎粟。粟鹿芻蕘。與百姓共之。蓋
所以臻茲也。於是醇洪鬯之德。豐茂世之規。加勞三皇。勩勤五帝。不亦至乎。乃祇莊雍睦之徒。立君臣之節。崇賢
聖之業。未遑苑囿之麗。游獵之靡也。因迴軫還衡。背阿房。反未央。

揚子雲長楊賦○

此篇做難蜀父老

明年上將大誇胡人以多禽獸。秋命右扶風發民入南山。西自褒斜。東至宏農。南驅漢中。張羅網罟。捕熊羆蒙
豬。虎豹。狢狸。狐兔。麋鹿。載以檻車。輸長楊射熊館。以網爲周陸。縱禽獸其中。令胡人手搏之。自取其獲。上親臨觀
焉。是時農民不得收斂。雖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因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爲主。入子墨爲客。卿以諷
其辭曰。子墨客卿問於翰林主人曰。蒸聞聖主之養民也。仁壽而恩洽。動不爲身。今年獵長楊。先命右扶風。左太
華而右褒斜。椽巖嶺而爲弋。紆南山以爲罟。羅千乘於林莽。列萬騎於山隅。帥軍辟陸。錫戎獲。胡搃熊羆。地豪豬
木擁槍。罟以爲儲胥。此天下之窮覽極觀也。雖然。亦頗擾於農人。三旬有餘。其廬至矣。而功不圖。恐不識者外之

論其內也。僕嘗得說不能一一其詳。諸略舉其凡。而客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覆秦封豕。其土與秦
民。秦置之徒。相與鬪牙而爭之。秦使廉頗。趙使藺相如。藺相如之不厭於秦。是上帝舍顧高祖。命順斗極。趙大關

誦其內也。僕嘗倦談不能一二其詳。請略舉其凡而審自覽其切焉。客曰：唯唯。主人曰：昔有彊秦封豕其土，鑿窟其民，鑿齒之徒相與磨牙而爭之，豪俊糜泐雲擾羣黎爲之不康。於是上帝眷顧高祖，高祖奉命順斗極，運天關，橫巨海，漂崑崙，提劍而叱之所過，磨城擻邑，下將降旗，一日之戰不可殫記。當此之勤，頭蓬不暇梳，饑不及餐，羸莖生鬣，鷄介冑被鬻汗以爲萬姓請命乎。皇天迺展民之所屈，振民之所乏，規億載恢帝業，七年之間而天下密如也。逮至聖文隨風乘流，方垂意於至寧，躬服節儉，綿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夏不居，木器無文。於是後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却翡翠之飾，除雕琢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宴衍之樂，憎聞鄭衛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其後翼轸作虐，東夷橫，羌戎匪毗，閩越相亂，遐氓爲之不安，中國蒙被其難。於是聖武勃怒，爰整其旅，乃命驃衛紛紜，沸渭雲合，電發焱騰，波流機駭，豔疾如奔，星擊如震，齟碎輶輶，破穹廡，腦沙落，髓余晉，遂躡乎王庭，馘橐駝，燒煨蠡，分芻單于，磔裂屬國，夷阮谷，波幽莽，刊山石，蹂屍輿，鯨係累老弱，吮鏗搬者，金鏃淫夷者數十萬人，皆稽顙樹額，扶服蛾伏，二十餘年矣，尙不敢惕息。夫天兵四臨，幽都先加，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羗燹東馳，是以遐方疏俗，殊隣絕黨之域，自上仁所不化，茂德所不綏，莫不踴足抗首，請獻厥珍，使海內澹然，永無邊城之災，金革之患。今朝廷純仁，遵道顯義，并包晉林，聖風雲靡，英華沈浮，洋溢八區，普天所覆，莫不沾濡。士有不談王道者，則樵夫笑之，意者以爲事罔隆而不殺，物靡盛而不虧，故平不肆險，安不忘危，遇時以有年，出兵整輿，棟戎振師，五柞習馬，長楊簡力，狡獸校武，票禽迺萃，然登南山，瞰烏弋，西壓月窟，東震日域，又恐後代迷於一時之事，常以此爲國家之大務，淫荒田獵，陵夷而不禦也。是以車不安軌，日未靡旂，從者髣髴勳屬，而還亦所以奉大尊之烈，遵文武之度，復三王之田，反五帝之虞，使農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凱弟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帥與之同苦樂，然後陳鐘鼓之樂，鳴鞀磬之和，建碣磳之虞，桔

結以倚廡是以天下之士傾軀集合焦軼刺製局督加八國象身目上於季也
者皆擬於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嬰與夷吾當茲者升膏雲失路者委溝渠自握權則爲卿相又失勢則爲匹夫
譬若江湖之塵渤澥之島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鳥飛不爲之少昔三仁去而殷墟二老歸而周熾子胥死而吳亡
種蠱存而越霸五穀入而秦喜樂殺出而燕懼范雎以折摺而危穰侯蔡澤以噤吟而笑唐舉故當其有事也非
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無事也章句之徒相與坐而守之亦無所患故世亂則聖哲馳騰而不見世
治則庸夫高枕而有餘夫上世之士或解纒而相或釋褐而傅或倚夷門而笑或橫江潭而漁或七十說而不遇
或立談間而封侯或枉千乘於陋巷或擁篲而先驅是以士頗得信其舌而奮其筆望隙蹈瑕而無所詘也當今
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羣卿不揖客將相不俛眉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談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
擬足而投跡嚮使上世之士處乎世今策非甲科行非孝廉舉非方正獨可抗疏時道是非高得待詔下觸聞罷
又安得青紫且吾聞之炎者滅隆者絕雷觀火爲盈爲實天收其聲地藏其熱高明之家鬼瞰其室攫挈者
亡默默者存位極者高危自守者身全是故知元知默守道之極爰清爰靜游神之庭惟寂惟澗守德之宅世異
事變人道不殊彼我易時未知何如今子乃以鷗梟而笑鳳皇執蠅艇而嘲龜龍不亦病乎子之笑我元之尙白
吾亦笑子病甚不遇俞跗與扁鵲也悲夫客曰然則靡元無所成名乎范蔡以下何必元哉揚子曰范雎魏之亡
命也折脇拉脛免於黜索脇肩踵背扶服入囊激叩萬乘之主介涇陽抵穰侯而代之當也蔡澤山東之匹夫也
鎮頤折頰涕唾流洙西掛彊秦之相楹其咽而亢其氣擁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於洛陽嬰
敬委輅脫鞅掉三寸之舌建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通起於枹鼓
之聞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烈聖漢權制而蕭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律於唐虞之
世則諱矣有作叔孫通儀於夏殷之時則惑矣有建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乖矣有談范蔡之說於金張許史

之間則狂矣夫蕭規曹隨留侯畫策陳平出奇功若泰山響若砥礪雖其人之瞻智哉亦會其時之可爲也故爲可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不可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若夫關生收功於章臺四皓采榮於南山公孫創業於金馬驃騎發跡於承連司馬長卿竊貴於卓氏東方朔剖名於細君僕誠不能與此數子並故默然獨守吾太元

揚子雲解難

客難揚子曰凡著書者爲衆人之所好也美味期乎合口工聲調於比耳今吾子乃抗辭幽說閱意眇指獨馳騁於有亡之際而陶冶大鑪刃薄羣生歷覽者茲年矣而殊不瘡壹費精神於此而煩學者於彼譬畫者畫於無形絃者放於無聲殆不可乎揚子曰俞若夫閔言崇議幽微之途益難與覽者同也昔人有觀象於天視度於地祭法於人者天麗且彌地普而深昔人之辭迺玉迺金彼豈好爲艱難哉勢不得已也獨不見夫翠虬絳螭之將登乎天必聳身於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虛舉而上升則不能櫟膠葛騰九閔日月之經不千里則不能燭六合耀八紘泰山之高不矚矚則不能溔滂雲而散歛烝是以宓犧氏之作易也綿絡天地經以八卦文王附六爻孔子錯其象而彖其辭然後發天地之藏定萬物之基典謨之篇雅頌之聲不溫純深潤則不足以揚鴻烈而章緝熙蓋胥靡爲宰寂寞爲尸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語叫叫大道低回是以聲之眇者不可同於衆人之耳形之美者不可混於世俗之目辭之衍者不可同於庸人之聽今夫絃者高張急徽追趨逐者則坐者不期而附矣試爲之施咸池掄六韜發籥韶咏九成則莫有和也是故鍾期死伯牙絕絃鼓琴而不肯與衆鼓獲人亡則匠石斲斤而不敢妄斲師曠之調鐘堦知音者之在後也孔子作春秋幾君子之前睹也老聃有遺言貴知我者希此非其操歟

揚子雲反離騷

屈原氏之譚焉兮成臯阻於分淵靈宗切諫伯喬兮流于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平皇波因江潭而

湘記兮飲用楚之湘靈惟天朝之不歸兮何純潔而離離兮以其潔兮暗變以其精兮漢十世之屬朋兮招搖紀兮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成后土之方貞國繫承彼洪茲兮又覽異之昌辭帶詢拒而佩衡兮履履道以爲

注記兮欽甲楚之滌纍惟天軌之不踣兮何純潔而醜紛紛纍以其渙沁兮暗蟻以其纏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於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機槍以爲綦纍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籬資嫩娃之珍鬢兮響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階兮豈鴛鴦之能捷騁驛驪以曲躡兮驢騾逶卷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峻狃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暖佞兮吾纍忽焉而不蚤賸矜芟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固不如璧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慙以麗佳知衆嬖之嫉妒兮何必鬪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埃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褻離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衆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疊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慶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淵淵而投之棍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溫之費椒糴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泉纍既矣夫傳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鸚鵡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慮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捭雄鳩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昆命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邱既亡鸞車之幽藹兮焉駕八龍之委蛇臨江瀨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修之不疊改昔仲尼之去魯兮斐斐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餽獸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躡彭咸之所遺

辭賦類八

班孟堅兩都賦○○

晝鳩先生云凡所舉典於建國之規皆得其要贖而不穢詳而有體卽班氏之史材也

或曰賦者古詩之流也昔成康沒而頌聲寢王澤竭而詩不作大漢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是以衆庶說豫福應尤盛自麟赤雁芝房寶鼎之歌薦於郊廟神雀五鳳甘露黃龍之瑞以為年紀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邱壽王東方朔枚舉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兒寬太常孔臧大中大夫董仲舒按漢武帝前本有中官也大中大夫必中大夫之巨者故稱大也中大夫武帝後改為光祿大夫其秩比二千石則董生為大中大夫時其秩或中二千石或比二千石也其後大中大夫蓋不復內侍但屬光祿勳其秩僅千石反小於光祿大夫矣此必宜昭以後之制百官表未詳言其升降但云秩千石則非公卿大臣而買生自大中大夫為長沙傳亦何為降黜乎此實非舊制據孟堅此序足知表之漏闕矣又仲舒傳但云為中大夫不云為大中大夫亦是漏也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於後嗣抑亦雅頌之亞也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而後大漢之文章炳焉與三代同風且夫道有夷隆學有麤密因時而建德者不以遠近易則故臬陶歌虞奚斯頌魯同見采於孔氏列於詩書其義一也稽之上古則如彼考之漢室又如此斯事雖細然先臣之舊式國家之遺美不可缺也臣竊見海內清平朝廷無事京師修宮室浚城隍而起苑囿以備制度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瞻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故臣作兩都賦以極衆人之所眩曜折以今之法度辭曰

有西都賓問於東都主人曰蓋聞皇漢之初經營也嘗有意乎都河洛矣輟而弗康實用西遷作我上都主人聞其故而親其制乎主人曰未也願賓據懷舊之蓄念發思古之幽情博我以皇道宏我以漢京賓曰唯唯漢之西都在於雍州實日長安左據函谷二嶠之阻表以終南太華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川衆流之限汧涌其西華實之毛則九州之上腴焉防禦之阻則天地之隩區焉是故橫被六合三成帝畿周以龍興秦以虎視及至大漢受命而都之也仰悟東井之精俯協河圖之靈奉春建策留侯演成天人合應以發皇明乃眷西顧實惟作京於是希參黃我七尋來豐瓊樓道首圖畫基於意或度宏現而大起蓋自高而後乎世曾亦以崇

國歷十一之延神故錦泰而極修建金城之蕭姬明周池而成渭城三條之廣階出十一水通中內則街衢縱橫

麗歷十二之延神故翁壽而柯修建金坊之真知曠居池而凡涉披三條之風路五十二之通日才且往御治道
閭闔且千九市開場貨別墜分人不得顧車不得旋闔城溢郭旁流百塵紅塵四合烟雲相連於是既庶且富娛
樂無疆都人士女殊異乎五方游士擬於公侯列肆侈於姬姜鄉曲豪舉游俠之雄節慕原實名亞齊陵連交合
衆騁鷺平其中若乃觀其四郊浮游近縣則南望杜霸北眺五陵名都對郭邑居相承英俊之域絳冕所興冠蓋
如雲七相五公與乎州郡之豪傑五都之貨殖三選七遷充奉陵邑薰以彊翰射枝隆上都而觀萬國也封畿之
內厭土千里卓躒諸夏兼其所有其陽則崇山隱天幽林穹谷陸海珍藏藍田美玉商洛緣其隈郭杜濱其足源
泉灌注陂池交屬竹林果園芳草甘木郊野之富號爲近蜀其陰則冠以九隴陪以甘泉乃有靈宮起乎其中秦
漢之所極觀淵雲之所頌歎於是乎存焉下有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提封五萬疆場綺分溝塍刻鏤原隴龍決
渠降雨荷插成雲五穀垂穎桑麻鋪藜東郊則有通溝大漕潰渭洞河泛舟山東控引淮湖與海通波西郊則有
上囿禁苑林麓藪澤陂池連乎屬漢繚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神池靈沼往往而在其中乃有九
眞之麟大宛之馬黃支之犀條枝之鳥踰崑崙越巨海殊方異類至於三萬里其宮室也體象乎天地經緯乎陰
陽據坤靈之正位放太紫之圓方樹中天之華關豐冠山之朱堂因瓌材而究奇抗應龍之虹梁列芬檉以布翼
荷棟梓而高驥雕玉碾以居楹裁金璧以飾瓊發五色之渥彩光爛則以景彰於是左城右平重軒三階閨房圓
通門闥洞開列鐘虞於中庭立金人於端闈仍增厓而衝闕臨峻路而啓扉徇以離宮別寢承以崇臺閒館煥若
列宿紫宮是環清涼宣溫神仙長年金華玉堂白虎麒麟區宇若茲不可殫論增盤崔嵬登燎熠燿殊形詭制每
各異觀乘茵步輦惟所息宴後宮則有掖庭椒房后妃之室合歡增城安常處寧茵若椒風披香綵越蘭林蕙草
鸞鷺飛翔之列昭陽特盛隆於孝成屋不呈材牆不露形寔以藻繡絡以綸連隋侯明月錯落其間金缸銜璧是
爲列鏡翡翠火齊流耀含英懸黎垂棘夜光在焉於是元墀鈞砌玉階彤庭碾礪綵織琳瑯青瑩珊瑚碧樹周阿

而生紅羅飄綺組續粉精曜華燭俯仰如神後宮之號十有四位窈窕繁華更盛洪貴處乎斯列者蓋以百數

左右庭中朝堂百寮之位番曹魏郗謀謨乎其上佐命則垂統輔翼則成化流大漢之愷悌蕩亡秦之毒螫故令

斯人揚樂和之聲蘇按此用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事善注曰孔叢子功善者其樂和非也作畫一之歌功德著乎祖宗宗濬洽乎黎庶又有天祿

石渠典籍之府命夫悼誨故老名儒師傳講論乎六藝稽合乎同異又有承明金馬著作之庭大雅宏達於茲為

羣元元本本彈見洽聞啓發篇章校理祕文周以鈞陳之位衛以嚴更之署總禮官之甲科羣百郡之廉孝蘇按

句乃賦郎署儒林傳以博士弟子甲科為郎中故云禮官之甲科也虎賁餐衣關尹闈寺陸載百重各有典司周

其廉孝一途則若王吉京房俱以孝廉為郎是也郎選略盡於此二句

盧千列微道綺錯輦路經營修除飛閣自未央生而連桂宮北彌明光而互長樂凌墜道而超西墉提建章而連

外屬設壁門之鳳闕上觚稜而棲金爵內則別風嶠嶢眇麗巧而聳擢張千門而立萬戶順陰陽以開闔爾乃正

殿崔嵬層構歎高臨乎未央經駘盪而出馭娑洞裕詣以與天梁上反宇以蓋戴激日景而納光神明鬱其特起

遂偃蹇而上躋軼雲雨於太半虹霓迴帶於芬楣雖輕迅與標狡猶愕眙而不能階攀井幹而未半目胸轉而意

迷捨櫺檻而卻倚若顛墜而復稽魂恍恍以失度巡迴塗而下低既懲懼於登望降周流以徬徨步甬道以縈紆

又杳窅而不見陽排飛闥而上出若游目於天表似無依而洋洋前唐中而後太液覽滄海之湯湯揚波濤於嶺

石激神岳之巖巖濫瀛洲與方壺蓬萊起乎中央於是靈草冬榮神木叢生巖峻峭崿金石崢嶸抗仙掌以承露

攢雙立之金莖軼埃盪之混濁鮮顯氣之清英駟文成之不誕馳五利之所刑庶松喬之羣類時游從乎斯庭實

列仙之攸館非吾人之所寧爾乃盛娛游之壯觀奮大武乎上囿因茲以威戎夸狄耀威靈而講武事命荊州使

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闈飛羽上覆接翼側足集禁林而屯聚水衡虞人修其營表種別羣分部曲有罽罟

網連絃籠山絡野列率周而星羅雲布於是乘鸞輿備法駕帥羣臣披飛廉入苑門遂繞鄠鄠歷上蘭六師發逐

百獸駭彈震震輪雷奔電激草木塗地山淵反覆蹂躪其十二三乃拗怒而少息爾乃期門仗飛列刃鑽鏃要

快獲獲鳥驚驚...

跌滑純鳥驚網糾對懸便鎖格不耳掛聖不耳若之之皇弟
平原赤勇士厲殺狼失木豺狼儼竄爾乃移師趨險並踏潛穢窮虎奔突狂兇觸蹶許少施巧秦成力折倚標
扼猛噬脫角挫屈徒搏獨殺披師豹控熊羆曳犀犛頓象靚超洞壑越峻崖蹶斬巖巨石頽松柏叢叢林摧草木
無餘禽獸殄夷於是天子乃登屬王之館歷長楊之樹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原野蕭條目極四裔禽相
鎮壓獸相枕籍然後收禽會衆論功賜胙陳輕騎以行炮騰酒車以斟酌割鮮野食舉烽命醴饗賜畢勞逸齊大
輅鳴鑾容與徘徊集乎豫章之宇臨乎昆明之池左牽牛而右織女似雲漢之無涯茂樹蔭蔚芳草被隄蘭茝發
色畦畦猗猗若摘錦與布繡燭燿乎其陂鳥則元鶴白鷺黃鸝鸚鵡鴝鵒鴝鵒鳧鴨鵝雁朝發河海夕宿江漢沈
浮往來雲集霧散於是後宮乘輅輅登龍舟張鳳蓋建華旗祛黼帷鏡清流靡微風澹淡浮櫂女謳鼓吹震聲激
越響厲天鳥羣翔魚窺淵招白鴈下雙鶴揄文竿出比目無鴻鬣御繒繳方舟並鶯俛仰極樂遂乃風舉雲搖浮
游博覽前乘秦嶺後越九嶷東薄河華西涉岐雍宮館所歷百有餘區行所朝夕儲不改供禮上下而接山川究
休佑之所用采游童之歡謠第從臣之嘉頌於斯之時都相望邑邑相屬國藉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
舊德之名氏農服先疇之畝疏按王嘉急倉氏庫氏則倉庫車之後也又如淳商循族世之所醫工用高曾之
規矩粲乎隱隱各得其所若臣者徒觀述於舊墟聞之乎故老十分未得其一端故不能徧舉也

東都主人喟然而嘆曰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子實秦人矜夸館室保界河山信讖昭襄而知始皇矣烏觀大漢之
云爲乎夫大漢之開元也奮布衣以登皇位由數期而創萬代蓋六籍所不能談前聖靡得而言焉當此之時攻
有橫而當天討有逆而順民故婁敬度勢而獻其說蕭公權宜而拓其制時豈泰而安之哉計不得以已也吾子
曾不是睹顧矚後嗣之末造不亦暗乎今將語子以建武之治永平之事監於太清以變子之惑志往者王莽作
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於時之亂生民幾亡鬼神泯絕壑無完樞郭罔遺室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

之血秦項之灾猶不克半書契以來未之或紀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乃致命乎聖皇於是聖皇乃握
乾符闡坤披皇圖稽帝文赫發憤應若興雲霧擊昆陽怒震雷霆遂超大河跨北嶽立號高邑建都河洛紹
百王之荒屯因造化之盪滌體元立制繼天而作系唐統接漢緒茂育羣生恢復疆宇勳兼乎在昔事勤乎三五
豈特方軌並跡紛綸后辟治近古之所務蹈一聖之險易云爾哉且夫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更造夫婦
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斯乃伏羲氏之所以基皇德也分州土立市朝作舟輿造器械斯乃軒轅氏之所
以開帝功也龔行天罰應天順人斯乃湯武之所以昭王業也遷鄙改邑有殷宗中興之則焉卽土之中有周成
隆平之制焉不階尺土一人之柄同符乎高祖克已復禮以奉終始允恭乎孝文憲章稽古封岱勒成儀炳乎世
宗按六經而校德眇古昔而論功仁聖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至於永平之際重熙而累洽盛三雍之上儀
修袞龍之法服鋪鴻藻信景鑠揚世廟正聲樂神人之相允洽羣臣之序既肅乃動大輅遵皇衢省方巡狩窮覽
萬國之有無考聲教之所被故皇明以燭幽然後增周舊修洛邑扇巍巍顯翼翼光漢京於諸夏總八方而爲之
極是以皇城之內宮室光明闕庭神麗奢不可踰儉不能侈外則因原野以作苑填流泉而爲沼發蘋藻以潛魚
豐圃草以毓獸制同乎梁紉誼合乎靈囿若乃順時節而蒐狩簡車徒以講武則必臨之以王制考之以風雅歷
騶虞覽駟鐵嘉車攻采吉日禮官整儀乘輿乃出於是發鯨魚鏗華鐘登玉輅乘時龍鳳蓋葶麗和鑾玲瓏天官
象從寢威盛容山靈護野屬御方神雨師泛灑風伯清塵千乘雷起萬騎紛紜元戎竟野戈鋌翬雲羽旄埒霓旌
旗拂天焱焱炎炎揚光飛文吐爛生風傲野歎山日月爲之奪明邱陵爲之搖震遂集乎中囿陳師按屯斷部曲
列校隊勒三軍誓將帥然後舉烽伐鼓申令三驅輕車靈激驍騎電騫山基發射范氏施御弦不隄會轡不詭遇
飛者未及翔走者未及去指顧儻忽獲車已實樂不極盤殺不盡物馬踔餘足士怒未濞先驅復路屬車按節於
皇駕三纜改五牲禮神祇百靈觀明堂臨辟雍揚緝熙宣皇風登靈臺考休徵俯仰乎乾坤參象乎聖射目中

萬國之寶珍內無諸夏外無蠻貊乃盛德之業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歸

宣之所未臣。莫不陸讐水慄。奔走而來賓。遂綏哀年。開永昌春。王三朝。會同漢京。是日也。天子受四海之圖。籍膺萬國之貢。珍內撫諸夏。外綏百蠻。爾乃盛禮與樂。供帳置於雲龍之庭。陳百寮而贊羣后。究皇儀而展帝容。於是庭實千品。旨酒萬鍾。列金疊。班玉觴。嘉珍御。太牢饗。爾乃食舉雍徹。太師奏樂。陳金石。布絲竹。鍾鼓鏗鉤。管絃嘒煜。抗五聲。極六律。歌九功。舞八佾。韶武備。泰古畢。四夷聞。奏德廣所及。僭佻兕離罔不具集。萬樂備。百禮暨。皇歡浹。羣臣醉。降煙燭。調元氣。然後撞鐘告罷。百寮遂退。於是聖上親萬方之歡娛。又沐浴於膏澤。懼其侈心之將萌。而怠於東作。乃申舊章。下明詔。令有司班憲度。昭節儉。示太素。去後宮之麗飾。損乘輿之服御。抑工商之淫業。興農桑之盛務。遂令海內棄末而反本。背僞而歸真。女修織紉。男務耕耘。器用陶匏。服尚素元。恥纖靡而不服。賤奇麗而弗珍。捐金於山。沈珠於淵。於是百姓滌瑕盪穢。而鏡至清。形神寂寞。耳目不營。嗜欲之源滅。廉恥之心生。莫不優游而自得。玉潤而金聲。是以四海之內。學校如林。庠序盈門。獻酬交錯。俎豆莘莘。下舞上歌。蹈德詠仁。登降飫宴之禮既畢。因相與嗟嘆。元德讖言宏說。咸含和而吐氣。頌曰。盛哉乎斯世。今論者但知誦虞夏之書。詠殷周之詩。講羲文之易。論孔氏之春秋。罕能稽古今之清濁。究漢德之所由。唯子頗識舊典。以往馳騁乎未流。溫故知新。已難而知德者鮮矣。且夫僻界西戎。險阻四塞。修其防禦。孰與處乎土中。平夷洞達。萬方輻湊。秦嶺九嶷。涇渭之川。曷若四瀆五嶽。帶河沂洛。圖書之淵。建章甘泉。館御列仙。孰與靈臺明堂。統和天人。太液昆明。鳥獸之囿。曷若辟雍海流。道德之富。游俠踰侈。犯義侵禮。孰與同履法度。翼翼濟濟。子往習秦阿房之造天。而不知京洛之有制。諫函谷之可關。而不知王者之無外。主人之辭未終。西都賓翼然失容。逡巡降階。悞然意下。捧手欲辭。主人曰。復位。今將授子五篇之詩。賓既卒業。乃稱曰。美哉乎斯詩。義正乎揚雄。事實乎相如。匪唯主人之好學。蓋乃遭遇乎斯時。小子狂簡。不知所裁。既聞正道。請終身而誦之。其辭曰。

於昭明堂明堂孔陽聖皇宗祀穆穆煌煌上帝宴饗五位時序誰其配之世祖光武普天率土各以其職猗歟緝
熙允懷多福

乃流辟雍辟雍湯湯擊皇泣止造舟爲梁皤皤國老乃父乃兄抑抑威儀孝友光明於赫太上示我漢行洪化唯
神永觀厥成

乃經靈臺靈臺既崇帝勤時登爰考休徵三光宣精五行布序習習祥風祈祈甘雨百穀藎藎庶草蕃廡屢惟豐
年於皇樂胥

嶽修貢兮川效珍吐金景兮獻浮雲寶鼎見兮色紛紜煥其炳兮被龍文登祖廟兮享聖神昭靈德兮彌億年

啓靈篇兮披瑞圖獲白雉兮效素鳥嘉祥阜兮集皇都發皓羽兮奮翹英容潔朗兮於淳精彰皇德兮侔周成永
延長兮膺天慶

傅武仲舞賦

楚襄王既游雲夢使宋玉賦高唐之事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觴羣臣何以娛之玉曰臣聞歌以詠言舞
以盡意是以論其詩不如聽其聲聽其聲不如察其形激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噫可以進
乎玉曰其如鄭何玉曰小大殊用鄭雅異宜弛張之度聖哲所施是又樂記干戚之容雅美蹲踞之舞禮設三爵
之制頌有醉歸之歌夫咸池六英所又陳清廟協神人也鄭衛之樂所以娛密坐接歡欣也餘日怡蕩非以風民
也其何害哉玉曰試爲寡人賦之玉曰唯唯夫何皎皎之閒夜兮明月爛以施光朱火睡其延起兮耀華屋而燿
洞房黼帳祛而結組兮鋪首炳以焜煌陳茵席而設坐兮溢金罍而列玉觴騰觴爵之斟酌兮漫既醉其樂康
顏和而怡懌兮幽情形而外揚文人不能懷其藻兮武毅不能隱其剛簡惰跳踣般紛擊兮淵塞沈蕩改恒常兮
於是鄭女出進二八徐侍妓服極麗媵媵致態貌嫵妙以妖蠱兮紅顏睡其揚華眉連娟以增繞兮目流睇而橫

波珠翠附鬢而燦燦兮華袖飛舞而飄飄兮自整裝而微風拂其衣兮玉佩珠璣而清音流兮
賦曰適乎意以宏觀兮總精靈之所來馳驟急之旋張兮慢未事之賦曲舒恢宏之廣度兮開細微之奇辯
雖之不聖兮意以宏觀兮總精靈之所來馳驟急之旋張兮慢未事之賦曲舒恢宏之廣度兮開細微之奇辯

時則慘此牽乎天者也。處沃土則逸，處瘠土則勞。此繫乎地者也。慘則勤於歡，勞則褊於惠。能違之者寡矣。小必
有之大亦宜然。故帝者因天地以致化，兆民承上教以成俗。化俗之本有與推移，何以覈諸秦據雍而疆，周即豫
而弱。高祖都西而秦光武處東而約政之興衰常由此作。先生獨不見西京之事，歎請為吾子陳之。漢氏初都在
渭之塗，秦里其朔，實為咸陽。左有嶠函，重險桃林之塞，綴以一華巨靈，轟鳳高掌，遠蹕以流河曲。厥跡猶存，右有
隴坻之隘，隔關華戎，岐梁沂雍，陳寶鳴雞在焉。於前則終南太一，隆岫崔嵬，隱麟鬱律連岡乎。嶧冢抱杜，含鄠飲
灃，吐鑄爰有藍田珍玉，是之自出。於後則高陵平原，據渭踞涇，澶漫靡迤，作鎮於近，其遠則有九嶷甘泉，涸陰涇
寒日北至而含凍，此焉清暑爾乃廣衍沃野，厥田上上，實為地之奧區，神臬音者大帝悅秦穆公而觀之，饗以鈞
天，廣樂帝有醉焉，乃為金策，錫用此土而剪諸鵠首，是時也並為疆國者有六，然而四海同宅，西秦豈不詭哉。自
我高祖之始入也，五緯相汁，以旅於東井，婁敬委輅幹非其議，天啓其心人，甚之謀及帝圖時，意亦有慮乎神祇
宜其可定以為天邑。豈伊不度思於天衢，豈伊不懷歸於扮榆，天命不滔，疇敢以渝，於是量徑輪，考廣袤，經城洫，
營郭郛，取殊裁於八都，豈啓度於往舊，爾乃覽秦制，踴周法，狹百堵之側陋，增九筵之迫脇，正紫宮於未央，表曉
闕於閭闔，疏龍首以抗殿，狀鬼峨以岌嶭，五雄虹之長梁，結莽櫟以相接，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飾華棖
與璧璫，流景曜之韓擘，雕楹玉砌，繡栒雲楣，三階重軒，鏤檻文繩，右平左城，青瑣丹墀，刊層平堂，設砌崖隴，坻愕
鱗胸，棧鬱曉嶼，襄岸夷塗，修路峻險，重門襲固，茲充是防，仰福帝居，陽曜陰藏，洪鐘萬鈞，猛虜遺遺，負筴業而餘
怒，乃奮翅而騰，驪朝堂承東，溫調延北，西有玉臺，聯以昆德，嵯峨嶢嶢，罔識所則，若夫長年神仙，宣室玉堂，麒麟
朱雀，龍興含章，譬衆星之環極，叛赫戲以輝煌，正殿路寢。飛按路寢謂長樂宮正殿其殿名大夏道車傳用朝

大廈耽耽九戶開闢嘉木樹庭芳草如積高門有閔列坐金狄內有常侍謁者

常侍與謁者皆士人忠

侍王閔李善注謂閔官誤矣中常侍後漢之制耳謁者後漢選學廉為之前漢無定制其中常侍宋靈並設傳有中常

謁中謁者張暉剛是也然權嬰亦拜為中謁者則土人為常侍謁者並可加中字靈並謂加中字為謁亦非也

八屯警夜巡警植燧殿用戒不虞後宮則昭陽飛翔增成合譚蘭林披香鳳皇鸞寧窈窕之華麗嗟內顧之所觀故其館室次第采飾繡綺裹以藻繡文以朱綠翡翠火齊絡以美玉流懸黎之夜光綴隨珠以爲燭金卮玉階彤庭輝輝珊瑚琳碧瑤珉瓊林珍物羅生煥若崑崙雖厥裁之不廣侈靡踰乎至尊於是鈞陳之外闈道穹隆屬長樂與明光徑北通於桂宮命殷爾之巧匠盡變態乎其中於是後宮不移樂不徙懸門衛供帳官以物辦恣意所幸下輦成燕窮年忘歸猶弗能徧瑰異日新殫所未見以上宮城內宮殿以下賦城外離宮獨舉甘泉建章者以帝常居此也惟帝王之神麗懼尊卑之不殊雖斯宇之既坦心猶憑而未據思比象於紫微恨阿房之不可虛願往昔之遺館獲林光於秦餘處甘泉而爽塏乃隆崇而宏敷既新作於迎風增露寒與儲胥託香基於山岡直墀寬以高居通天諺以竦時徑百常而莖擢上辨華以交紛下刻階其若削翔輞仰而弗逮况青鳥與黃雀伏樞檻而頻聽聞雷霆之相激栢梁既災越丞陳方建章是經用厭火祥營宇之制事兼未央圓闕竦以造天若雙碣之相望鳳鸞翥於臺標咸邈風而欲翔闈闔之內別風嚙曉何工巧之瑰璋交綺豁以疏窻干雲縷而上達狀亭亭以峇峇神明嘔其特起井幹疊而百增踣游極於浮柱結重疊以相承累層構而遂躋望北辰而高興消零埃於中宸集重陽之清徵瞰宛虹之長鬚紫雲師之所憑上飛闥而仰眺正觀瑤光與玉繩將乍往而未半怵悼慄而聳兢非都盧之輕趨孰能超而究升馭娑駘盪素稟桔桀杙詣承光睽罍摩谿增桴重禁鏗鏗列列反宇業業飛檐輾轉流景內照引曜日月天梁之宮實開高闈旗不脫肩結駟方斲樸幅輕羈容於一扉長廊廣廡連閣雲蔓閉庭詭異門千戶萬重閨幽闔轉相踰延翼齊窺以徑廷眇不知其所返既乃珍臺蹇產以極壯塏道邁倚以正東似闔風之遇坂橫西逾而絕金墉城尉不弛柝而內外潛通前開唐中瀾望廣豫顧臨太液滄池滌沆漸臺立於中央赫眇眇以宏敞清淵洋洋神山峨峨列瀛洲與方丈夾蓬萊而駢羅上林岑以聳靠下斬巖以崑崙長風激於別殿起洪濤而揚波浸

石蘭於重溼瀟靈芝以朱柯海若游於元渚鯨魚失流而蹉跎於是采少君之端信庶樂大之貞固立修莖之仙
掌承雲表之清露層瓊藥以朝餐必性命之可度美往昔之松喬要羨門乎天路想升龍於鼎湖豈時俗之足慕
若歷世而長存何遽營乎陵墓徒觀其城郭之制以下城則旁開三門參塗夷庭方軌十二街衢相經廬里端直

甃宇齊平北闕甲第當道直啓程巧致工期不弛陵木衣緋錦士被朱紫武庫禁兵設在蘭綺匪石匪董疇能宅
此爾乃廓開九市通園帶闈旗亭五重俯察百隧周制大胥今也惟尉瓊貨方至鳥集鱗萃賢者兼贏求者不賈

爾乃商賈百族裨販夫婦鬻良維苦蚩眩邊鄙何必昏於作勞邪贏優而足恃彼肆人之男女麗美奢乎許史若
夫翁伯濁質張里之家擊鐘鼎食連騎相過東京公侯壯何能加都邑游俠張趙之倫齊志無忌擬跡田文輕死

重氣結黨連羣實蕃有徒其從如雲茂陵之原陽陵之朱遜惇愾豁如虎如猛匪眈薑芥屍僵路隅丞相欲以贖
子罪陽石汚而公孫誅若其五縣游麗辯論之士街談巷議彈射臧否剖析豪釐劈肌分理所好生毛羽所惡成

創瘡郊甸之內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商旅聯楫隱隱展展冠帶交錯方輟接軫封畿千里統以京尹郡
國宮館以下補敘離宮苑囿百四十五右極盤丘并卷鄴鄴左暨河華遂至魏土善注右扶風有魏縣非是此當引地志也

上林禁苑誇谷彌阜東至鼎湖斜界細柳掩長楊而聯五柞繞黃山而款牛首繚垣綿聯四百餘里植物斯生動
物斯止衆鳥翩翻羣獸駉駉散似驚波聚似京峙伯益不能名隸首不能紀林藿之饒于何不有本則樅栝櫻楠

梓械榲楓嘉卉灌叢蔚若鄧林鬱蒼菱葦封櫛爽櫛檉吐葩鬪榮布葉垂陰草則葳莎菅蒹薇蕨荔芡王薊茵臺戎
葵懷羊萃葦蓬茸彌皋被岡篠蕩敷衍編町成篁山谷原隰央泮無疆迺有昆明靈沼黑水元阯周以金堤樹以

柳杞豫章珍館揭焉中峙牽牛立其左織女處其右日月於是乎出入象扶桑與濛汜其中則有龍鼉巨鼈鱣鯉
鱣鮪鮪鮪鱣鮪修額短項大口折鼻詭類殊種鳥則鷓鴣鵝鴝鴛鴦鴻鸕上春候來季秋就溫南翔衡陽北棲雁

門奮隼歸鳥沸并軒旬衆形殊豈不可勝論於是孟冬作陰以下寒風肅殺雨雪飄飄冰霜慘烈百卉具零剛

中前後無有琅歸人羣焉爲之管吹焚來平陽水木蕭蕭結置百里北社靈靈靈靈靈靈田區區天子乃罷

門前草野鳥鳴... 不可勝論... 是孟冬作爲... 樂風... 南... 北... 德... 莊...

搏擊爾乃振天維衍地絡蕩川瀆鏡林澤鳥畢駭獸局作草伏木枝雀居安計起復身此筆終終在御雙圍之

中前後無有垠錫虞人掌焉爲之營域焚萊平場柞木剪棘結置百里近杜溪零鱗鹿麋躡田區仄天子乃駕

雕軫六駿駁戴翠帽倚金戟塔弁玉纓注弁馬冠也兼按馬冠自名鐵耳左傳子玉自爲遺光儼煥建元式樹招

搖何備門改七爲戈云史記杓頭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樓鳴鳶曳雲梢弧旌枉矢虹旂婉旒華蓋承

辰天畢前驅千乘雷動萬騎龍趨屬車之過載獠獨獠匪惟玩好迺有祕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

寶儲於是豈尤秉越奮鬣被般禁禦不若以知神姦魑魅烟魘莫能逢旂兼按此六句龍虎頭陳虎旅於飛廉正壘壁上蘭

結部曲整行伍燎京薪賊雷討縱獵徒赴長莽迺卒清候武士赫怒緹衣韎鞞睚眦光炎燭天庭囂聲振海

浦河渭爲之波盪吳嶽爲之咆堵百禽懷遠駭罽奔觸喪精亡魂失歸志趨投輪關輻不邀自遇飛罕瀟飈流鏑

擗擗矢不虛舍饒不苟躍當足見躡值輪被樂僂禽斃獸爛若積礫但觀宜羅之所緝結竿受之所捏畢又族之

所攙擁徒搏之所搯搯白日未及移晷已猶其什七八若夫游鷗高翬絕阮踰斥鴳兔聯袂陵轡超壑比諸東郭

莫之能獲乃有迅羽輕足尋景追括鳥不暇舉獸不得發青骹擊於鞞下韓盧噬於縑末及其猛毅鬚鬚隅目高

眶威懾兕虎莫之敢抗乃使中黃之士育獲之儔朱鬣植髮如竿袒裼戟手奎踞盤桓鼻赤象圈巨獯樞狒

酒批廬狻楷枳落突棘藩梗林爲之靡拉模叢爲之摧殘輕銳標狡矯捷之徒赴洞穴探封狐陵重嶺獵昆餘杪

木末獲獮狢超殊榛攜飛颺是時後宮嬖人昭儀之倫常而於乘輿慕賈氏之如臬樂北風之同車盤於游畋其

樂只且於是鳥獸彈自觀窮遷延邪睨集乎長楊之宮息行夫展車馬收禽舉爵數課眾寡置互擺牲頒賜獲鹵

割鮮野饗犒勤賞功五軍六師千列百重酒車酌醴方駕授響升舉燧既醺鳴鐘磨夫馳騎駭貳廉空炙炮夥清

酣發皇恩溥洪德施徒御悅士忘罷巾車命駕廻旂右移以下相羊乎五柞之館旋憩乎昆明之池登豫章簡簞

紅蒲且發弋高鴻挂白鶴聯飛龍確不特繼往必加雙於是命舟牧爲水嬉浮鸞首翳雲之垂翟葆建羽旗齊棹

女縱權歌發引和校鳴葭奏淮南度陽阿感河馮懷湘娥驚蠅蠅悍蛟蛇然後釣魴鯉纒鯁鮪撫紫貝搏者龜掙
 水豹鬪潛牛澤虞是濫何有春秋擿溲灑搜川瀆布九罭設罝罠操鯤鮪殄水族蓮藕拔髮哈剝逞欲收斂獲獲
 麇麇擗蓼泮浪乾池滌敷上無逸飛下無遺走獲胎拾卵蚺蜥盡取取樂今日遑恤我後既定且審焉知傾地以下

陳百

大駕幸乎平樂之館張甲乙而襲翠被攢珍寶之玩好紛瑰麗以參靡臨迴望之廣場程角觝之妙戲烏獲

打鼎都盧尋撞衝狹鷲灌胸突銛鋒跳丸劍之揮霍走索上而相逢華嶽峨峨岡嶓參差神木靈草朱寶離離

會仙倡戲豹舞鵠白虎鼓瑟蒼龍吹簫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蛟蛇洪涯立而指麾被毛羽之襪襪度曲未終

雲起雪飛初若飄颻後遂霏霏復陸重閣轉石成雷礧礧激而增響磅礚象乎天威巨獸百尋是為臺延神山雀

繡欵從背見熊虎升而擎攫浹招而高援怪獸陸梁大雀踉蹌白象行孕垂鼻麟轉海鱗變而成龍狀踞踞以

蠃蠃舍利融化為仙車驅駕四鹿芝蓋九葩蟾蜍與龜水人弄蛇奇幻倏忽易貌分形吞刀吐火雲霧杳冥畫

地成川流滑通涇東海黃公赤刀粵祝冀厭白虎卒不能救挾邪作盡於是不售爾乃建戲車樹修旂倏僮逞材

上下翩翻突倒投而跟往警殞絕而復聯百馬同轡驕足並馳撞末之技態不可彌譬弓射乎西羌又顧發乎鮮

卑於是衆變盡心醒醉以下燕游聲色盤粟極悵懷萃陰戒期門微行要屈降尊就卑懷璽藏絨便旋閭闔周觀郊遂若

神龍之變化彰后皇之為貴然後歷掖庭適驩館捐衰色從嬾婉促中堂之陘坐羽觴行而無算祕舞更奏妙材

騁伎妖蟲豔夫夏姬美聲暢於虞氏始徐進而羸形似不任乎羅綺嚼清商而却轉增嬋娟以毗豸紛縱體而迅

赴若驚鶴之羣罷振朱屣於盤轡奮長褒之颯纒要紹修態麗服鷗菁賂貌流眄一顧傾城展季桑門誰能不營

列爵十四競媚取榮盛衰無常惟愛所丁衛后興於鬢髮飛燕寵於體輕爾乃逞志究欲窮身極娛鑿戒唐詩他

人是媼自君作故何禮之拘增昭儀於婕好賢既公而有侯許趙氏以無上思致董於有虞王閔爭於坐側漢載

安而不渝高祖創業繼豐承基霸勢永逸無為而怡耽樂是從何慮何思多歷年所二百餘期徒以地沃野豐百

物脫草散除周固際帝易守得之者溫諒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抵深則難朽故者委異情而醫烈強茂生生平
 二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皆會影壽世若石炭未一隅之能視此何異於成人屢過前八而後五居相祀歎不常歎

物殷早嚴險居居襟帶易守得之者疆據之者久流長則難竭柢深則難朽故秦肆情而馨烈彌茂鄙生乎三百之外傳聞於未聞之者曾髣髴其若夢未一隅之能親此何與於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土盤庚作誥帥人以苦方今聖上同天號於帝皇掩四海而爲家富有之業莫我大也徒恨不能以驪厖爲國華獨儉嗇以醒齷忘螭蟻之謂何豈欲之而不能將能之而不欲歟蒙竊惑焉願聞所以辨之之說也

安處先生於是似不能言者憮然有間乃莞爾而笑曰若客所謂未學膚受貴耳而賤目者也苟有胸而無心不能節之以禮宜其陋今而榮古矣由余以西戎孤臣而懼繆公於宮室如之何其以溫故知新研覈是非近於此惑也周姬之末不能厥政政用多僻始於宮鄰卒於金虎嬴氏搏翼擇肉西邑是時也七雄並爭競相高以奢麗楚築章華於前趙建叢臺於後秦政利膺長距終得擅場思專其侈以莫己若乃搆阿房起甘泉結雲閣冠南山征稅盡人力殫然後收以大半之賦威以參夷之刑其遇民也若薙氏之芟草旣蘊崇之又行火焉慷慨踰首豈徒踟高天踳厚地而已哉乃救死於其頸歐以就役唯力是視百姓不能忍是用息肩於大漢而欣戴高祖高祖膺籙受圖順天行誅杖朱旗而建大號所推必亡所存必固掃項軍於垓下繼子嬰於軹塗因秦宮室據其府庫作洛之制我則未暇是以西匠營宮目甞阿房規摹踰溢不度不臧損之又損然尙過於周堂觀者狹而謂之陋帝已譏其泰而弗康且高旣受命建家造我區夏矣文又躬自菲薄治致升平之德武有大啓土宇紀禪肅然之功宣重威以撫和戎狄呼韓來享咸用紀宗存主西漢本以高帝爲太祖文帝爲太宗武帝爲世宗及光武建武十九年又尊宣帝曰中宗故並日紀宗存主輟銘勳疊器歷世彌光今捨純懿而論爽德以春秋所諱而爲美諱宜無嫌於往初故蔽善而揚惡祇管子之不知言也必以肆奢爲賢則是黃帝合宮有虞總期固不如夏癸之瑤臺殷辛之瓊室也湯武誰革而用師哉蓋亦覽東京之事以自寤乎且夫天子有道守在海外守位以仁不恃隘害苟民志之不諒何云嚴險與襟帶秦負阻於二關卒開項而受沛彼偏據而規小豈如室中而圖大昔先王之經邑也掩觀九隩摩地不營土圭測景不縮

不盈。總風雨之所交。然後以建王城。審曲面勢。泝洛背河。左伊右澗。西阻九阿。東門于旋。盟津達其後。大谷通其前。迴行道乎伊闕。邪徑捷乎輟輟。太室作鎮。揭以熊耳。底柱輾流。鐔以大伾。溫液湯泉。黑丹石緇。王鮪岫居。能隨三趾。慮妃傲館。神用挺紀。龍圖授羲。龜書畀似。召伯相宅。卜惟洛食。周公初基。其繩則直。袁宏魏舒。是廓是極。經途九軌。城隅九雉。度堂以筵。度室以几。京邑翼翼。四方所視。漢初弗之宅也。故宗緒中圯。巨猾間覺。竊弄神器。歷載三六。偷安天位。於時蒸民罔敢或貳。其取威也重矣。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機槍旬始。羣凶靡餘。區宇乂寧。思和求中。睿哲元覽。都茲洛宮。日止日時。昭明有融。既光厥武。仁洽道豐。登岱勒封。與黃比崇。逮至顯宗。六合殷昌。乃崇新德。遂作德陽。崇德殿在南宮見蔡邕傳注光武時本有故曰新德陽殿在北宮見靈紀明帝始立故曰作南北宮相距三里薛綜注乃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啓南端之特闈。立應門之將將。昭仁惠於崇賢。抗義聲於金商。飛雲龍於春隆。屯神虎於秋方。建象魏之兩觀。旌六典之舊章。其內則含德章臺。天祿宣明。溫飭迎春。壽安永寧。飛閣神行。莫我能形。濯龍芳林。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善注謂池名按池固名濯龍然賦乃指謂園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蘭被涯。渚戲躍魚。淵游龜蠃。永安離宮。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修竹冬青。陰池幽流。元泉冽清。鸚鵡秋棲。鷓鴣春鳴。睢鳩麗黃。關關嚶嚶。於南則前殿雲臺。蘇驢安福。鬱門曲榭。邪阻城洫。奇樹珍果。鈎盾所職。西登少華。亭候修勅。九龍之內。實曰嘉德。西南其戶。匪離匪刻。我后好約。乃宴斯息。於東則洪池。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清籟。以下皆洛陽城外。淶水澹澹。內阜川禽。外豐葭菼。獻鷺營與龜魚。供螭蠶與羹茨。其西則有平樂都場。示遠之觀。龍雀蟠蜿。天馬半漢。瑰異譎詭。燦爛炳煥。奢未及侈。儉而不陋。規遵王度。動中得趣。於是觀禮。禮舉儀具。經始勿亟。成之不日。猶謂為之者勞。居之者逸。慕唐虞之茅茨。思夏后之卑室。乃營三宮。三宮皆在平城門外布教頻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規天矩地。授時順鄉。造舟清池。惟水泱泱。左制辟雍。右立靈臺。因進距衰。表賢簡能。馮相觀禮。祈禳禳災。於是孟春元日。羣后旁戾。百僚師師。於斯胥泊。藩國奉聘。要荒來質。且惟帝臣。獻琛執贄。當觀乎殿下者。蓋數萬以二。爾乃九賓重臚。人列崇牙。張鑼鼓設。郎將司階。虎戟交

云崇德宮在東德陽宮在西相去五十步殆是誤也

續漢志濯龍園名近北宮善注謂池名按池固名濯龍然賦乃指謂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洪池後漢書紀傳作鴻池

以下皆洛陽城外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續漢志永安北宮東北別小宮名有觀園

增思躬追養於廟祀奉蒸嘗與禴祠物牲辨省議其幅衡毛炮豚胎亦有和羹滌濯靜嘉禮儀孔明萬舞奕奕鐘
 鼓嗶嗶靈祖皇考來顧來饗神具醉止降福穰穰及至農祥晨正土膏脈起乘轡輅而駕蒼龍介馭間以剡耜躬
 三推於天田修帝籍之千畝供禘郊之粢盛必致思乎勤已兆民勸於疆場感懋力以耘耔春日載陽合射辟雍
 設業設虞宮懸金鑼發鼓路樹羽幢幢於是備物物有其容伯夷起而相儀后夔坐而為工張大侯制五豆設
 三乏屏司旌并夾既設儲乎廣廷於是皇輿風駕靈於東階以須說文靈車也一曰却車抵堂為靈消啓明掃朝霞登天光於扶
 桑天子乃撫玉輅時乘六龍發鯨魚鏗華鐘大丙珥節風后陪乘攝提運衡徐至於射宮禮事展樂物具王夏闕
 騶虞奏決拾既次彫弓斯設達餘萌於暮春昭誠心以遠喻進明德而崇業滌饗養之貪欲仁風衍而外流誼方
 激而遐鷲日月會於龍虺恤民事之勞疚因休力以息勤致歡忻於春酒執鑿刀以袒割奉觴豆於國叟降至尊
 以訓恭送迎拜乎三壽敬慎威儀示民不偷我有嘉賓其樂愉愉聲教布濩盈溢天區文德既昭武節是宣三農
 之際曜威中原歲惟仲冬大閱西園虞人掌焉先期戒事悉率百禽鳩諸靈囿獸之所同是謂告備乃御小戎撫
 輕軒中敔四牡既信且閑戈矛若林牙旗繡紛迨於上林結徒為營次和樹表司鐸授鉦坐作進退節以軍聲三
 令五申示戮斬牲陳師鞠旅教達禁成火烈具舉武士星數鵝鸕魚麗箕張翼舒軌塵掩迹匪疾匪徐馭不詭遇
 射不剪毛升獻六禽時膳四膏馬足未極輿徒不勞成禮三獸解罟放麟不窮樂以訓儉不殫物以昭仁慕天乙
 之弛咎因教祝以懷民儀姬伯之渭陽失熊羆而獲人澤浸昆蟲威振八寓好樂無荒允文允武薄狩于敖既環
 環焉岐陽之蒐又何足數爾乃卒歲大讎毆除羣瘡方相秉鉞巫覡操劊振子萬箇丹首元製桃弧棘矢所發無
 臬飛礮雨散剛暉必斨煌火馳而星流逐赤疫於四裔然後浚天池絕飛梁捐螭魅斯獠狂斬蝮蛇膳方良囚耕
 父於清冷溺女魘於神潢殘變臚與圍象瘖野仲而穢游光八靈為之震懼况敷駮與畢方度朔作梗守以鬱壘
 神荼副焉對操素葦日察區陬司執遺鬼京室密清罔有不謹於是陰陽交和庶物時育卜征考祥終然允叔乘

長思而後正乃於國風而通靈也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正以發生為諸諸於清戶度秋稼以收成觀豐年之多稼嘉田

望迥乎平益獨移楮於屋陰信復待而一軌量適冠劍於爨煖省陞以點修刀及放正迥符豈外符之首功惟
長恩而懷古俟閭風而霽退致恭祀於高祖既春游以發生啓諸螫於潛戶度秋豫以收成觀羣年之多稔嘉田
峻之匪懈勤致賚於九扈左瞰陽谷右睨元圃眇天末以遠期規萬世而大寧且歸來以釋勞膺多福以安愈總
集瑞備致嘉祥園林氏之騶虞擾澤馬與騰黃鳴女狀之鸞鳥舞丹穴之鳳皇植華平於春圃豐朱草於中唐
惠風廣被澤洎幽荒北燹丁令南諧越裳西包大秦東過樂浪重舌之人九譯僉稽首而來王是故論其遷邑易
京則同規乎殷盤改奢即儉則合美乎斯子登封禪則齊德乎黃軒爲無爲事無事永有民以孔安遵節儉尙
素樸息仲尼之克已履老氏之常足將使心不亂其所在目不見其可欲賤犀象簡珠玉藏金於山抵璧於谷翡
翠不裂玳瑁不簇所貴惟賢所寶惟穀民去末而反本咸懷忠而抱慙於斯之時海內同悅曰吁漢帝之德矣其
禪而蓋冀莢爲難蒔也故曠世而不覲惟我后能殖之以至和平方將數諸朝階然則道胡不懷化胡不柔聲與
風翔澤從雲游萬物我賴亦又何求德雷天覆輝烈光燭狹三王之趨起軼五帝之長驅踵二皇之遐武誰謂駕
遲而不能屬東京之懿未罄值亦有犬馬之疾不能究其精詳故粗爲賓言其梗槩如此若乃流遯忘反放心不
覺樂而忘節後離其戚一言幾於喪國我未之學也且夫挈瓶之智守不假器况纂帝業而輕天位瞻仰二祖厥
庸孔肆常翹翹以危懼若乘奔而無轡白龍魚服見困豫且雖萬乘之無懼猶怵惕於一夫終日不離於輜重獨
微行其焉如夫人君者黈纊塞耳車中不內顧珮以制容鑿以節塗行不變玉駕不亂步却走馬以糞車何惜驪
廐與飛兔方其用財取物常長生類之殄也賦政任役常畏人力之盡也取之以道用之以時山無槎枿敗不廩
胎草木蕃靡鳥獸阜滋民忘其勞樂輸其時百姓同於饒衍上下共其雍熙洪恩素蓄民心固結執義主夫懷貞
卽此應首忿姦隱之干命怨皇統之見替元謀設而陰行合二九而成謫登聖皇於天階章漢祚之有秩若此故
于業可樂焉今公子苟好剋民以媿樂此應首忘民怨之爲仇也好殫物以窮寵忽下叛而生憂也夫水所以載

舟亦所以覆舟。堅冰作於履霜，尋木起於蘖栽。昧旦不顯，後世猶怠。況初制於甚泰，服者焉能改裁。故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雖系以頽牆填壘，亂以收置解罟，卒無補於風規。祇以昭其愆尤，臣濟參以陵君，忘經國之長基。故函谷擊柝於東西，朝顛覆而莫持。飛按西朝繼羅指王莽凡人心是所學，體安所習。鮑肆不知其臯，翫其所以先入。咸池不齊度於鼃咳，而衆聽者或疑。能不惑者，其唯子野乎。客既醉於大道，飽於文義，勸德畏戒，喜懼交爭。罔然若醒，朝罷夕倦，奪氣褫魄之爲者，忘其所以爲談。失其所以爲夸，良久乃言曰：鄙哉乎乎，習非而遂迷也。幸見指南於吾子，若僕所聞華而不實。先生之言，信而有徵。鄙夫寡識，而今而後，乃知大漢之德馨。咸在於此，昔常恨三墳五典既泯，仰不覩炎帝帝魁之美，得聞先生之餘論，則大庭氏何以尙茲。走雖不敏，庶斯達矣。

張平子思元賦。

仰先哲之元訓兮，雖彌高而弗遠。匪仁里其焉宅兮，匪義跡其焉追。潛服膺以永靖兮，綿日月而不衰。伊中情之信修兮，慕古人之貞節。竦余身而順止兮，遵繩墨而不跌。志搏搏以應懸兮，誠心固其如結。旌性行以製佩兮，佩夜光與瓊枝。繡幽蘭之秋華兮，又綴之以江離。美髮積以酷烈兮，允塵邈而難虧。旣姱麗而鮮雙兮，非是時之攸珍。奮余榮而莫見兮，播余香而莫聞。幽獨守此側陋兮，敢怠逸而舍勤。幸二八之選處兮，嘉傳說之生殷。尙前良之遺風兮，恫後辰而無及。何孤行之煢煢兮，子不羣而介立。感鸞鷲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彼無合其何傷兮，患衆僞之冒真。日獲譴於羣弟兮，啓金滕而後信。覽蒸民之多僻兮，畏立辟以危身。曾煩毒以迷惑兮，嗟孰可與爲言。已私湛憂而深懷兮，思續紛而不理。願竭力以守義兮，雖貧窮而不改。執雕虎而試象兮，陸焦原而跟止。庶斯奉以周旋兮，要旣死而後已。俗遷渝而事化兮，泯規矩之圖方。寶蕭艾於重笥兮，謂蕙芷之不香。斥西施而弗御兮，繫驪麗以服箱。行頗僻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惟天地之無窮兮，何遭遇之無常。不抑操而苟容兮，譬臨河而無航。欲巧笑以干媚兮，非余心之所嘗。襲溫恭之黼衣兮，被禮義之繡裳。辨貞亮以爲鑿兮，雜伎藝以爲珩。

細兮繁而願以服箱行韻聲而獲志兮循法度而離殃害天地之靈兮何遠之無常不朝而朝容兮雖臨
而無飾欲巧矣以千緡兮非余心之所宜靈蒸之謂衣兮

照以 珞珞兮瓊聲遠而彌長淹棲遲以恣欲兮曜靈忽其西藏特已知而華予兮鷓鴣鳴而不芳冀一年之三秀

兮道白露之為霜時壘壘而代序兮疇可與乎比伉咨妒媻之難並兮想依韓以流亡恐漸冉而無成兮留則蔽

而不彰心猶豫而狐疑兮即歧趾而臚情文君為我端誓兮利飛遞以保名歷衆山以周流兮翼迅風以揚聲二

女感於崇嶽兮或冰折而不營天蓋高而為澤兮誰云路之不平劬自彊而不息兮蹈玉階之嶢嶢懼筮氏之長

短兮鑽竄龜以觀禎遇九臬之介鳥兮怨素意之不逞游塵外而管天兮據冥翳而哀鳴鵬鷲競於貪婪兮我修

潔以益榮子有故於元鳥兮歸母氏而後嘗占既吉而無悔兮簡元辰而傲裝且余沐浴於清源兮以下晞余髮

於朝陽漱飛泉之瀝液兮咀石菌之流英翮鳥舉而魚躍兮將往走乎八荒過少皞之窮野兮闕三邱乎句芒何

道真之淳粹兮去穢累而影輕蓬萊而容與兮鼇雖抃而不傾留瀛洲而採芝兮聊且以乎長生憑歸雲而遐逝

兮夕余宿乎扶桑飲青岑之王醴兮餐沆瀣以為糧發昔夢於木禾兮穀崑崙之高岡朝吾行於暘谷兮從伯禹

乎稽山嘉羣神之執玉兮疾防風之食言指長沙以邪徑兮存重華於南鄰以下哀二妃之未從兮翩躚處彼湘

濱流目眺夫衡阿兮覩有黎之圯墳痛火正之無懷兮託山陂以孤魂愁鬱鬱以慕遠兮越邛州而游遨躋日中

於昆吾兮醜淡火之所陶揚芒燿而絳天兮水泣汙而涌濤溫風翕其增熱兮怒鬱悒其難聊顛羈旅而無友兮

余安能乎畱茲以下顧金天而嘆息兮吾欲往乎西嶺前祝融而使舉麾兮纏朱鳥以承旗躡建木於廣都兮撫

若華而躊躇超軒轅於西海兮跨汪氏之龍魚聞此國之千歲兮曾焉足以娛余思九土之殊風兮從尋收而遂

徂歛神化而蟬蛻兮朋粹粹而為徒蹶白門而東馳兮云台行乎中野以下亂弱水之潺湲兮逗華陰之湍落號

馮夷俾清津兮權龍舟以濟予會帝軒之未歸兮悵衛佯而延佇泗河林之蓁蓁兮偉關雎之戒女黃靈曆而訪

命兮穆天道其焉如日近信而遠疑兮六籍闕而不書神遠昧其難覆兮疇克謨而從諸牛哀病而成虎兮雖逢

昆其必噬鼈令殢而尸亡兮取蜀禪而引世生錯其不齊兮離司命其不剛寶號行於代路兮後膺祚而繁厥

古

文辭類纂

卷十四

僂夫儼其正策兮八乘騰而超驪氣旄濬以天旋兮
輓旌飄以飛颺撫軫軛而還睨兮心勺灑其若湯
羨上瑟之赫戲兮何迷故而不忘左青瑠之健芝兮
右素威以司鉞前長離使拂羽兮後委水衡平元
冥屬箕伯以函風兮澗澳涇而爲清曳雲旗之離離
兮鳴玉鸞之警警涉清霄而升遐兮浮蟻蝶而上
征紛翼翼以徐戾兮森回回其揚靈叫帝閭使闢扉
兮覲天皇於瓊宮聆廣樂之九奏兮展洩洩以彤彤
考淪亂於律均兮意建始而思終惟般逸之無斃兮
懼樂牲而哀來素女撫絃而餘音兮太容吟曰念哉
既防溢而靖志兮迫我暇以翱翔出紫宮之肅肅兮
集太微之閔閔命王良掌策駟兮踰高閣之將建罔車
之暮暮兮獵青林之芒芒鬱威狐之拔刺兮射嶠嶠
之封狼觀壁壘於北落兮伐河鼓之磅礪乘天潢之汎汎兮
浮雲漢之湯湯倚招搖攝提以低回劉流兮察二紀
五緯之綢繆遙皇偃蹇天矯婉以連卷兮雜沓叢頓
廕以方颺鹹汨隱淚沛以罔象兮爛漫麗靡貌以迭湯
凌驚雷之硫礚兮弄狂電之淫裔踰雁鴻於宕冥兮貫
倒景而高厲廓盪盪其無涯兮乃今窺乎天外據開陽
而頽眠兮臨舊鄉之諳諳悲離居之勞心兮情悵悵而思歸
魂眷眷而屢顧兮馬倚轡而徘徊雖游娛以媮樂兮豈
慕之可懷出閭闔兮降天途乘森忽兮馳虛無雲菲菲兮
繞余輪風眇眇兮震余旗續連翩兮紛暗隱傴僂眩兮
反常閭收疇昔之逸豫兮卷淫放之遐心修初服之娑娑兮
長余佩之參參文章兔以粲爛兮美紛紜以從風御
六藝之珍駕兮游道德之平林結典籍而爲畧兮
毆儒墨而爲禽玩陰陽之變化兮詠雅頌之徽音
嘉曾氏之歸耕兮慕歷阪之嶽峯恭夙夜而不貳兮
因始終之所服夕惕若厲以省讐兮懼余身之未勅
苟中情之端直兮莫吾知而不慝默無爲以凝志兮
與仁義乎逍遙不出戶而知天下兮何必歷遠以劬勞
系曰天長地久歲不留俟河之清祗懷憂願得遠度以自娛
上下無常窮六區超踰騰躍絕世俗飄飄神舉逞所欲
天不可階僂夫稱柏舟

悄悄吝不飛松喬高時孰能離結精遠游使心攜迴志竭來從元謀獲我所求夫何思

辭賦類十

王子山魯靈光殿賦○○○

魯靈光殿者蓋景帝程姬之子恭王餘之所立也初恭王始都下國好治宮室遂因魯僖基兆而營焉遭漢中微盜賊奔突自西京未央建章之殿皆見廢壞而靈光歸然獨存意者豈非神明憑依支持以保漢室者也然其規煇制度上應星宿亦所以永安也予客自南鄙觀藝於魯親斯而哈曰嗟乎詩人之興感物而作故奚斯頌僖歌其路寢而功績存乎辭德音昭乎聲物以賦顯事以頌宣匪賦匪頌將何述焉遂作賦曰粵若稽古帝漢祖宗潛哲欽明殷五代之純熙紹伊唐之炎精荷天衢以元亨廓宇宙而作京敷皇極以創業協神道而太甯於是百姓昭明九族敦序乃命孝孫俾候于魯錫介珪以作瑞宅附庸而開宇乃立靈光之祕殿配紫微而爲輔承明堂於少陽昭列顯於奎之分野瞻彼靈光之爲殿也則嵯峨峩峩嶕嶢嶸嶸吁可畏乎其駭人也迢嶢儻儻豐麗博敞洞軫轉乎其無垠也邈希世而特出羌璫譎而鴻紛屹山峙以紆鬱隆岬岬乎青雲鬱塊朶以幘帳翦緝綾而龍鱗汨磴磴以瓊瓌赫燁燁而燭坤狀若積石之鏘鏘又似乎帝室之威神崇墉崗連以嶺屬朱闕巖巖而雙立高門擬於闔闔方二軌而並入於是乎乃歷夫秦階以造其堂俯仰顧眄東西周章彤彩之飾徒何爲乎濔濔泚泚流離爛熳皓壁晴曜以月照丹柱欵樞而電煖霞駭雲蔚若陰若陽滙漉憐亂焯焯煌煌隱陰夏以中虛靈寥寥以崢嶸鴻燿煜以燦閎麗蕭條而清冷動滴瀝以成響股雷應其若驚耳嘈嘈以失聽目矍矍而喪精駢密石與珉珎齊玉璫與璧英遂排金扉而北入宵謁謁而瞻矚旋室嫵娟以窈窕洞房叫窾而幽邃西廂踟躇以閑宴東序重深而奧祕屹鏗暝以勿罔屑壓翳以懿凜魂悚悚其驚斯心蹙蹙而發悸於是詳察其棟宇觀其結構規矩應天上憲背陬偃僂雲起嶽峯離樓三間四表八維九隅萬楹盭倚磊砢相扶泮柱昭疇以星懸漂嶢嶢而枝柱

飛梁麗器以紅指揭建遠而麗漢層層虛構施以髮鬣曲所要紹而環以芝草精靈以歌音故學以成而論神術大

飛梁偃蹇以虹指揭蓬蓬而騰濼層樓磳境以葢義曲枿要紹而環勾芝栴攢羅以載香枝孽校樹而斜據傍天
嶠以橫出互黝糾而搏負下弗蔚以璀璨上崎嶇而重注捷獵鱗集支離分赴縱橫駱驛各有所趣爾乃懸棟結
阿天窻綺疏圓淵方井反植荷渠發秀吐榮齒莛披敷綠房紫葢密篔垂珠雲素藻祝龍柄雕鏤飛禽走獸因木
生姿奔虎攫擊以梁倚奮壘而軒鬢虬龍騰驥以蛇蟻頷若動而躩踞朱鳥舒翼以時衡騰蛇膠蚪而繞積白
鹿子蛻於構樞蟠螭宛轉而承相狡兔踰伏於梢側獲狻攀椽而相追元熊蚰蝓以斷斷却負載而躑躅齊首目
以瞪眊徒脈脈以狃狃胡人遙集於上楹儼雅跟而相對伶歎獮以鵬耽頤類類而睽睽狀若悲愁於危處慘頽
暨而含悴神僊岳岳於棟間閨女窺窻而下視忽瞋眇以嚮像若鬼神之髮髯圖畫天地品類羣生雜物奇怪山
神海靈寫載其狀託之丹青千變萬化事各繆形隨色象類曲得其情上紀開闢遂古之初五龍比翼人皇九頭
伏義鱗身女媧蛇軀鴻荒樸略厥狀睢盱煥炳可觀黃帝唐虞軒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淫妃亂主忠臣孝
子烈士貞女賢愚成敗靡不載敘惡以誠世善以示後於是乎連閣承宮馳道周環陽榭外望高樓飛觀長塗升
降軒檻曼延漸臺臨池層曲九成屹然特立的爾殊形高徑華蓋仰看天庭飛陛揭孽緣雲上征中坐垂景頽視
流星千門相似萬戶如一巖巖洞出透迤詰屈周行數里仰不見日何宏麗之靡靡否用力之妙勤非夫通神之
俊才誰能克成乎此勳據坤靈之寶勢承蒼昊之純殷包陰陽之變化含元氣之烟燼元醴騰涌於陰溝甘露被
宇而下臻朱桂黝條於南北蘭芝阿那於東西祥風翕習以飈灑激芳香而常芬神靈扶其棟宇歷千載而彌堅
永安甯以祉福長與大漢而久存實至尊之所御保延壽而宜子孫苟可貴其若斯孰亦有云而不珍亂曰形形
靈宮歸鼻穹崇紛厯鴻兮前崩嶺嶺岑峯巒巒駢龍旋兮連拳偃蹇崙崙踳踳倍傾欹兮欹欹幽誦雲覆漚漚洞
杳冥兮蕙翠紫蔚礪礪瓊璋含光晷兮窮奇極妙棟宇已來未之有兮神之營之瑞我漢室永不朽兮

王仲宣登樓賦 ○ ○

登茲樓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銷憂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填衍之
廣陸兮臨臯隰之沃流北彌陶牧西接昭邱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遭紛濁而
遷逝兮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歸兮孰憂思之可任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兮蔽
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適兮川既濛而濟深悲舊鄉之壅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仲尼之在陳兮有歸與之嘆
音遠儀幽而楚奏兮莊舄顯而越吟人情同於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冀王道
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騁力懼匏瓜之徒懸兮畏井渫之莫食步棲遲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將匿風蕭瑟而並與兮
天慘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將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怛怛而
愴惻循階陰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張茂先鷦鷯賦

鷦鷯小鳥也生於蒿萊之間長於藩籬之下翔集尋常之內而生生之理足矣色淺體陋不爲人用形微處卑物
莫之害繁茲族類乘居匹游翩翩然有以自樂也彼鷩鷩鷩鷩孔雀翡翠或陵赤霄之際或託絕垠之外翰舉足
以冲天將距足以自衛然皆負矰嬰繳羽毛入貢何者有用於人也夫言有淺而可以託深類有微而可以喻大
故賦之云爾何造化之多端兮播羣形於萬類惟鷦鷯之微禽兮亦攝生而受氣育翮翮之陋體兮無元黃以自
貴毛弗施於器用兮肉不登乎俎味鷹鷂過猶鷦鷯兮尙何懼於墨鬪鷩鷩會蒙龍是焉游集飛不飄颻翔不翕習
其居易容其求易給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棲無所滯游無所盤匪陋荆棘匪榮葭藷動翼而逸投足而
安委命順理與物無患伊茲禽之無知兮何處身之似智不懷寶以賈害兮不飾表以招累靜守約而不矜動因
循以簡易任自然以爲資無誘慕於世僞雕鷗介其背距鵠鷩軼於雲際鷩鷩竄於幽險孔翠生乎選窟彼晨鳧
與鷩雁又矯翼而增逝咸羽而豐肌故無罪而皆斃徒銜蘆以避繳終爲戮於此世者鷹鷂而受繳鷩鷩思而

中未若鷩鷩之從於海鳥鷩鷩而王旅彼巨雀鷩鷩自致足也

日未若疇昔之從容海鳥鷗遊風而至條枝巨雀踰嶺自致提挈萬里飄飄逼畏夫惟體大妨物而形瓌足璋也陰陽陶蒸萬品一區巨細舛錯種繁類殊鷓鴣巢於蚊睫大鵬彌乎夫網將以上方不足而下比有餘普天壤以遐觀吾又安知小大之所如

潘安仁秋興賦○

晉十有四年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見二毛以太尉掾兼虎賁中郎將寓直於散騎之省高閣連雲陽景罕曜珥蟬冕而襲紈綺之士此焉游處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茂林之下談話不過農夫田父之客攝官承乏猥廁朝列夙興晏寢匪違底甯譬猶池魚籠鳥有江湖山藪之思於是染翰操紙慨然而賦于時秋也故以秋興名篇其辭曰四運忽其代序兮萬物紛以迴薄覽花蔕之時育兮察盛衰之所託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雖未士之榮悴兮伊人情之美惡善乎宋玉之言曰悲哉秋之爲氣也蕭瑟兮草木搖落而變衰慄慄兮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夫送歸懷慕徒之戀兮遠行有羈旅之憤臨川感流以嘆逝兮登山懷遠而悼近彼四感之疚心兮遭一塗而難忍嗟秋日之可哀兮諒無愁而不盡野有歸燕隰有翔雉游氛朝興槁葉夕殞於是乃屏輕篋釋纊絺藉莞翦御袷衣庭樹撼以灑落兮勁風戾而吹帷蟬嘒嘒以寒吟兮雁飄颻而南飛天晃朗以彌高兮日悠揚而浸微何微陽之短晷覺涼夜之方永月朦朧以含光兮露淒淒以凝洽熠燿粲於階闔兮蟋蟀鳴乎軒屏聽離鴻之晨吟兮望流火之餘景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乎華省悟時歲之適盡兮慨俛首而自省斑鬢影以承弁兮素髮颯以垂領仰羣俊之逸軌兮攀雲漢以游騁登春臺之熙熙兮珥金貂之炯炯苟趣舍之殊途兮庸詎識其躁靜聞至人之休風兮齊天地於一指彼知安而忘危兮固出生而入死行投趾於客跡兮殆不踐而獲底闕側足以及泉兮雖猴狻而不履龜祀骨於宗祧兮思反身於綠水且斂衽以歸來兮忽投絨以高厲耕東壘之沃

壤兮。輸黍稷之餘。稅泉涌溢於石間兮。菊揚芳乎崖。滋漑秋水之涓涓兮。玩游儻之激激。迨遙乎山川之阿。放曠乎人間之世。優哉游哉。聊以卒歲。

潘安仁笙賦。

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鄒魯之珍。有汶陽之孤篠焉。若乃縹緲紛敷之麗。浸潤靈液之滋。隅隈夷險之勢。禽鳥翔集之嬉。固衆作者之所詳。余可得而略之也。徒觀其制器也。則審洪纖。面短長。剛生簞。裁熟簧。設宮分羽。經徵列商。泄之反謚。厭焉乃揚。管攢羅而表列。音要妙而含清。各守一以司應。統大魁以爲笙。基黃鐘以舉韻。望儀鳳以擢形。寫皇翼以插羽。摹鸞音以厲聲。如鳥斯企。翹歧歧。明珠在味。若銜若垂。修樞內辟。餘簫外透。駢田獵。擲鯉參差。於是乃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激憤於今賤。水懷乎故貴。衆滿堂而飲酒。獨向隅而掩淚。援鳴篳而將吹。先嘯噓以理氣。初雍容以安暇。中佛鬱以怫悵。終鬼峨以蹇譎。又颯逕而繁沸。罔孟浪以惆悵。若欲絕而復肆。擲檄羅以奔逸。似將放而中匱。愀愴惻減。虺籜燈熠。汎淫汜豔。雪燿岌岌。或索衍夷靡。或竦勇剽急。或既往不返。或已出復入。徘徊布濩。渙衍葦蕤。舞既蹈而中輟。節將撫而不及。樂聲發而盡室。歡悲音奏而列坐。泣攏纖。翻以震幽。竇越上箏而遁下。管應吹。吟以往來。隨抑揚。以虛滿。勃慷慨以悽亮。顧躊躇以舒緩。輟張女之哀裒。流廣陵之名散。詠園桃之天天。歌棗下之纂纂。歇曰。棗下纂纂。朱實離離。宛其死矣。化爲枯枝。人生不能行樂。死何以虛謚。爲爾乃引飛龍。鳴鸚鵡。雙鴻翔。白鶴飛。子喬輕舉。明君懷歸。荆王喟其長吟。楚妃嘆而增悲。夫其悽屢辛酸。嚶嚶關關。若離鴻之鳴子也。含啞啞諧。雍雍喑喑。若羣雛之從母也。郁鈴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噴。壹何察慧。訣厲悄切。又何磬折。若夫時陽初暖。臨川送離。酒酣徒擾。樂闋日移。疏客始闌。主人微疲。弛絃韜籥。徹垣屏篋。爾乃促中筵。擗友生。解嚴顏。擢幽情。披黃苞以授甘。傾縹盜以酌醞。光伎儼其階列。雙鳳嘈以和鳴。晉野慄而投琴。况齊瑟與秦箏。新聲變曲。奇韻橫逸。繁纏歌鼓。網羅鍾律。爛熠燿以放豔。飄蓬勃以氣出。秋風詠於燕路。天光重乎

朝日大不陸宮細。不過羽。唯發華夏。導揚詔武。協和陳亦混。一齊。越。不。通。而。道。無。播。聲。成。文。而。節。有。效。彼。或。有。失。得。而。化。以。韻。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盛。未。改。而。桑。梓。之。流。已。作。惟。黃。也。能。研。聲。聲。之。

朝日大不踰宮細不過羽唱章夏導揚韶武協和陳宋混一齊楚邇不逼而遠無播聲成文而節有敘彼政有
失得而化以醇薄樂所以移風於善亦所以易俗於惡故絲竹之器未改而桑濮之流已作惟簧也能研鞀聲之
清惟笙也能總衆清之林箏無所措其邪鄭無所容其淫非天下之和樂不易之德音其孰能與於此乎

潘安仁射雉賦○

涉青林以游覽兮樂羽族之羣飛聿采毛之英麗兮有五色之名翬厲耿介之專心兮參雄豔之娉姿巡邱陵以
經略兮書墳衍而分畿於是青陽告謝朱明肇授靡木不滋無草不茂初莖蔚其曜新陳柯槭以改舊天泱泱以
垂雲泉涓涓而吐溜麥漸漸以擢芒雉鸞鸞而朝雉眄稍籠以揭驕睨驕媒之變態奮勁骸以角搯隣悍目以矜
昧翬綺翼而輕搗灼繡頸而麥背鬱軒翥以餘怒畏長鳴以效能爾乃擊場拄翳停僮蕙翠綠柏參差文翻鱗次
蕭森繁茂婉轉輕利衷料戾以微駭表厭躡以密緻恐吾游之晏起慮原禽之罕至甘疲心於企想分倦日以寓
視何調翰之喬桀邈疇類而殊才候扇舉而清叫野聞聲而應媒襄微晉以長眺已踉蹌而徐來攜朱冠之藉赫
敷藻翰之陪緇首葯綠素身拖翻繪青楸莎靡丹臆蘭絳或蹶或啄時行時止斑尾揚翹雙角特起良游呢嚶引
之規裏應叱愕立擢身竦時黃閒以密歎屬剛拜以潛擬倒禽紛以迸落機聲振而未已山驚悍害森迅已甚
越壑凌岑飛鳴薄廩擊牙低鏃心平望審毛體摧落霍若碎鋪逸羣之僞擅場挾兩櫟雌妒異儻來忽咎忘上風
之鑿切畏日映之儻朗屏發布而累息徒心煩而侍儻伊義鳥之應敵嗽獲地以厲響彼聆音而徑進忽交距以
接襲形盈鷲以美發紛首頽而臆仰或乃崇墳夷靡農不易壠穉菽叢糝翳蒼葦鳴雄振羽依於其家捫降邱
以馳敵雖形隱而草動膽挺疑之傾掉意滌躍以振踊嗽出苗以入場愈情駭而神悚望壓合而擊轟雉朕肩而
旋頹傲余志之精銳擬青顛而點項亦有目不步體邪眺劬別靡聞而驚無見自鷺周環迴復繞繞盤辟展翳旋
把繫隨所歷名于中輟馥焉中鏞前刺重膺傍截疊翻若夫多疑少決膽劣心狷內無固守出不交戰來若處子

去如激電。衝開薔葉。螟歷乍見。於是算分鉢。商遠邇揆懸。刀騎絕伎。如轆如軒。不高不埒。當味值胸。裂滕破臂。夷險殊地。馴蠱異變。晨不暇食。夕不告勸。昔賈氏之如臬。始解頰於一箭。醜夫爲之改貌。憾妻爲之釋怨。彼游田之致獲。咸乘危以馳鶩。何斯藝之安逸。嗟禽從其已豫。清道而行。擇地而住。尾飾鑣而在服。肉登俎而永御。豈唯見隸此焉。君舉若乃耽盤流遁。放心不移。忘其身軀。司其雄雌。樂而無節。端操或虧。此則老氏之所誠。而君子之所不爲。

劉伯倫酒德頌 ○ ○

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爲一朝。萬期爲須臾。日月爲肩膊。八荒爲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唯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衿。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壺承槽。銜杯漱醪。奮髯蹠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豁爾而醒。靜聽不聞。雷靈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如江漢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螺贏之與螟蛉。

陶淵明歸去來辭 ○ ○

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爲形役。奚憫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懷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以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杖老以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以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以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及。將有事於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羨萬物

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高形字內復幾時局不委心任去留何爲是進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或登東臬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心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松之得時感醫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爲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
懷良辰以孤往或植杖而耘籽登東臬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

鮑明遠蕪城賦 ○ ○ ○

驅邁蒼涼之氣驚心動魄之詞皆賦家之絕境也

灞池平原南馳蒼梧漲海北走紫塞雁門控以漕渠軸以崑岡重江復關之隄四會五達之莊當昔全盛之時車
挂轉入駕肩塵聞撲地歌吹沸天孳貨鹽田鎗利銅山才力雄富士馬精妍故能參泰法伏周令劃棠埔劄濬
圖修世以休命是以板築雉堞之殿井幹烽櫓之勤格高五嶽袤廣三墳醉若斷岸蠹似長雲製磁石以禦衝糊
頽壤以飛文觀碁局之固護將萬祀而一君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澤葵依井苑莫膏塗壇羅虺螫
階闕躡木魅山鬼野鼠城狐風噪雨嘯昏見晨趨飢鷹厲吻寒鴟嚇伏感藏虎乳血餐膚朋榛塞路峰嶸古
道白楊早落塞草前衰稜稜霜氣藪藪風威孤蓬自振驚砂坐飛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通池既已夷峻
隅又已頽直視千里外惟見起黃埃凝思寂聽心傷已摧若夫藻肩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璇淵碧樹戈林鈞渚之
館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之玩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東都妙姬南國麗人蕙心紉質玉貌絳層莫不埋魂幽
石委骨窮塵豈意同壘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天道如何吞恨者多抽琴命操爲蕪城之歌歌曰邊風急兮城上
寒井徑滅兮邱隴殘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

辭賦類十一

韓退之訟風伯 ○

維茲之旱兮其誰之由我知其端兮風伯是尤山升雲兮澤上氣雷鞭車兮電搖幟雨溼溼兮將欲墜風伯怒兮
雲不得止嗚烏之仁兮念此下民闕其光兮不關其神嗟風伯兮其將謂何我於爾兮豈有其他求其時兮修祀

事羊甚肥兮酒甚旨食足飽兮飲足醉風伯之怒兮誰使雲屏屏兮吹使鷗之氣將交兮吹使離之樂之使氣不得化寒之使雲不得施嗟爾風伯欲逃其罪其又何辭上天孔明兮有紀有綱今我上訟兮其罪誰當天誅加兮不可悔風伯雖死兮人誰爾傷

韓退之進學解○○○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正館下誨之曰業精於勤荒於嬉行成於思毀於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邪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抉刮垢磨光蓋有幸而獲選孰云多而不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余哉弟子事先生於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於六藝之文手不停披於百家之編記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鉤其元貪多務得大不措焚膏油以繼晷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舐排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皇幽眇尋緒之茫茫獨彜搜而遠紹障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有勞矣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架上規姚渾渾無涯周誥殷盤倍屈聲牙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先生之於文可謂閎其中而肆其外矣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人可謂成矣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暫為御史遂隕南夷三年博士冗不見治命與仇謀取敗幾時冬煖而兒號寒年豐而妻啼飢頭童齒豁竟死何裨不知慮此而反教人為先生曰吁子來前夫大木為桷細木為桷櫨榱榑椳闌屋椳各得其宜施以成室者匠氏之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牛溲馬勃敗鼓之皮俱收並蓄待用無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羅進巧拙紉餘為妍卓犖為傑較短量長愷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辯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於行荀卿守正大論是變選議於楚廢死蘭陵是一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明俾曉或露濕粟子不知新婦不知織乘馬能安與而食

中文雖奇而不濟於用行雖修而不顯於衆猶且月費俸錢錢贖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徒從安坐而食
腫常途之促促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非其幸歟動而得謔名亦隨之投閒置散乃分之
宜若夫商賈財賄之有亡計班賞之崇卑忘已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爲杙願管管師
以昌陽引年欲進其豨苓也

摩退之送窮文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主人使奴星結柳作車縛草爲船載糗與糗牛繫軛下引帆上檣三搥窮鬼而告之曰
子行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竊具船與車備載糗糗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攜朋挈儔去故
就初駕塵穢風與電爭先子無底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潛聽如聞音聲若哺若啼若歎
嘔嚔毛髮盡豎竦肩縮頸疑有而無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在孩提吾不子過子學子耕
官與名惟子是從不變於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不在他子遷南荒熱燠濕蒸我非其鄉百鬼欺
陵太學四年朝齋暮鹽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心無異謀口絕行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是必
夫子信讒有聞於子也我鬼非人安用車船鼻嗅馨香糗糗可捐單獨一身誰爲朋儔子苟備知可數已不子能
盡言可謂聖知情狀既露敢不迴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爲真不知也耶子之朋儔非六非四左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握手覆羹轉喉觸譚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
亢亢惡圓喜方羞爲好欺不忍害傷其次名曰學窮傲數與名矯抉吝高挹羣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
專一能怪怪奇奇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衆後責在人先又其次曰交窮
磨肌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賓我齷窳凡此五鬼爲吾五患劓我寒我與訛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聞朝悔其
行窮已復然蝟營狗苟驅去復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踉蹌偃仆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子知

我名凡我所爲驅我令去小點大癡人生一世其久幾何立字名百世不磨小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播持琬琰易一羊皮飫於肥甘慕彼糠糜天下知子讓過於余雖遭斥逐不忍子疏謂余不信請質詩書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筭稱謝燒車與船延之上座

韓退之釋言。

元和六年六月十日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且曰吾見子藁詩吾時在翰林職羈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以來愈再拜謝退錄詩書若干篇擇日時以獻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書乎曰然曰有爲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愈應之曰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出遷於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坐語相國之禮過矣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欲以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迨束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夫敖雖凶德必有恃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攀聯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蓄貨以鈞聲勢弱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轡抵轍以要權利夫何恃而敖若夫狂惑喪心之人躡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譽者則有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歟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居則與天子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以下其孰不願忠而望賜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將不信之矣愈可懼而慎既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市有虎而會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

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地不受地有吳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風之初性得始既過風之又生君子信讒始既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小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信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

不食投異有北不受投異有吳傷於讒疾而甚之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聽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聽聰而視明公正而敦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則不邇讒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彼讒人者孰敢進而爲讒哉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公又相子其危哉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讒言果不行

蘇子瞻前赤壁賦○○○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汎舟游於赤壁之下清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御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僊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蘭槳擊空明兮泝流光渺渺兮予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醞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江之無窮挾飛鶴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

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豪。而。莫。取。唯。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蘇子瞻後赤壁賦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於臨臯二客從予過黃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樂之。行歌相答已而嘆曰有客無酒有酒無穀月白風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如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曰我有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於是攜酒與魚復游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栖鶻之危巢俯馮夷之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谷應風起水湧予亦悄然而悲蕭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寂寥適有孤鶴橫江。空來翅如車輪死裳縞衣戛然長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蹑躑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樂乎問其姓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我者非子也邪道士顧笑予亦警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哀祭類一

屈原九歌

吉日兮辰良。穆將愉兮上皇。撫長劍兮玉珥。璆鏘鳴兮琳琅。落帟兮玉璫。盍將把兮瓊芳。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揚枹兮拊鼓。疏緩節兮安歌。陳竽瑟兮浩倡。靈偃蹇兮嫷服。芳菲菲兮鬱鬱。五音紛兮繁會。君欣欣兮樂康。

東皇太一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靈連蠶兮既留。爛昭昭兮未央。蹇將憺兮壽宮。與日月兮齊光。龍駕兮帝服。聊翱游兮周章。靈皇皇兮既降。猋遠舉兮雲中。覽冀州兮有餘。橫四海兮焉窮。思夫君兮太息。極勞心兮憺懣。

雲中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歸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邈吾道兮洞庭。薜荔拍兮蕙綢。承荃橈兮蘭旌。望涇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嬃媛兮為余太息。橫涕兮潺湲。隱思君兮悱惻。桂棹兮蘭楫。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恩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聞。朝馳騁兮江皋。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時不可兮再得。聊逍遙兮容與。

湘君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蘋兮馳望。與佳期兮夕張。鳥萃兮蘋中。罇何為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恍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藥何為兮庭中。蛟何為兮水裔。朝馳

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澗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借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以荷蓋葦壁兮紫壇播芳椒兮成堂桂棟兮鸞楹辛夷楣兮葍房罔薛荔兮爲帷擗蕙櫺兮旣張白土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纒之兮杜蘅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疑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襟兮澧浦濞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遙兮咨與

湘夫人○○○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元雲令飄風兮先驅使澧雨兮灑塵君迴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洲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壹陰兮壹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旣極不淺近兮愈疏乘龍兮驂麟高馳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笸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大司命○

秋蘭兮麝蕪羅生兮堂下綠葉兮素華芳菲菲兮襲予夫人兮自有美子荃何以兮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予兮目成入不言兮出不辭乘迴風兮載雲旗悲莫悲兮生別離樂兮新相知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與女游兮九河衝飈起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望美人兮來臨風悅兮浩歌孔蓋兮翠旌登九天兮撫彗星竦長劍兮擁幼艾荃獨宜兮爲民正少司命○○○

隙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旣明駕龍輶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徊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綬瑟兮交鼓蕭鐘兮瑤徽鳴鱗兮吹竽思靈保兮賢媵翾飛兮翠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書雲衣兮白霓襲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

樂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兮以東行

東君○○

與女游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
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龍兮逐文魚與女游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
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鄰鄰兮騰予

河伯○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蘿既含睇兮又宜笑子慕予兮善竊窈乘赤豹兮從文狸辛夷車兮結桂旗被
石蘭兮帶杜蘅折芳馨兮遺所思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路險難兮獨後來表獨立兮山之上雲容容兮而在下
杳冥冥兮羌晝晦東風飄兮神靈雨留靈修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采二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怨
公子兮悵忘歸君思我兮不得閒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兮雨冥冥猿
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思公子兮徒離憂

山鬼○○○

賈生弔屈原賦

恭承嘉惠兮埃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湛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酒隕厥身烏虜哀哉兮逢時
不祥鸞鳳伏竄兮鴟鴞翱翔闔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遛逸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濁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
鉛刀爲銛于嗟默默生之亡故兮翰棄周鼎而寶康瓠兮騰駕罷牛驂蹇驢兮驥垂兩耳服鹽車兮章父薦屨漸
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獨離此兮咎乎許曰已矣國其莫吾知兮子獨壹鬱其誰語鳳縹緲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
去襲九洲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俯蟄蟻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螻所貴聖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臧使麒麟

麟可係而羈兮。豈云異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郵兮。亦夫子之故也。歷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遙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汗濱兮。豈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鯨兮。固將制於螻蟻。

漢武帝悼李夫人賦

美連娟以修嫫兮。命穠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修夜之不陽。秋氣憖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疆。託沈陰以曠久兮。情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函萋蒺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乎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馳接押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茫茫。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喪回以躊躇。執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溘淫敞荒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闕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天傷兮。弟予增歎。滄沫悵兮。愁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雄妍太息。嘆稚子兮。慟慟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既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哀祭類一

韓退之祭田橫墓文

此是公少作故猶取屈子成句

貞元十一年九月。愈如東京。道出田橫墓下。感橫義高。能得士。因取酒以祭。爲文而弔之。其辭曰。事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余不自知其何心。非今世之所稱。孰爲使余歎歎而不可禁。余既博觀乎天下。曷有庶幾乎夫子之所爲。死者不復生。嗟余去此其從誰。當秦氏之敗亂。得一士而可王。何五百人之擾擾。而不能脫夫子於劍。叩所寶。

之非賢亦不命之有常昔閭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矣是道何餘行之不迷雖爾其何傷自子死者非一夫子也今有歌光能陳辭而謂其詞或變而水矣

之非賢亦天命之有常昔闕里之多士孔聖亦云其違違苟余行之不迷離顛沛其何傷自古死者非一夫子至
今有耿光跪陳辭而薦酒魂髣髴而來享

韓退之潮州祭神文○

潮州刺史韓愈謹以清酌賸脩之奠祈於大湖神之靈曰稻既穰矣而雨不得熟以穫也蠶起且眠矣而雨不得
老以簇也歲且盡矣稻不可以復種而蠶不可以復育也農夫桑婦將無以應賦稅繼衣食也非神之不愛人刺
史失所職也百姓何辜使至極也神聰明而端一聽不可濫以惑也刺史不仁可坐以臯惟彼無辜惠以福也劃
蠲靈陰卷月日也幸身有衣口得食給神役也充上之須脫刑辟也選牲爲酒以報靈德也吹鑿管鼓侑香淨也
拜廷跪坐如法式也不信當治疾殃殛也神其尚饗

韓退之祭河南張員外文○○○

茅鹿門云公之奇崛戰鬪鬼神虛令人神眩 葦塢先生云凄麗處獨以健倔出之層見疊聳而筆力堅潔他
人無此也

貞元十九君爲御史余以無能同詔並跽君德渾剛標高揭己有不吾如唾猶泥滓余嚮而狂年未三紀乘氣加
人無挾自恃彼婉變者實憚吾曹側肩帖耳有舌如刀我落陽山以尹旆君飄臨武林之牢歲斃寒兇雪虐
風饑顛於馬下我泗君眺夜息南山同臥一席守隸防夫舐頂交頤洞庭漫汗粘天無壁風濤相逐中作霹靂追
程盲進駟船箭激南上湘水屈氏所沈二妃行迷淚蹤染林山哀浦思鳥獸叫音余唱君和百篇在吟君止於縣
我又南踰把觥相飲後期有無期宿界上一又相語自別幾時遽變寒暑枕臂欵眠加余以股僕來告言虎八廡
處無敢驚逐以我驅去君云是物不駭於乘虎取而往來寅其徵我預在此與君俱膺猛獸果信惡禱而憑余出
嶺中君埃州下借椽江陵非余望者邾山奇變其水清寫泊沙倚石有還無捨衡陽放酒熊咆虎嘯不存令章詁

鸞。毛。委。舟。湘。流。往。觀。南。嶽。雲。壁。潭。潭。穹。林。攸。攢。避。風。太。湖。七。日。鹿。角。鉤。登。大。鮎。怒。頰。豕。獮。盤。炙。酒。羣。奴。餘。啄。
走。官。階。下。首。下。尻。高。下。馬。伏。塗。從。事。是。遣。予。徵。博。士。君。與。使。已。相。見。京。師。過。願。之。始。分。教。東。生。君。掾。雍。首。兩。都。相。
望。於。別。何。有。解。手。背。面。遂。十。一。年。君。出。我。入。如。相。避。然。生。關。死。休。吞。不。復。宣。刑。官。屬。郎。引。章。許。奪。權。臣。不。愛。南。昌。
是。韓。明。條。謹。獄。氓。獠。戶。歌。用。遷。澧。浦。爲。人。受。瘡。還。家。東。都。起。令。河。南。屈。拜。後。生。憤。所。不。堪。屢。以。正。免。身。伸。事。蹇。竟。
死。不。升。孰。勸。爲。善。丞。相。南。討。余。辱。司。馬。譴。兵。大。梁。走。出。洛。下。哭。不。憑。棺。奠。不。親。殮。不。撫。其。子。葬。不。送。野。望。君。傷。懷。
有。隕。如。瀉。銘。君。之。績。納。石。壤。中。爰。及。祖。考。紀。德。事。功。外。著。後。世。鬼。神。與。通。君。其。奚。憾。不。余。鑿。衷。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柳。子。厚。文。○

嗟。嗟。子。厚。而。至。然。邪。自。古。莫。不。然。我。又。何。嗟。人。之。生。世。如。夢。一。覺。其。間。利。害。竟。亦。何。核。當。其。夢。時。有。樂。有。悲。及。其。
既。覺。豈。足。追。惟。凡。物。之。生。不。願。爲。材。犧。尊。青。黃。乃。木。之。災。子。之。中。棄。天。脫。羈。羈。玉。佩。瓊。珞。大。放。厥。辭。富。貴。無。能。磨。
滅。誰。紕。子。之。自。著。表。表。愈。偉。不。善。爲。斲。血。指。汗。顏。巧。匠。苟。觀。縮。手。袖。閒。子。之。文。章。而。不。用。世。乃。令。吾。徒。掌。帝。之。制。
子。之。視。人。自。以。無。前。一。斥。不。復。羣。飛。刺。天。嗟。嗟。子。厚。今。也。隕。亡。臨。絕。之。音。一。何。琅。琅。徧。告。諸。友。以。寄。厥。子。不。鄙。謂。
余。亦。託。以。死。凡。今。之。交。觀。勢。厚。薄。余。豈。可。保。能。承。子。託。非。我。知。子。子。實。命。我。猶。有。鬼。神。寧。敢。遺。墮。念。子。永。歸。無。復。
來。期。設。祭。棺。前。矢。心。以。辭。嗚。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侯。主。簿。文。○

維。年。月。日。吏。部。侍。郎。韓。愈。謹。遣。男。殿。中。省。馬。倌。致。祭。於。亡。友。故。國。子。主。簿。侯。君。之。靈。嗚。呼。惟。子。文。學。今。誰。過。之。
子。於。道。義。困。不。捨。遺。我。狎。我。愛。人。莫。與。夷。自。始。及。今。二。紀。於。茲。我。或。爲。文。筆。俾。子。持。唱。我。和。我。問。我。以。疑。我。鈞。我。
游。莫。不。我。隨。我。寢。我。休。莫。爾。之。私。朋。友。昆。弟。情。敬。異。施。惟。我。於。子。無。適。不。宜。棄。我。而。死。嗟。我。之。衰。相。好。滿。目。少。年。
之。時。日。月。云。亡。今。其。有。誰。誰。不。富。貴。而。子。爲。纈。我。無。利。權。雖。怨。曷。爲。子。之。方。葬。我。方。齋。禱。哭。送。不。可。誰。知。我。悲。嗚。

呼哀哉尙饗

韓退之祭薛助教文

維元和四年歲次己丑後三月二十一日景寅朝散郎守國子博士韓愈太學助教侯繼謹以清酌之奠祭於亡友國子助教薛君之靈嗚呼吾徒學而不見施設祿又不足以活身天於此時奪其友人同官太學自得相因奈何永違祗隔數晨笑語為別慟哭來門藏棺蔽帷欲見無緣皎皎眉目在人目前酌以告誠庶幾有神嗚呼哀哉尚饗

韓退之祭虞部張員外文

維年月日愈等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敬祭於亡友張十三員外之靈嗚呼往在貞元俱從賓薦司我明試時維邦彥各以文售幸皆少年羣游旅宿其歡甚焉出言無尤有獲同喜他年諸人莫有能比儵忽遽今二十餘歲存皆衰白半亦辭世外纏公事內迫家私中宵興嘆無復昔時如何今者又失夫子懿德柔聲永絕心耳廬親之墓終喪乃歸陽瘡避職妻子不知分司憲臺風紀由振遂遷司虞以播華問不能老壽孰究其因託嗣于宗天維不仁酒食備設靈其降止論德敏情以視諸誅尚饗

韓退之祭穆員外文

於平建之初余居於嵩攜扶北奔避盜來攻晨及洛師相遇一時顧我如故眷然顧之子有令聞我來自山子之峻明我鈍而頑道既云異誰從知我我思其厚不知其可于後八年君從杜侯我時在洛亦應其招留守無事多君子僚罔有疑忌維其嬉游草生之春鳥鳴之朝我轡在手君揚其鑣君居於室我既來即或以嘯歌或以優側誨余以義復我以誠終日以語無非德聲主人信讒有感其下殺人無罪誣以成過入救不從反以為禍赫赫有聞王命三司察我於獄相從係縲曲生何樂直死何悲上懷主人內閱其私進退之難君處之宜既釋於囚我

子... 不我隨我... 我休莫爾之私朋友見弟情散異... 宜家我而死... 我之哀相好... 少年... 之... 日月云云... 其有誰誰不富貴... 子為... 我無利... 韓退之祭... 子之方... 我... 不可誰知我悲... 嗚呼

來徐州道之悠悠思君爲憂我如京師君居父喪輿泣而拜言詞不通我歸自西君反吉服晤言無他往復其昔不日而違重我心側自後聞君母喪是丁痛毒之懷六年以并孰云孝子而殞厥靈今我之至入門失聲酒肉在前君胡不餐登君之堂不與我言嗚呼死矣何日來還韓退之祭房君文○

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尙饗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

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睚眦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韓退之歐陽生哀辭○

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嘗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絲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徃往聞詹名聞巷閭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醅以方容

韓退之祭房君文○維某年月日愈謹遣舊吏皇甫悅以酒肉之饋展祭於五官蜀客之柩前嗚呼君乃至於此吾復何言若有鬼神吾未死無以妻子爲念嗚呼君其能聞吾此言否尙饗韓退之獨孤申叔哀辭○衆萬之生誰非天邪明昭昏蒙誰使然邪行何爲而怒居何故而憐邪胡喜厚其所可薄而恆不足於賢邪將下民之好惡與彼蒼懸邪抑蒼茫無端而暫寓其間邪死者無知吾爲子慟而已矣如有知也子其自知之矣濯濯其英睚眦其光如聞其聲如見其容嗚呼遠矣何日而忘韓退之歐陽生哀辭○歐陽詹世居閩越自詹已上嘗爲閩越官至州佐縣令者累累有焉閩越地肥衍有山泉禽魚之樂雖有長材秀民通文書吏事與上國齒者未嘗肯出仕今上初故宰相常衮爲福建諸州觀察使治其地衮以文辭進有名於時又作大官臨泣其民鄉縣小民有能誦書作文辭者衮親與之爲客主之禮觀游宴饗必召與之時未幾皆化翕然詹於時獨秀出衮加敬愛諸生皆推服閩越之人舉進士絲詹始建中貞元間余就食江南未接人事徃往聞詹名聞巷閭詹之稱於江南也久貞元三年余始至京師舉進士聞詹名尤甚八年春遂與詹文辭同考試登第始相識自後詹歸閩中余或在京師他處不見詹久者惟詹歸閩中時爲然其他時與詹離率不歷歲移時則必合合必兩忘其所趨久然後去故余與詹相知爲深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醅以方容

貌疑雖然其燕私善禮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十五年冬余以徐州從事朝正於京師詹爲國子監四門助教將率其徒伏闕下舉余爲博士會監有獄不果上觀其心有益於余將忘其身之賤而爲之也嗚呼詹今其死矣詹閩越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爲父母榮也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志者歟詹雖未得位其名聲流於人人其德行信於朋友雖詹與其父母皆可無憾也詹之事業文章李翱既爲之傳故作哀辭以舒餘哀以傳於後以遺其父母而解其悲哀以卒詹志云

求仕與友兮遠違其鄉父母之命兮子奉以行友則既獲兮祿實不豐以志爲養兮何有牛羊事實既修兮名譽又光父母忻忻兮常若在旁命雖云短兮其存者長終要必死兮願不永傷友朋親視兮藥物甚良飲食孔時兮所欲無妨壽命不齊兮人道之常在側與遠兮非有不同山川阻深兮魂魄施行祀祭則及兮勿謂不通哭泣無益兮抑哀自彊推生知死兮以慰孝誠嗚呼哀哉兮是亦難忘

李習之祭吏部韓侍郎文○

嗚呼孔氏云遠楊朱恣行孟軻拒之乃壞於成戎風混華異學魁橫兄嘗辯之孔道益明建武以還文卑質喪氣姿體敗剽剝不讓儂花鬪葉顛倒相上及兄之爲思動鬼神撥去其華得其本根開合怪駟濤湧雲包劉越巖並武同殷六經之風絕而復新學者有歸大變於文兄之仕官罔辭於艱疏奏輒斥去而復還升黜不改正言嗚聞貞元十二兄在汴州我游自徐始得兄交視我無能待予以友講文析道爲益之厚二十九年不知其久兄以疾休我病臥室三來視我笑言窮日何荒不耕會之以一人心樂生皆惡言凶兄之在病則齊其終順化以盡靡憾於中別我千萬意如不窮臨喪大號決裂肝胸老聃言壽死而不忘兄名之垂星斗之光我謬兄行下於太常聲殫天地誰云不長喪車來東我刺廬江君命有嚴不見兄喪遣使奠幣百酸攪腸音容若在曷日而忘嗚呼哀

哉尙響

哀祭類三

歐陽永叔祭資政范公文。

嗚呼公乎學古居今持方入員巨軻之艱其道則然公曰彼惡謂公好訐公曰彼善謂公樹朋公所莫為謂公躁進公有退讓謂公近名讒人之言其何可聽先事而斥羣議衆排有事而思讐仇謂材毀不吾傷譽不吾喜進退有儀夷行險止嗚呼公乎舉世之善誰非公徒讒人豈多公志不舒善不勝惡豈其然乎成難毀易理又然歟嗚呼公乎欲壞其棟先摧榱椳傾巢破殼披折榜枝害一損百人誰不懼誰為黨論是不仁哉嗚呼公乎易名謚行君子之榮生也何毀歿也何稱好死惡生殆非人情豈其生有所嫉而死無所爭自公云亡謗不待辨愈久愈明由今所見始屈終伸公其無恨寫懷平生寓此薄奠

歐陽永叔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猴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兮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冤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筆為訣隴凡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胸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交情之難忘言不可究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子文寓辭千里備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歐陽永叔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止而為歿死而為靈其共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斯察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彼世之之石也自子而聖賢莫不有然而其在斯冊者則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

志不可... 子向如未足...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於無物者暫察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有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落兀崢嶸而藏埋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煙野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啣嚙今固如此更千秋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麀麀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兮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夫太上之忘情

歐陽永叔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胸蟠屈龍蛇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齋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發萌芽于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

歐陽永叔祭梅聖俞文。

昔始見子伊川之上余仕方初子年亦壯讀書飲酒握手相歡談辨鋒出賢豪滿前謂言仕宦所至皆然但當行樂何以憂患子去河南余貶山峽三十年間乖離會合晚被選擢濫官朝廷薦子學合吟哦六經余才過分可愧非榮子雖窮厄日有聲名余捐而剛中遭多難氣血先耗髮鬢早變子心寬易在險如夷年實加我其顏不衰謂子仁人自宜多壽余譬膏火煎熬豈久事今反此理固難知况於富貴又可必期念昔河南同時一輩零落之餘惟予子在子又去我余存無幾凡今之游皆莫余先紀行琢辭子宜余責送終郵孤則有衆力惟聲與淚獨出余

臆

蘇子瞻祭歐陽文忠公文。

嗚呼哀哉。公之生於世六十有六年。民有父母國有著龜斯文。有傳學者。有師君子。有所恃而不恐。小有所畏而不爲。譬如大川喬嶽。不見其運動而功利之及於物者。蓋不可以數計。而周知今公之沒也。赤子無所仰。芘朝廷無所稽。疑斯文化爲異端。而學者至於用夷。君子以爲無爲爲義。而小人沛然自以爲得。時譬如深淵大澤。龍亡而虎避。則變怪雜出。舞鱸鯉而號狐狸。昔其未用也。天下以爲病。而其既用也。則又以爲遲。及其釋位而去也。莫不冀其復用。至其請老而歸也。莫不惆悵失望。而猶庶幾於萬一者。幸公之未衰。孰謂公無復有意於斯世也。奄一去而莫子追。豈厭世溷濁潔身而逝乎。將民之無祿而天莫之遺。昔我先君懷寶遁世。非公則莫能致。而不肖無狀。因緣出入。受教於門下者。十有六年。於茲聞公之喪。義當匍匐往弔。而懷祿不去。愧古人以怙。緘詞千里。以寓一哀而已矣。蓋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

蘇子瞻祭柳子玉文。

猗歟子玉。南國之秀。甚敏而文。聲發自幼。從橫武庫。炳蔚文囿。獨以詩鳴。天錫雄味。元輕白俗。郊寒島瘦。瞭然一吟。衆作卑陋。凡今卿相。伊昔朋舊。平視青雲。可到甯驥。孰云坎壈。白髮垂頤。才高絕俗。性疏來詭。論居窮山。遂侶猩狖。夜衾不絮。朝飢絕餽。儻然懷歸。投棄纓綬。潛山之麓。往事神后。道味自飴。世芬莫覓。凡世所歛。有避無就。謂當乘除。併畀之壽。云何不淑。命也誰咎。頃在錢唐。惠然我覲。相從半歲。日飲醇酎。朝游南屏。暮宿靈鷲。雪窗飢坐。清闈聞奏。沙河夜歸。霜月如畫。綸巾鶴鬢。驚笑吳婦。會合之難。如次組繡。翩然失去。覆水何救。稚子耆老。名德俱茂。嗟我後來。匪友惟媾。子有令子。將大子後。頽然一孫。則謂我舅。念子永歸。涕如懸鬢。歌此奠詩。一樽性侑。蘇子由代三省祭司馬丞相文。

嗚呼。元覽未命。震驚四方。餘令所從。惟懼是望。公來自西。會契於廷。掃紳容。曉復見。老成水任。在位成王。在左曰子。操操。誰可予。兩白髮。蒼顏。二世之臣。不固相予。孰在右。民公出於道。根葉而。呼。皆。子。之。謂。與。公。見。莫。當。

嗚呼元豐末命震驚四方號令所從帷幄是望公來自西會契於廷搢紳咨嗟復見老成太任在位成王在左曰
子憊憊誰卹予禍白髮蒼顏三世之臣不置相予孰左右民公出於道民聚而呼皆曰予父歸與歸與公畏莫當
過反洛師授之苑邱實將用之公之來思岌然特立身如槁木心如金石時當宅憂恭默不言一二卿士代天幹
旋事禁如絲衆比如櫛治亂之幾間不容髮公身當之所恃惟誠吾民苟安吾君則甯以順得天以信得人鉏去
太甚復其本原白叟黃童織婦耕夫庶幾休焉日月以須公乘安輿入見延和裕民之言之死靡它將享合宮百
辟咸事公病於家臥不時起明日常齋公訃暮聞天以雨泣都人酸辛禮成不賀人識君意龍袞蟬冠遂以牲醴
公之初來民執弓矛逮公永歸既耕且耨公雖云亡其志則存國有成法朝有正人持而守之有進毋隕匪以報
公維以報君天子聖明神母萬年民不告勤公志則然死者復生信我此言嗚呼哀哉尙饗

王介甫祭范穎州文○ ○ ○ 靈鳩先生云當不致瀕瀕當作嘯亂穴字
疑當作穴亂治也驚疑頻字是言虞之不致近邊也

嗚呼我公一世之師由初迄終名節無疵明肅之盛身危志殖瑤華失位又隨以斥治功亟聞尹帝之都閉姦興

長稚子歌呼赫赫之家萬首俯趨獨繩其私以走江湖士爭留公蹈禍不慄有危其辭謁與俱出風俗之衰駭正
怡邪蹇蹇我初人以疑嗟力行不回慕者興起儒先舊以節相侈公之在貶愈勇爲忠稽前引古諠不營躬外

更三州施有餘澤如醴河江以灌尋尺宿賊自解不以刑加猾盜涵仁終老無邪講藝絃歌慕來千里溝川障澤
田桑有喜戎孽獺狂敢齧我疆鑄印刻符公屏一方取將於伍後常多顯收士至佐維那之彥聲之所加虜不敢

瀾以其餘威走敵完鄰昔也始至瘡痍滿道藥之養之內外完好既其無爲飲酒笑歌百城宴眠吏士委蛇上嘉
曰材以副樞密稽首辭讓至於六七遂參宰相釐我典常扶賢贊傑亂穴隲荒官更於朝士變於鄉百治具修倫

矧勉強彼闕不遂歸侍帝側卒屏於外身屯道塞謂宜耆老尙有以爲神乎孰忍使至於斯蓋公之才猶不盡試
肆其經綸功孰與計自公之貴廡庫逾空利其色辭傲訐以容化於婦妾不靡珠玉翼翼公子斃縲惡粟閔死憐

古 文 辭 類 纂 卷十五

七

窮惟是之奢。孤女以嫁。男成厥家。孰堙於深。孰餓乎屢。其傳其詳。以法永久。碩人今亡。邦國之憂。矧鄙不肖。辱公知尤。承凶萬里。不往而留。涕洟馳辭。以贊膠盞。

王介甫祭歐陽文忠公文。

夫事有人力之可致。猶不可期。况乎天理之溟溟。又安可得而推。惟公生有聞於當時。死有傳於後世。苟能如此足矣。而亦又何悲。如公器質之深厚。智識之高遠。而輔學術之精微。故充於文章。見於議論。豪健俊偉。怪巧瑰琦。其積於中者。浩如江河之停蓄。其發於外者。爛如日星之光輝。其清音幽韻。淒如飄風急雨之驟至。其雄辭閎辨。快如輕車駿馬之奔馳。世之學者。無問乎識與不識。而讀其文。則其人可知。嗚呼。自公仕宦四十年。上下往復。感世路之崎嶇。雖屯遭困。躡窺斥流離。而終不可掩者。以其公議之是非。既壓復起。遂顯於世。果敢之氣。剛正之節。至晚而不衰。方仁宗皇帝臨朝之末年。願念後事。謂如公者可寄以社稷之安危。及夫發謀決策。從容指顧。立定大計。謂千載而一時功名成就。不居而去。其出處進退。又庶乎英魄靈氣。不隨異物腐敗。而長在乎箕山之側。與潁水之湄。然天下之無賢不肖。且猶爲涕泣而歎歎。而况朝士大夫。平昔游從。又予心之所嚮慕。而瞻依嗚呼。盛衰興廢之理。自古如此。而臨風想望。不能忘情者。念公之不可復見。而其誰與歸。

王介甫祭丁元珍學士文。

我初閉門。屈首詩書。一出涉世。茫無所知。援挈覆護。免於阡危。誰培浸灌。使有華滋。微吾元珍。我始弗殖。如何棄我。隕命一昔。以忠以恕。以信以仁。至於白首。困厄窮屯。又從躓之。使以躓死。豈伊人尤。天實爲此。有樂彼石。可誌於邱。雖不屬我。我其徂求。請著君德。銘之九幽。以馳我哀。不在膠盞。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嗟嗟深甫。眞棄我而先乎。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乎。雖吾昔日。執子之手。歸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

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欲子成德多吾不如母呼天乎所憂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即死吾何能久搏胸一驚心搖志行泣涕爲文以誌食酒陸陸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王回深甫文○
雖深甫道棄我而先死○孰謂深甫之壯以死而吾可以長年○平雖吾昔日執子之手○言子之所爲○實受命於
吾母曰○如此人○乃與爲友○吾母知子過於予○初終子成德○多吾不如○嗚呼天乎○既喪吾母○又奪吾友○雖不卽死○吾
何能久○搏胸一慟○心摧志朽○泣涕爲文○以薦食酒○嗟嗟深甫○子尙知否

王介甫祭高師雄主簿文

茅順甫云奇崛之文

我始寄此與君往還於時康定慶曆之間愛我勤我急我所難日月一世疾於跳丸南北幾時相見悲歡去歲愛
除追尋陳迹淮水之上治城之側握手笑語有如一昔屈指數日待君歸船安知彌年乃見吳庭維君家行可謂
修飭如其智施亦豈多得垂老一命終於遠域豈惟故人所爲嘆息撫棺一奠以告心側

王介甫祭曾博士易占文○

嗚呼公以罪廢實以不幸卒困以天亦惟其命命與才違人實知之名之不幸知者爲誰公之闔里宗親黨友知
公之名於實無有嗚呼公志如何孰云不諧而厄孔多地大天穹有時而毀星日脫敗山傾谷圯人居其間
萬物一偏固有窮通世數之然至其天壽尙可憂喜要之百年一蜺一死方其生時窮若囚拘其死以歸混合空
虛以生易死死者不祈惟其不見生者之悲公今有子能隆公後惟彼生者可無其悼嗟理則然其情難忘哭泣
馳辭往侑奠觴○

王介甫祭李吉副文○

嗚呼君謂死者必先氣索而神零孰謂君氣足以薄雲漢兮神昭晰乎日星而忽隕背乎不能保百年之康甯惟
君別我往祀太一笑言從容愈於平日既至卽事升降孔秩歸鞍在塗不返其室訃聞士夫環視太息矧我於君
情何可極具茲醪羞以告哀惻

王介甫祭周幾道文○

古文辭類纂

卷十五

八

初我見君皆童而曠意氣豪悍崩山決澤弱冠相視隱憂困窮貌則侔年心類如翁俛仰悲歡超然一世皓髮齠
齔分當先雙孰知君子赴我稱孤發封涕洟舉屋驚呼行與世乖惟君繯繯用禍問疾書猶在眼序銘於石以報
德音設辭雖褊義不愧心君實愛我祭其如歆

王介甫祭東向原道文。

嗚呼東君其信然邪奚仇友朋奚怨室家堂堂去之我始疑嗟惟昔見君田子之自我欲疾走哭諸田氏吾靡不
赴田疾不知今乃獨哭誰同我悲始君求仕士莫敢匹洪洪其聲碩碩其實霜落之林豪鷹雋鷗萬鳥避逃直摩
蒼天躡焉僅仕后愈以困洗藏銷塞動輒失分如羈駿馬以駕柴車側身墮首與蹇同芻命又不祥不能中壽百
不一出孰知其有能知君者世孰予多學則同游仕則同科出作揚官君實其鄉傾心倒肝迹斥形忘君於壽食
我飲鄧水豈無此朋念不去彼既來自東乃臨君喪闕闕陰宮梗野榛荒東門之行不幾日月孰云於今萬世之
別嗟屯怨窮閔命不長世人皆然君子則亡予其何言君尙有知具此酒食以陳我悲

王介甫祭張安國檢正文。

嗚呼善之不必福其已久矣豈今於君始悼嘆其如此自君喪除知必顧予怪久不至豈其病歟今也君弟哭而
來赴天不姑釋一士以爲予助何生之艱而死之遽君始從我與吾兒游言動視聽正而不偷樂於飢寒惟道之
謀既核司法議爭讞失中書大理再爲君屈遂升宰屬能撓強掘辨正獄訟又常精出豈君刑名爲獨窮深直諫
明清靡所不任人洮莫知乃惻我心君仁至矣勇施前忘已君孝至矣孺慕以至死能人所難可謂君子嗚呼吾
兒逝矣君又隨之我畱在世其與幾時酒食之哀備以言辭

方靈臬寬左人哀辭

左人與予生同郡長而客游同方性遺離合踰二十年而爲汎交已五庚寅間予願至淮上左入授徒邗江道邪

數與語始與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也每語予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稱補於四方予久寓金陵
亦徐游也遂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立山右湖岸樓如沐留連信宿相期而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

數與語始異之。其家在龍山吾邑山水奇勝處也。每語予居此之樂而自恨近六十猶栖栖於四方。予久寓金陵亦倦游思還故里。遂以辛卯正月至其家。左山右湖。舉壤如沐。留連信宿。相期匝歲。定居於此。而是冬十月以南山集牽連被逮。時左人適在金陵。急予難。與二三骨肉兄弟之友相後先。在諸君子不爲異。而予固未敢以望於左人。壬辰夏予繫刑部。左人忽入視。問何以來。則他無所爲。將歸。謂予曰。吾附人舟車不自由。以天之道。子無恙。尋當歸。吾終待子龍山之陽矣。及予邀寬法出獄。隸漢軍。欲附書報左人。而鄉人來言左人死矣。時康熙五十二年也。龍山地偏而俗。居者多壽者。左人父及伯叔父皆八九十。左人貌魁然。其神凝然。人皆曰當得大年。雖左人亦自謂然而竟至於此。子與左人相識幾三十年。而不相知。相知踰年。而予及於難。又踰年。而左人死。雖欲與之異地相望。而久困窮亦不可得。此恨有終極邪。辭曰。嗟子精爽之炯然兮。今已陰爲野土。閉兩心之所期兮。永相望於終古。川原信美而可樂兮。生如避而死歸。解人世之糾纏兮。得甘寢其何憂。

方靈皋武季子哀辭

康熙丙申夏。聞武君商平之喪。哭而爲慕表。將以歸其孤。冬十月。孤泚至京師。曰。家散矣。父母諸兄七喪。賤以葬。爲是以來。叩所學。則經書能背誦矣。授徒某家。冬春間數至。假唐宋諸家古文自繕寫。首夏。予出塞返役。而泚死已浹日矣。始商平有子三。八。予皆見其孩提。以及成人。長子洛。爲邑諸生。卒年二十。有四。次子某。年二十。有一。將受室而卒。泚其季也。愴泚五六歲時。予過商平。常偕羣兒喧聒。左右少長。抱書從其父往來。予家。及至京師。則幹驅倬然。予方欲迪之學。行以嗣其宗。而遽以羈死。有子始二歲。商平生故家。而窶艱迫。阨視細民。有甚焉。又父母皆篤老。煩急家事。凌雜米鹽。無幾微。輒生瑕釁。然卒能約身隱情。以盡其恩。而不愆於義。予每嘆其行之難也。而既羸其躬。復札其後嗣。嗚呼。世將絕而後乃繁昌者。於古有之矣。其果能然也邪。泚卒於丁酉十月十日。年二十。有一。藁葬京師郭東江甯義塚。予志歸其喪事。有待。先以鳴予哀。其辭曰。嗟爾生兮。震愆權百憂兮。連廼

寒孤游兮局窄命支離兮爲鬼客天屬盡兮煢煢羌地下兮相從江之干兮淮之涵翳先靈兮日延企魂朝發兮
暮可投異生還兮路阻修孺子號兮在室永呵護兮無失

劉才甫祭史秉中文

嗚呼我居帝里闐寂寡聊徐氏之自得與子交。嗚我畏我諮我道義六藝之元奇章逸字既我讀書佩子之廬於
子焉飯歡然有餘或提一觴遠適墟墓長松之陰悽愴相顧問我與子胡爲其然我不知子亦不言凡今之朋
利名是賴惟我與子不營其外我乖於世動輒有尤惟與子處如疾斯瘳如何今日子又棄獨行煢煢低顏失
氣自子云沒寡妻去帷幡幡二老於何其依子之奇窮匪我能救哭泣陳詞惟心之疚

劉才甫祭吳文肅公文

嗚呼我初見公公在內閣皓髮朱顏笑言磊落追念平生朋好游從歎歎晚遇石友之功留我信宿取酒斟酌親
布衾稠權其厚薄我生蓋寡得此於人而況公德齒爵皆尊公年七十稱觴命坐落落羣賢其中有我我謂公健
百歲可望相見無幾遽哭於堂嗚呼人之生世遽然一夢惟其令名一世傳頌死而不死夫又何悲爲知已痛哭
泣陳辭

劉才甫祭舅氏文

維年月日劉氏甥大權謹以清醕庶羞之奠致祭於舅氏楊君釋棠先生之靈嗚呼舅氏以君之毅然直方長者
而天乃絕其嗣續使鬻瑩之孤魄依於月山之址櫬不肖未嘗學問然君獨顧之而喜謂能光劉氏之業者其在
斯人吾未老耄庶幾猶及見之矣嗚呼孰知君之忽焉以歿而不肖之零落無狀今猶若此尙饜

